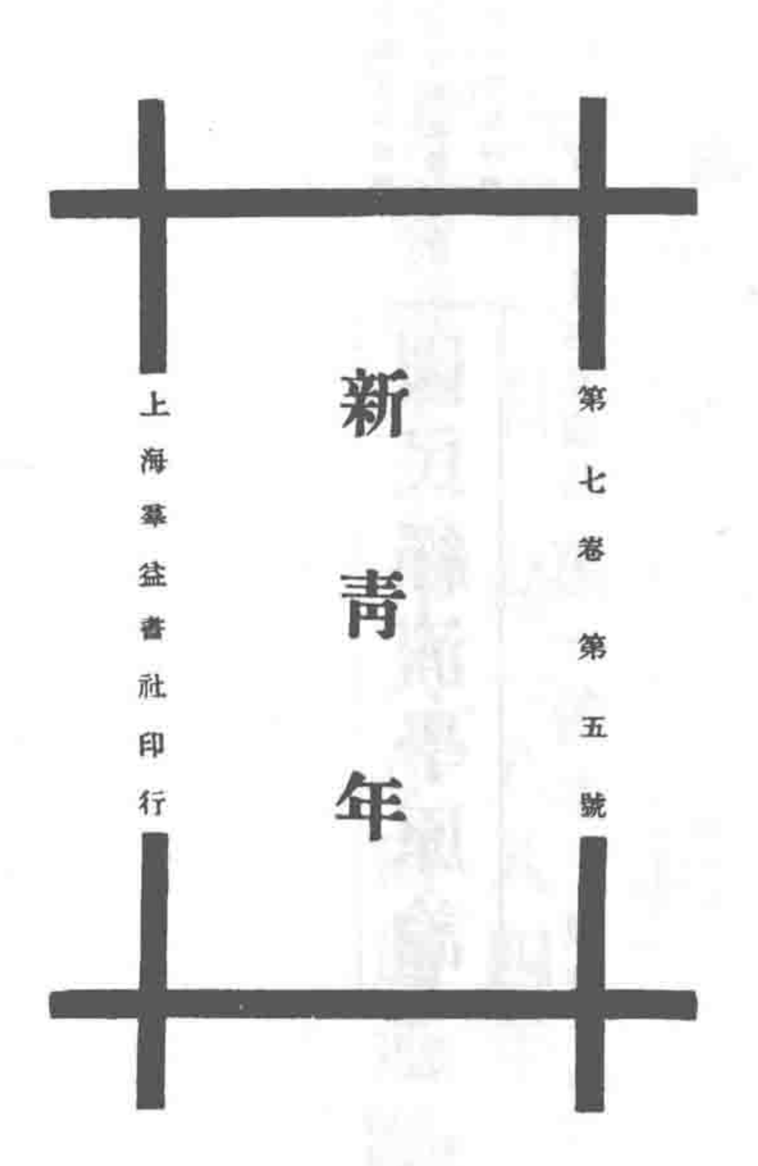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郵務局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七卷第五號

新青年

上海羣益書社印行

本誌特別預告

每年五月一日，是一八八四年美國芝加哥大會議議決工作八小時底運動勝利紀念日；後來每逢此日，歐美各國底勞動界，常有盛大的紀念運動。 本誌次號出版期剛逢到這個盛節，所以決定發行「勞動節紀念號」，當做我們「游惰神聖」的民族一聲警鐘！

新青年　第七卷第五號目次

（民國九年四月一日出版）
（一九二〇年）

華人自製

高明燈

明亮省油
美麗輕便
掉在地下
不會失火

高明燈的……來歷

這種燈，最初是德國人發明的。後來經日本人做造，名叫倒掛球形燈，每年銷到中國來爲數很是不少。五四運動以來，我們有一班人，就自己力能所及，專心做造了三個多月，竟得了很好的結果，所製出來的比日本貨還要好。因爲日本貨有不牢固堅實的地方，我們把他改過了；又因爲他要掛在高的地方光才明亮，所以定名叫做「高明燈」

高明燈的……特色

這個燈，形式和電燈一樣，用倒掛式，點煤油。燈的外觀，很美麗，很潔淨。光的明亮可以比電燈十六支燭光。家常應用，固然是很相宜；而學校裏講堂，自修室，幾盞合掛起來，尤其光輝奪目。總之，光，電燈一樣亮；款式和電燈一樣好；價值卻沒有電燈貴；而且燈身輕巧，提掛都很容易。每盞定價祇一元半。點通晚用油都不過三四十文。

上海新閘醫園弄西首和樂里高明公司製造

洪水與猛獸

蔡元培

二千二百年前，中國有个哲學家孟軻。他說國家的歷史，常是「一亂一治」的。他說第一次大亂，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亂，是三千年前的猛獸。後來說到他那時候的大亂，是楊朱墨翟的學說。他又拖自巳的距楊墨，比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驅猛獸。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說楊墨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後來一個學者，要是攻擊別種學說，總是襲用「甚於洪水猛獸」這句話。譬如唐宋儒家，攻擊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擊陸王派，也用他。現在舊派攻擊新派，也用他。

我以爲用洪水來比新思潮，狠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狠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對

付洪水，要是如鯀的用湮法，便愈湮愈決，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導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有利無害的。孟氏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於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氏引公明儀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麼？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麼？

所以中國現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伏了，來帮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這是蔡先生替北京英文導報的特別增刊做的。我們因為這篇文章是現在狠重要的文字，狠可以代表許多人要說而不能說的意思，故把他的中文原稿登在這裏。（適）

新文化運動是什麼？

陳獨秀

「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現在我們社會裏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內容是些什麼，倘然不明白他的內容，會不會有因誤解及缺點而發生流弊的危險，這都是我們贊成新文化運動的人應該注意的事呵！

要問「新文化運動」是什麼，先要問「新文化」是什麼；要問「新文化」是什麼，先要問「文化」是什麼。

文化是對軍事、政治（是指實際政治而言，至於政治哲學仍應該歸到文化。）、產業而言，新文化是對舊文化而言。 文化底內容，是包含着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樣；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

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的是指社會科學而言。 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像社會學、論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最大的效用。 我們中國人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有科學的威權；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要受科學的洗禮；向來不認識西洋除自然科學外沒有別種應該輸入我們東洋的文化；向來不認識中國底學問有應受科學洗禮的必要。 我們要改去從前的錯誤，不但應該提倡自然科學，並且研究、說明一切學問（國故也包含在內），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烏烟瘴氣的妄想、胡說。 現在新文化運動聲中，有兩種不祥的聲音：一是科學無用了，我們應該注重哲學；一是西洋人現在也傾向東方文化了。 各國政治

家資本家固然利用科學做了許多罪惡，但這不是科學本身底罪惡；科學無用，這句話不知從何說起？ 我們的物質生活上需要科學，自不待言；就是神精生活離開科學也很危險。 哲學雖不是抄集各種科學結果所能成的東西，但是不用科學的方法下手研究、說明的哲學，不知道是什麼一種怪物！ 杜威博士在北京現在演講底『現代的三個哲學家』：一個是美國詹姆士，一個是法國柏格森，一個是英國羅素，都是代表現代思想的哲學家，前兩個是把哲學建設在心理學上面，後一個是把哲學建設在數學上面，沒有一個不採用科學方法的。 用思想的時候，守科學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學方法便是詩人底想像或愚人底妄想，想像，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 哲學是關於思想的學問，離開科學談哲學，所以現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兒橫拉在一起說一陣昏話，便自命為哲學大家，這不是怪物是什麼？ 西洋文化我們固然不能滿意，但是東方文化我們更是領教了，他的効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們但有一毫一忽羞惡心，也不至以此自誇。 西洋人也許有幾位別致的古董先生懷着好奇心要傾向他；也許有些圓通的人拿這話來應酬東方的土政客，以為他們只聽得懂這些話；也許有些人故意這樣說來迎合一般朽人底心理；但是主張新文化運動底青年，萬萬不可為此囈語所誤。 『科學無用了』『西洋人傾向東方文化了』這兩個妄想倘然合在一處，是新文化運動一個很大的危機！

宗教在舊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沒有他。 人類底行為動作，完全是因為外部的刺激，內部發生反應。 有時外部雖有刺激，內部究竟反應不反應，反應取什麼方法，知識固然可以居間指導，眞正反應進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還是本能上的感情衝動。 利導本能上的感情衝動，叫他濃厚、摯眞、高尚，知識上的理性，德義都不及美術音樂宗教底力量大。 知識和本能倘不相並發達，不能算人間性完全發達。 所以詹姆士不反對宗教，凡是在社會上有實際需要的實際主義者都不應反對。 因為社會上若還需要宗教，我們反對是無益的，只有提倡較好的宗教來供給這需要，來代替那較不好的宗

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 羅素也不反對宗教，他預言將來須有一新宗教。 我以爲新宗教沒有堅固的起信基礎，除去舊宗教底傳說的附會的非科學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 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請問擴充我們知識底學說，利導我們情感底美術、音樂，那一樣免了他力？ 又有人以爲宗教只有相對價值，沒有絕對的價值，請問世界上什麼東西有絕對價值？ 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旣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麼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樁大錯，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

我們不滿意於舊道德，是因爲孝弟底範圍太狹了。 說什麼愛有等差，施及親始，未免太猾頭了。 就是達到他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理想世界，那時社會的紛爭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現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擴充到全社會的友愛。 現在有一班青年却誤解了這個意思，他並沒有將愛情擴充到社會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幟，拋棄了他的慈愛的，可憐的老母；這種人豈不是誤解了新文化運動的意思？ 因爲新文化運動是主張教人把愛情擴充，不主張教人把愛情縮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學底一種要素，不是全體要素。 現在歡迎白話文的人，大半只因爲他通俗易解；主張白話文的人，也有許多只注意通俗易解。 文學、美術、音樂，都是人類最高心情底表現，白話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爲止境，不注意文學的價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說是新文學。 這也是新文化運動中一件容易誤解的事。

歐美各國學校裏、社會裏、家庭裏，充滿了美術和音樂底趣味自不待言；就是日本社會及個人的音樂、美術及各種運動、娛樂，也不像我們中國人底生活這樣乾躁無味。 有人反對婦女進廟燒香，青年人逛新世界，我却不以爲然；因爲他們去燒香去逛新世界，總比打麻雀好。 吳稚暉先生說：『中國有三種大勢力，一是孔夫子，一是關老爺，一是麻先生。』我以爲麻先生底勢力比孔關兩位還大，不但信仰他的人比信仰孔關的人多，而且是眞心信仰，不像信仰孔關還多半是裝飾門面。 平時長幼尊卑男女

底界限很嚴，只有麻先生底力量可以叫他們鬼混做一團。

他們如此信仰這位麻先生雖然是邪氣，我也不反對；因爲他們去打麻雀，還比吸鴉片烟好一點。 鴉片烟、麻雀牌何以有這般力量叫我們墮落到現時的地步？ 這不是偶然的事，不是一個淸單的容易解決的問題，不是空言勸止人不要吸煙打牌可以有效的。 那吸烟打牌的人，也有他們的一面理由；因爲我們中國人社會及家庭的音樂、美術及各種運動娛樂一樣沒有，若不去吸煙打牌，資本家豈不要閑死，勞動者豈不要悶死？ 所以有人反對鄭曼陀底時女畫，我以爲可以不必；有人反對新年裏店家打十番鑼鼓，我以爲可以不必；有人反對大舞臺、天蟾舞臺底皮簧戲曲，我以爲也可以不必。 表現人類最高心情底美術、音樂，到了鄭曼陀底時女畫、十番鑼鼓、皮簧戲曲這步田地，我們固然應該爲西洋人也要來傾向的東方文化一哭；但是倘若並這幾樣也沒有，我們民族的文化裏連美術、音樂底種子都絕了，豈不更加可悲！ 所以蔡子民先生曾說道『新文化運動莫忘了美育』。 前幾天我的朋友張申甫給我的一封信裏也說道：『宗教本是發宣人類的不可說的最高的情感（羅素謂之「精神」Spirit）的，將來恐怕非有一種新宗教不可。 但美術也是發宣人類最高的情感的（羅丹說：『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東西之表示，美術就是尋求這個美的。』，就是這個意思）。 而且宗教是偏於本能的，美術是偏於知識的，所以美術可以代宗教，而合於近代的心理。 現在中國沒有美術眞不得了，這才眞是最致命的傷。 社會沒有美術，所以社會是乾枯的；種種東西都沒有美術的趣味，所以種種東西都是乾枯的；又何從引起人的最高情感？ 中國這個地方若缺知識，還可以向西方去借；但若缺美術，那便非由這個地方的人自己創造不可。』

關於各種新文化運動中底誤解及缺點，上面已略略說過；另外還有應該注意的三件事：

一、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團體的活動。 美公使說中國人沒有組織力，我以爲缺乏公共心才沒有組織力。 忌妬獨占的私慾心，人類都差不多，西洋人不比中國人特別好

些；但是因為他們有維持團體的公共心牽制，所以才有點組織能力，不像中國人這樣渙散。 中國人最缺乏公共心，純然是私慾心用事，所以遍政界、商界、工界、學界、沒有十人以上不衝突、三五年不渙散的團體。 最近學生運動裏也發生了無數的內訌，和南北各派政爭遙遙相映。

新文化運動倘然不能發揮公共心，不能組織團體的活動，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終久是一塲失敗，或是效力極小。

中國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為家族主義太發達的緣故。 有人說是個人主義妨礙了公共心，這却不對。 半聾半瞎的八十衰翁，還要拚着老命做官發財，買田置地，簡直是替兒孫做牛馬，個人主義決不是這樣。 那賣國貪贓的民賊，也不盡為自己的享樂，有許多竟是省吃儉用的守財奴。 所以我以為戕賊中國人公共心的不是個人主義，中國人底個人權利和社會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犧牲品。『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這兩句話描寫中國人家庭主義獨盛沒有絲毫公共心，真算十足了。

二、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造的精神。 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 我們不但對於舊文化不滿足，對於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於東方文化不滿足，對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造的餘地。 我們儘可前無古人，却不可後無來者；我們固然希望我們勝過我們的父親，我們更希望我們不如我們的兒子。

三、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 新文化運動影響到軍事上，最好能令戰爭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運動底朋友不是敵人。 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產業上，應該令勞動者覺悟他們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不要當做機器、牛馬、奴隸看待。

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實政治底羈絆。 譬如中國底現實政治，什麼護法，什麼統一，都是一班沒有飯吃的無聊政客在那裏造謠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無關係，不過是各派的政客擁着各派的軍人爭權奪利，好像狗爭骨頭一般罷了。 他們的爭奪是狗的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我們只應

該拿人的運動來轟散那狗的運動，不應該拋棄我們人的運動去加入他們狗的運動！

羅素的社會哲學

高一涵

這篇文章是高先生從東京寄來的。我同張崧年先生看了一遍，删去了一部分。因爲路遠，不能先得高先生的同意，故聲明一句。（適）

一、羅素論人類行爲的動機

從來政治哲學家的人類行爲動機觀，在因襲的道德家眼光看來，多說是理性的要求；在個人主義的政治學家眼光看來，又多說是欲望的要求。兩家的觀察點雖然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地方：便是把人類行爲的動機看作有意識有目的的。到了歐戰一開，自高蹈的哲學家眼光看來，全世界的人都一個個極力發揮他的獸性，就是生平以闡明眞理自命的人，和世間尊重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和那些講人道博愛的宗敎家，都沒有一個不爲自己國家曲辯，不說人家國家的壞話。即如世界上很推重的倭鏗，柏格森…等都沒有一個不是這樣。因此便使一般高蹈的哲學家疑惑幾千年來所誇奬的文明都是嘴上說得好聽，其實祇是欺人的假話；因此便使一般高蹈的哲學家覺得人類行爲的動機，仍然沒有意識，沒有目的，不過是一種本能—生性—的動作罷了；因此便使一般高蹈的哲學家覺得從前把人類的行爲動機看作理性的要求，看作欲根的要求，都是錯的，不得不從理性欲望之外再求人類行爲的動機。

羅素所著社會改造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第一章開首便說：

凡感受新印象和爲新思想所動的人，經過這回大戰，從前的信仰和希望上總會生相當的變化。 怎樣變化雖因個人性格境遇的關係各有不同，但總有一個共同的地方。 我這回由大戰所學得的第一件事便是人類行爲的動機觀—即人類由什麼動機而行動，和怎樣纔可利導修正這種動機。（社會改造原理）

人類行爲的動機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照羅素看起來，便是鼓動本能力量頂大的『衝動』Impulse。 所以他說：

戰爭的最後原因並不是經濟的政治的，戰爭的發原並不是因爲沒有方法來鎮壓國際的爭論，真正的原因是因爲多數人抱着不好調和而好爭鬥的衝動。

又說：

衝動一方面是戰爭的原因一方面也是科學藝術戀愛的原因。（社會改造原理）

羅素從前雖然主張理智萬能，但察看歐戰發動的原因，纔覺得理智的力量不及衝動的力量大；從前的哲學家雖然說欲望是人類動作的動機，但自羅素看來，欲望祇能支配人類一部分行爲，不是支配人類全部行爲的主因。 所以他說：

人類一切活動本從兩個淵源生出來的：一是衝動，一是欲望。……但是欲望祇支配人類行動的一部分；而且不是重要的部分，祇不過是最有意識、最明瞭、最文明的部分罷了。（社會改造原理）

他以爲人類行動最大的部分便是發於自然的、無意志的、無目的的衝動，這些行動並不受有意識的、有目的的欲望支配。 他說：

人類天性更有本然的一部分，在一定範圍以內，受無目的的衝動支配，與有一定目的的欲望毫不相干。 譬如小孩便走便叫，並沒有想得到什麼好東西的意思，不過被走的叫的衝動激刺罷了。 大之吹刀也並不想到於他自己有什麼利益，不過被吹的衝動刺戟罷了。 他如飲食戀愛爭鬥傲慢種種行動，也並不是有什麼目的，有什麼意志，不過爲衝動所感觸罷了。（社會

改造原理）

人類行動不但大部分受衝動支配，這種衝動並且是盲目的無規則的無統御的。所以他說：

衝動本來是盲目的，並不豫想什麼極果，並不是由先見豫料而起的。（社會改造原理）

講辨性的人本來連欲望都看不起的；照羅素說：人類行動不但說不上理性，並且連理性家所看不起的欲望也說不上，可見得人類行動和禽獸能沒有什麼區別！

羅素不但承認衝動是人類行動的動機，並且承認衝動是不可排除的，如果排除衝動，這種生活便是死的冷淡的不快活的生活。他說：

我們所希望的並不是想把衝動弄弱，是想利導他，使他不要朝死亡荒廢的方向去，祇朝生活生長的方向去。想以意志來強制衝動—倫理家常常提唱這一說，並想藉經濟的必要來強行這種主張—眞是無希望的事。生活受目的和欲望統制，把衝動完全排除，便成不快活的生活，活力生氣都消磨完了，極果便使人對於所經營的目的不大注意。全國國民如照這樣生活，這種國民必定衰弱，遇到阻止欲望的障礙物，便不能有充分的力量將他打倒。近代產業主義和社會制度都想強使文明的國民抑制衝動，依目的生活。這種生活的樣式結果不使生命的來源枯涸，便要引起來一種新衝動。這種新衝動和從前爲意志抑制的爲意識感悟的衝動性質大不相同，新衝動比被抑制的舊衝動還要壞些。過度的節制，由外部加入的節制，往往喚起殘忍的破壞的衝動。這便是軍國主義所以使人民性格上受惡影響的一個理由。如果突發的自動的衝動沒有發洩的路途，結果必定引起壓制活氣和有害生命的種種衝動。……（社會改造原理）

羅素這種人類行爲動機觀，便不曾把古來制欲派正心誠意派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根本推翻；便不曾把幾千年來天天抹油搽粉的文明假面具一齊揭開；便不曾把『移風俗』必須從『正人心』做起、改良社會必須從改良個人做起的種種

迷夢一齊喚醒。．羅素的意思：是想教人知道現在所誇張的文明世界，仍然是一個獸欲橫行世界；要想使獸性漸漸變化，使人性漸漸擴張，非從社會改造政治改造下手斷斷不能成功。　這便是羅素所以主張社會改造的理由。

二、羅素社會政治目的觀

羅素承認人類行為的動機是由於衝動，並承認衝動不應該用意志來強制的，但是他並不是承認所有衝動都是不能利導的；羅素承認現在的世界仍然是本能的世界，並承認本能是不可滅的，但是他並不說本能是絕對不可變的。且看他說：

> 現在有一個普通的信心，就是說我們的本能不可變化，祇有承認他，善用他罷了。　這是不對的。　人類各有各的自然性質，並可藉外界的境遇，養成一定的性格。　就是性格中本能的部分也可以訓練出來的。或由信仰，或由物質的情形，或由社交的事情，或由文物制度，都可以使他生出變化。(社會改造原理)衝動一方面是戰爭的原因，一方面也是科學藝術戀愛的原因。　所以我們所希望的並不是把衝動弄弱，是想利導他，使他不要朝死亡荒廢的方向去，祇朝生活生長的方向去。(同前)

羅素雖承認本能可以改變，衝動可以利導，但他的改變和利導的下手方法，和舊道德家絕對不同。　舊道德家把正心誠意做治國平天下的本源，羅素卻以改造政治制度，改造社會制度，為改變個人本能，利導個人衝動的本源。他認定人類行為常隨社會政治的情形變化，社會生活根本變遷，社會組織根本變遷，人類行為也會跟着改變。　所以他主張改良人類行為應該從改造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入手。

但是羅素是一個主張『絕對多元論』的人，所以他的衝動觀本能觀也是一種多元論。　他不但說人類行為的動機有欲望和衝動兩個淵源；他並且說衝動也分兩種：(一)叫做**佔據的**衝動 Possesive Impulse ，(二)叫做**創造的**衝動 Creative Impulse。　前者包括財產權力戰爭等衝動

說，後者包括知識藝術戀愛建設等衝動說；前者是死的方面衝動，後者是生的方面衝動。　他說：

　貨物可分兩種，動衝也可分兩種。　貨物有可以許個人佔據的，有可以許人人同享的。　這個人的衣食不是那個人的衣食，設若供給不足，這個人所有的便是從犧牲那個人而得的。……至於精神的物品便不是排除他人，專爲一個人所有了。　譬如某人研究某種學問，不但不因此妨礙他人研究，並且可以幫助他人增進知識。……

　衝動也可同貨物一樣分爲兩種。　(一)叫做佔據的衝動，以取得及維持私人獨占的財產爲目的，因此便造成財產的衝動。　(二)叫做創造的衝動，把既不能秘密，又不能佔據的貨財公諸社會，且要令使用有效。

(政治理想)

衝動是藏在本能裏邊的，由本能發動出來的；這種本能也有好壞的兩方面。　所以個人同個人相處，一方面有本能的親愛，一方面又有本能的嫌惡。　大概自羅素看來，無論是本能是衝動，總都分個好壞兩方面。

　而且這好壞兩方面並不是毫無關係，互相獨立的；乃是互和消長，互相妨制的。　且看他說：

　佔據衝動強盛的時候，很妨害創造的進行。　這個發見重要的東西，　那個同他競爭的發見家或者要生出滿肚子嫉妒。　又如這個人發見治癆的方法，那個人發見治肺的方法，或者你歡喜我發見有錯，我歡喜你發見有錯。　便是不錯，也並不是專爲治療病人的痛苦設想。　這種地方他們並不是專爲着知識效用，不過希望傳播聲名罷了。　所有創造的衝動往往爲佔據的衝動遮蔽。　便是大發志願想做聖人的人，對於已經成功的聖人總感覺他懷一種嫉妒。　便是愛情也往往同嫉妒相隨而至。　這便是佔據的衝動常常闖入創造的世界。(政治理想)

創造的世界既已被佔據的衝動闖將進去，無怪乎嫌惡的衝動常常抑制親愛的衝動，戰爭的衝動常常遮住藝術科學的衝動，朝死亡絕滅方面去的衝動常常驅逐朝生活生長方面

主的衝動。要想拿政治的社會的勢力來利導親愛的、藝術的、科學的、生活的、生長的衝動；抑制嫌惡的、戰爭的、死亡的、絕滅的衝動—換句話說，要想減少佔據的衝動，利導創造的衝動：這便是羅素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的目的。

羅素的社會政治目的，既全在減少佔據的衝動，增長創造的衝動，所以他評判一切制度都拿這種觀念做標準，要想估計某種制度有沒有價值，必定要先研究某種制度合不合這個標準。所以他說：

政治或社會制度的好壞，必定由他對於個人的影響善惡而定。看這種制度是不是鼓舞創造性比較佔據性多，是不是實現或增進人類中尊敬的精神，是不是保持自重心，因此纔可以判斷這種制度的好壞。(政治理想)

我們應該盡力增多本能的親愛之情，減少本能的嫌惡之情。這事比什麼都重大，因為必定要由他的結果來判斷政治制度的好壞。(社會改造原理)

羅素以為社會政治目的在使人類得到最善的生活；最善的生活便是使創造衝動的活動盡量增多，使佔據衝動的活動盡量減少的生活。(政治理想)這是羅素的社會政治目的觀；他理想的社會政治制度，都是從這個觀念中演繹出來的，所有建設的主張都是拿這個觀念做標準的。

三、羅素理想的政治社會制度

從來哲學方法注重分析的，對於政治社會的主張，多注說個人；羅素的政治哲學有許多地方簡直是個人主義的社會政治哲學。講個人主義的社會政治哲學家第一個重要條件便是自由，都想把國家社會權力範圍縮到最小限度，單靠自由一個方法來做造成個人創造的自主的進步的能力的工具。羅素也是這樣，所以他說：

政府和法律本來是為限制自由而設的，但是自由實在是政治的產物中很大的東西。(自由的道路)

羅素社會政治的理想制度第一在能使個個人都能自由去發展他的創造的衝動；他把自由看作取得政治的條件罪

濟的條件最適用的物事，最反對那種消極的自由，說消極的自由一點建設的意味都沒有。 他說：

安寧和自由不過是理想政治組織的消極條件，我們旣已得到之後，便要有積極的條件，即是獎勵創造的精力 Creative Energy 。(政治理想)

羅素的理想政治幷不是想發見一種『烏託邦』，不過想發見政治運動的正當方向。 他有判斷政治運動方向的兩個原理：

一、要盡量促進個人和社會生長力和生活力。

二、一個人或一個社會的生長不甚犧牲別個人或別個社會。(社會改造原理)

歸總一句話，他所希望的人類，便是：

不單要許多物質上的好東西；是要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更多的創造的機會，更多的享樂的機遇，更多的自發的協同，和更少的不自由的服從。(社會改造原理)

羅素對於今後社會政治制度總希望要達到這些目的，所以這幾句話便是他理想社會政治制度的抽象的目標。單研究羅素抽象的目標還不能明白他社會政治哲學的眞相；此後再略爲說一說他對於國家、國際關係、財產、教育、婚姻等具體的主張。(羅素承認宗教有存在的必要，說社會組織改造和人生哲學改造之後，必定要有適應新時代的新宗教。 我是不歡喜說宗教的人，所以把他删了。)

(A)國家

羅素想從個人自由和公共管理中間找出一個調和的方法，所以一方面不贊成國家社會主義派的主張，一方面又不滿意無治主義派的主張；一方面承認國家非常有害，一方面又承認國家暫時爲必不可缺的機關。 他以爲現在國家主要的目的便是勢力，尤其是武力的勢力。 對內侵犯個人的自由，對外侵犯別國的自由，所以認爲有害。 最好的方法便是以法律代替暴力。 不過法律太靜，太死，離生長的運命太遠。 法律太偏於理論，對內除了革命，對外除了戰爭，不能修正。 要想防止這些事，祇有藉勢力均衡的狀態，時時變更修改罷了。

國家的職權必定要盡力縮小，積極的職掌祇以兩個原則為限：

(一)為人類社會幸福着想，國家在最小限度以內對於普及的事項有主張維持的權利。

(二)國家可以防止犧牲他人的不正當行為。

應用第一原則，國家可以執行衛生法，豫防傳染病，獎勵科學的研究，推行義務教育。 應用第二原則，國家有排除經濟上不公平的權利。 如果把這些權利許給國家，以國家的權力來抑制人民的自由，又將怎樣處置呢？ 唯一的方法便在分權。 一組織獨立的團西，一委託自治的機關。 國家除了維持治安以外，所有積極的目的，不必由國家自己實行，可使若干獨立的團體分擔執行。 地域上及商業上的事項，可委託各種自治機關之手，實行地方分權。(社會改造原理) 行政部的權力固然不能忽然廢止，但有兩種方法可以除去弊害：(一)把各部分的問題，委託各部分團體—地方自治，同業組合—解決；(二)把行政部占領的權限讓立法部收回行使。(自由的道路) 這便是羅素對於國家改造的大致主張。

(B)國際關係

照羅素想來，妨害國際關係的根本問題，祇是人性中一部分心理的原因和事實的原因。 這種原因中最重要的便是競爭性、權利慾、嫉妒心等，由這些原因發生出來的害處，可用改良過的教育和改良過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來救正他，消滅他。(自由的道路) 現在所看得見的國際間利害衝突，最重要的有三種：(一)關稅，(二)虐待劣等民族，(三)誇張權力和領土。 (一)是妄想，(二)是罪惡，(三)是兒戲，必定要一齊打消的。

羅素理想中國際關係，並不是一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並不是想藉交通接觸的機會把各種民族的特性一齊消滅，消滅各民族的特性是『世界主義』損失的結果，並不是成功的結果。 對於祖國的愛國心還是要有的；不過不要妨害個人對他的親愛罷了。 為人類謀幸福，使仁愛的精神趕早實現，使偏狹的愛國心趕早消滅，一國思想學術出來，是為全世界的利益，並不是一國家一民族

的利益。 家族的愛情不要想觸國家的愛情，國家的愛情不要想觸人類的愛情，對於世界人類全以愛做根基，便是除去國際間惡害的好方法。

(C)財產

崇拜金錢足以減去人類的生活力，現在的制度應該盡力改造，使拜金主義消滅，好讓一般生命增長。 資本主義與近代人所發見的正義觀念絕對相反，大資本主義便是犧牲他人所得，侵略弱劣民族的禍根。

經濟組織原有四個目的；(一)得最多最數的生產，(二)使分配公平，(三)使生產的人得安定的生活，(四)減少佔據衝動，解放創造衝動。 現在的經濟組織祇以第一項為目的，社會主義祇以第二第三兩項為目的，現在的政治家想把產業交給個人經營，便是注重這第四項。

羅素以為社會主義家主張生產歸國家管理，是很妨礙個人和團體自由發展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 固然大唱產業自治，可是他們想完全脫離中央的關係，一定許惹起分配不公的問題；祇有同業組合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把分配制歸國家統治，把生產制歸同業組合自治，是一種完全的組織。 羅素的意思是經濟的行動與政治的行動並行，所以對於同業組合所主張的直接行動，排斥政治的行動，也是不滿意的。

總而言之，羅素最注重前邊所說的經濟組織目的中第四個目的—減少佔據衝動，解放創造衝動。 無論什麼經濟組織，祇要違反這個目的，都是他必定排斥的。

(D)教育

羅素以為現在的教育不是給青年的思想，不過是給青年的教條。 拿積極的見解去強迫青年，既不使他懷疑，又不想養成他精神的獨立性，所以現在的教育實在是阻害自由討論，和新思想發生的障礙物。

教育的真正的目的不是給青年信仰真理的信條，乃是養成他們對於真理的欲望，養成他們精神上的冒險性。將來的教育應該努力保存獨立心和衝動，去了服從和訓練；努力養成尊敬心，去了輕蔑心；與其教人默從，不如教人反對；與其教人輕信，不如教人懷疑；與其教人愛慎重

，不如教人愛冒險。 增加創造的衝動，養成尊敬的心理，便是羅素的教育最大的目的。

（E）婚姻

羅素對於婚姻制度也沒有想出根本救濟的好方法，不過想等到新宗教發生後再由新宗教去掌管罷了。 為現在經濟制度逼迫，生出晚婚和避胎兩個弊病，是要根本改造的。再偏於性慾的秘密戀愛，沒有共同生活，不生子女，也不是好現象。 要想保持男女的關係，使他享幸福生活，得安固生活，必須要有一種新組織，這種新組織第一要鼓吹精神的發達。 兒童以國家的經費公育，婚姻制度要取一夫一婦主義，結婚要以自由原則做基礎。

（附註）羅素的學說外人批評的很多，我想從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把這一類批評羅素哲學的雜誌書藉一齊借出來參考，做一篇『對於羅素政治社會哲學之批評』，但不知這個交涉能辦妥不能？

二月十五日在東京作。

什麼是科學方法？

王星拱

自孔德提倡實證主義，穆勒實行邏輯革命以來，科學方法之重要，漸漸爲公衆所承認了。 科學方法是什麼呢？ 換一個名子說，就是實質的邏輯。 這實質的邏輯，就是製造知識的正當方法。

知識原何而來，本是一個屢經辨論的問題。 討論這個問題的，大約可以分爲兩派。 第一派說：知識是由經驗得來的，是後天的；第二派說：知識是由理性得來的，是先天的。 這兩派所用的邏輯不同；第一派的邏輯是歸納第二派的邏輯是演繹。 我們且先看這兩派的意見如何，再看科學家的意見，和這兩派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第一派的人說：宇宙之間，每件東西，有每件東西的特點，決沒有兩個相同的東西。 宇宙的全體，就是無數不同的團體集合起來的，並沒有什麼類，什麼定律，可以管理他們。 一萬的人，有一萬個不同的面孔，一萬個人，有一萬個不同的性質，誰也不能反對誰，因爲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主觀，沒有兩個人眞正可以互相了解。 所以我們彼此相待遇，應該要持互相容納的態度，不能强迫人家同自己一樣。 而且依進化論講起來，宇宙一層一層的接續不斷，往前進行，每層所發見的，都是新的，決不會和已經過去的那一層相同。 況且宇宙之進行，旣是接續不斷的，那已經無層之可分了，不過我們智慧的習慣，把他分成層數，以期便於了解，便於研究罷了。 這樣看來，宇宙之行爲，是沒有秩序的，所以我們不能預測將來，即最近的將來，也是不能預測的。 這是從異的方面着想，自然有充分的理由。 然而宇宙間每個東西，把他分析起來，有無限的性質或表德，可以做我們的參攷點。

選擇這些參攷點之若干保存起來，就是概念；把這些參攷點記錄下來，就是界說。 無論如何相同的兩個東西，他倆的參攷點，决不能完全都是同的，然而無論如何不同的兩個東西，他倆的參攷點，决不能完全都是不同的。如果我們所經驗的東西，每個都是完全不同的，那就無從搆造科學了。 但是我們這兒實在是有個科學呀！ 個體的事實，當然不能抹煞，然而類和定律，是棄其異點，取其同點，搆造起來的，是個最經濟的方法，不過類和定律，祗能做推測的指導，沒有能夠強納事實入其範圍的道理。 科學是能預測的，但是我們不能預先斷定：這個預測準到什麼地步，罷了。 這是科學家和這一派不同的地方。

第二派的人說：宇宙間各件東西，都是有系統相貫串的，宇宙的全體，是一個和一，倘若宇宙的全體，不是和一，則宇宙之各部分，不能互相影響，互相反應了。 然而宇宙之各部分，是能互相影響，互相反應的。 換一句話說，宇宙是有秩序的，是有系統。 我們祗須得了這個秩序系統，就可以推論未知——預測將來，和「割牛得其紋理」一般。 這就是因果律的道理。 宇宙之間，有一定的因，就有一定的果，萬衆森羅，形形色色，都有迭相接續的因果關係。 所以宇宙之進行，是有定的，是可以爲我們所預測的。 然而我們有時不能預測將來，又是什麼道理呢？ 這是因爲我們所憑藉的張本不能完備的緣故。 若是有一個超人，能夠觀察無限，記憶無限，思想無限，他一定可以廣知四海，遠知萬世，絲毫都不差錯的。科學最注重因果律——科學之成立，全恃因果律做脊樑，所以科學家承認宇宙是有定的。 但是我們觀察，是用我們自己的器官，不是用超人的器官，（天眼通天耳通）我們推論，是用我們的智慧，不是用超人的智慧。 所以我們推論所得的結果，不過是或然的。 這樣講法，和意志自由論並不衝突。 意志自由論家恐怕：如果因果律是普偏的眞實，則我們的意志，將有「爲外境的因所強偪，去願意我們所不願意的，」的時候，豈不是人類的大苦惱嗎？ 殊不知因果律不過表明一種關係，因不能強偪果，和

果不能強迫因一般，不過有個時間的先後罷了。　我們的意志，究竟傾向何方，誰能說不受歷史和環境的影響？祇須我們智慧發達，能夠把外界的情境分析得明明白白，讓我們自由的權衡輕重，自由的選擇途徑，就不至於有願意我們所不願意的的苦惱了。　總而言之，宇宙雖是有定的，然而我們預測將來，不能完全是必然的，必得要有試驗來證明他。　這是科學家和這一派不同的地方。

科學家和這兩派既有不同的地方，所以科學所用的製造知識的方法，也不是純粹歸納法，也不是純粹演繹法，他所用的是科學方法。　科學方法有什麼特點呢？　概括起來說，他有五個特點：

一張本之確切　知識最初的起源，都由於器官的感觸，但是在這些感觸的時候，有一個智慧的我在裏邊認識他。　這些感觸所得的結果，叫做器官的張本。　要造好房子須用好磚瓦好材木，要造真實的知識，也須用真實的張本。　我們好多不真實的知識，如神異的知識，玄想的知識，都是由於沒有真實的感觸張本。　科學中的觀察，是極其小心的，用各種方法去防備錯誤，去減少錯誤，所以科學中的張本是真實的。　而且科學中所用的各種儀器，不但可以得真實的張本，而且可以觀察得到我們裸體的器官觀察所不能到的地方。　自望遠鏡發明，天空裏不知添了幾多星辰，自顯微鏡發明，世界上不知添了幾多小的東西啊！

二事實之分析　當我們研究問題的時候，各方面的情境，呈具於我們面前的，淆雜混亂，棼如亂絲。　我們必須把他分析到最小的部分，因為從最小的部分裏邊，易於看得出他的性質。　而且如次分析之後，縱有錯誤，也易於尋覓出來。　譬如電學家研究磁力，把他分成力線，力學家研究速率，把他分成微分。　宇宙本是個毫無間斷的聯續，但是我們有認識的需要，所以我們必定把他分析出來　分析是智慧——理性的能事，科學中智慧發達最強，所以科學是擅長於分析的。　必定如此分析，我們纔能除却神秘的態度，而得個明白的態度。

三事實之選擇　當我們比較繁複的事實而綜合，或搜

集過去的經驗而構造假造，的時候，這些事實經驗，是無限的。 若要從這些事實經驗之中，取其有同點的綜合起來，成一個定律或理論，不能完全憑藉智慧——理性去決定，是要憑藉我們的直覺去選擇。 即如科學家做試驗去尋因果的關係，也祇能首先憑藉直覺去構造幾個選擇的假定，然後作試驗去證明他。 但是既是憑藉直覺，就不是方法所能範圍的了。 不過這個直覺可以培養得來的。我們無論遇着什麼問題，都讓我們自身有比較事實創造假定的機會，那就可以增加這個直覺能力了。 這就是自動敎育之原理。

四推論之合法　經院學派遺傳下來的邏輯，都是研究推論如何合法，科學方法還能比他好嗎？ 然而科學方法，和那普通邏輯有大不同的地方。 科學方法和普通邏輯，都注重界說之清晰，都注重概念之確定。 但是普通邏輯把這個概念當作具體的，把所推論的對象，和所用以推論的概念，看做同一的東西。 科學方法却不然；他把這個概念當作抽象的，凡我們所推論的對象，並不是界說裏純淨的假定，（把概念用言辭記錄下來，就是界說）不過是這個概念的影子，也許有大同小異的地方。 例如「人是要死的，」是人的略說；「要死」的觀念，是人的概念；我用們這個概念推論某甲；某甲的「人」，和界說裏的「人」，並不是同一的東西。 所以推論所得的結果，如果能滿足一個界說，都是一個新眞實。

五試驗之證實　科學的知識，不是純粹經驗的記錄所能了事的，所以必定有事實之選擇，和方法之推論。 選擇是一種簡約的方法，簡約必有犧牲之連帶，由簡約的得來的，並不是眞實之本身，如何靠得住是眞實呢？ 而不推論的時候，所推論的東西，和所用以推論的概念，並且是同一的，那麼，這推論所得的結果，又如何靠得住是眞實呢？ 所以最後的判斷，還靠試驗之證實。 如果沒有試驗一層，這個知識製造法，並沒有完事，沒有「告成」的資格。 試問製造半途中止，如何能有良美的出產品呢？

這樣看來，知而不行，並不能算做眞知。 這就是實驗派「以實行爲思想之一部」之理由。

奮鬪主義之一個解釋

王星拱

今天是舊曆的新年，外邊的爆竹轟轟的放，鄰家的麻雀牌拍拍的打。 他們腦海裏所感印的影子，縱然不是一番太平景象，也必定是一幅狠好的初春行樂圖。 我在家裏，既不放爆竹，又不打麻雀牌，枯坐無聊，祇得找幾本書報來消遣。 適巧翻着旣在出版的「奮鬥」。 讀過之後，我有一番感想，和「奮鬥」裏易家鉞朱謙之諸君所討論的，有大同小異的地方；但是我的結論，和他們的結論，也是殊途同歸的。 現在我把感想寫出來，供給大家討論的材料。

這篇裏面所研究的，多在物質一方面着想。 依進化論說，似乎偏於互競而忽於互助；依倫理學說似乎偏於利己而忽於利他；依哲學說，似乎偏於機械論，而忽於目的論。 所以我恐怕有好些人一定不以這篇的結論爲然，因爲他們看見現在青年的奮鬥，絲毫沒有帶着自私自利的汚點。 這是無可辨駁的事實，我當然是承認的。 然而我覺得：祇須物質一方面的理由，已經可以使我們信從奮鬥主義；我並且相信：從別的方面研究所得的結論，（像「奮鬥」裏所討論的就是個具體的例子。） 必定和這篇的結論相同。 這個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奮鬥的人生觀，是對的，是不錯的，是有充足的理由的，並不是一班頑固先生所痛罵爲「越軌」「亂天下」「犯上作亂」的邪說。

原來人是一個生物。 就「生物」這個名詞之本身，已經可以看得出：生物之特性，就是有生命生命之存在，憑什麼去維持呢？ 第一個維持生命的重要原素，就是食料；所以生物都有尋覓食料的機能。

生物的始祖，是單細胞的微微。 這些微微，在最初

最初的時候，都是「以礦物爲食料」的生物；換一句話說，最初的生物是由礦物變出來的。（生物如何從礦物變來，現在沒有一定的結論。大約光、熱、空氣、等各種情境，是生物創造之重要原因。）後來有一部分，因爲環境的要求，（見下節）就變成「以其他生物爲食料」的生物，於是生物界分成兩大類。第一類以礦物爲食料，就是植物；第二類以其他生物爲食料，就是動物。充植物食料的礦物，如炭養二如可溶解的鹽類，是幾乎隨處都有的，所以植物用不着外部的動。充動物食料的生物，不是隨處都有的，所以動物除去血液、筋、肉、腺、等內部的動以外，還得要有肢足，身體，外部的動。這樣看來，動是動物維持生命的重要機能；人是最高等的動物，這動的機能，應該要發達到最高度了。

生物發生的時候，何以有一部分變成「以其他生物爲食料」的生物呢？這是因爲：那個時候，那個地方，必定生物食料比礦物食料較爲易得，（地下的水和可溶解的鹽，不是隨處都有的。）所以那些生物就創造了一個「以其他生物爲食料」的生活，於是特別發達動的機能。凡生物之進化，都有「用最少的勞働得最多的効果」的傾向。）（即無機物之變遷，也有這種傾向，熱動學第二定律說：凡一個組體之變遷，都有「走最直捷的路徑生出最大的可能的功用」之傾向）。然而這樣的變遷，一方面有「取巧」的利益，一方面有防阻勞働的壞處。如果一時得了「勞働少而效果多」的利益，就永遠減少勞働，那就要墮落到生物學所叫做惰睡 Torpor 裏去了。多數現在尙生存的首足，（例如螺）片腮，（例如蚌）都還在這個黑甜鄉裏酣睡咧。請看一班守財虜拚命的積蓄金錢，留給他們的子孫，他們的子孫，因爲不勞働而可以生活，反失去他們動作的能力，都變成一事無能的廢物了！

自從生物界中，有了「以其他生物爲食料」的生物　那些可供食料的生物，——被吃的生物——除尋覓食料之外，必先還要有自衛的方法，纔能夠生存哪。植物動物的生活既不同，所以他們自衛的方法，也有不同的地方。植物的重要部分是根。根是長在土裏的，不易爲他物所

摧殘。至於其餘的部分，都不是致命的。摘一朵玫瑰花，玫瑰樹還能活着，折一條楊柳枝，楊柳樹還能活着。

所以植物個體的安全，比動物穩固得多。惟於保護種子一方面，特別發展。榛栗的種子有殼或刺；橘橙蘋果之種子，都是堅硬的不能充當食料；松柏之種子，都有毛羽可以飛播遠處。即雌蕊之受胎，因爲植物沒有動的機能，也要生出香，色，糖蜜，去引誘媒介物，纔能傳種。

總而言之，植物祗要把種子保護得好，就可以收到生存之效果之大部分了。動物却不然。他的全身的部分，都是暴露，的而且他的各部分的關係，更是互相倚靠的；去了一部分，他部分就不能生活。至於修補之權能，Powerof hea ing 祗有低等動物有之；等級愈高，修補之權能愈小。（例如蝦蟹斷了一隻腿，可以又長起一隻腿，若是人斷了一隻腿，終身也長不起來。）所以動物個體之危險，比植物更大。因爲動物要生活於更大的危險之中，所以除保護種子之外，（例如卵外之殼，卵中食料之儲蓄，和母性的本能，都是保護種子的器具。）對於保護個體的機能，特別發展。因爲有這個保護個體的——自衛的——需要，所以有感動中樞 Sensual motor centre 之發生。感動中樞就是動物動的時候最便利的收發處。

動物的危險，既比植物的較多，動物自衛的能力，也必定比植物的較強，纔能免除這些危險。動物究竟用什麼方法自衛呢？依進化的階級說來，可以分爲三層，第一層是藏匿。第二層是逃避。第三層是奮鬥。奮鬥是最有效的自衛方法。因爲奮鬥是動之積極的表現。祗有動的能夠眞正自衛。

無脊椎的動物，大多數都有外面的介殼保護他們；腔腸類之珊瑚，棘皮類之星魚，軟體類之螺蚌，節足類之蝦蟹，外面都有堅硬的部分——介殼。這是因爲：這些動物想用藏匿的方法，去免除危險的原故。到了高等動物，把堅結的部分移向裏面做脊椎和其他骨節去了，外面反來沒有介殼保護他們；但是在動的方面，逐漸發展他們的機能，所以遇着危險，可以逃避得了，或者可以奮鬥的方法，去達那免除危險的目的。試看昆虫爲節足類之最高

級；其餘的節足類，外面都有堅硬的部分，獨獨昆蟲沒有介殼，但是昆蟲發展了四個翅膀，能夠飛行，這飛行的用處，比介殼大得多了。泥盆系中的盾首，爲魚類之最低級，他的骨頭，還是脆的，沒有長得堅硬，（脆骨魚現在還有生存的，例如狗魚。） 他的頭上，還同他的最接近的祖宗——蝦蟹等（節足類中之高甲 Crutacea）一樣，長了一塊大殼遮着。 到了高等魚類却把腮、鬐、特別發展，以便行動，沒有盾首頭上的大殼了。 至於素食的乳哺，除家畜的牛羊等之外（家畜有主人保護他）。 沒有不會跑的；斐洲鹿能奔駛於懸崖之上，南美洲長尾猴能穿射於樹林之中。 若是到了十分危險的時候，無論什麼動物，都有奮鬥的本領。 什麼「困獸猶鬥，」什麼「急兔反噬，」都是用奮鬥免除危險的例子。

把以上所引的代表的動物的習慣比較起來，用介殼來自衞——用藏匿的方法去免除危險，是一個最笨的方法。因爲介殼之保護的力量有限，而阻止行動的害處，到是很多。 試看蝸蚘牛着寶塔上爬，何等的迂緩蚌殼背着兩扇門攪泥，何等的遲鈍。 到了較高級的動物，都把介殼丟掉了。 這一層變遷，雖失去保護的利益。 然而却得了行動的自由。 這行動的自由，到是一件極可寶貴的東西；在消極的方面，既可以逃避，在積極的方面，又可以奮鬥。 用這樣動的方法去免除危險，比靜的方法好得多。 所以高級動物，除極少的數種（如龜鼈刺蝟之類，）之外，外面都沒有堅硬的部分去保護他。 惟對於保護色 Protective color 一層，高級低級動物，都是一樣的發展，因爲保護色，既有保護的利益，而又不妨礙行動的自由。

這三階級之經過，在一個動物想免除危險的時候，也可以能看得出來。 中斐洲的猴，看見獵人必藏匿於一株樹上，或藏匿於一個崖石的後面；若看見獵人漸漸的偪近了，於是儘力逃跑；若受傷未死，到獵犬攫取的時候，還要伸出爪子來抓剶。 即如我們在街上遇着一隻狗若拿桿去打他，他必定回到主人家裏藏匿起來而後狂吠，若是無處藏匿，他必定極力奔逃；若到了十分偪近的時候，他必

定要張開牙齒來咬。　前一個例子，比較的不常見，後一個例子，是無人不知道的。　諸君莫要以為用狗比人，失了我們尊貴的體統；我們相信進化論的，既承認猴子是老祖宗，那麼，用狗比人又有什麼比擬不倫的可笑呢！

即以戰爭藝術之進化而言，也是經歷這些階級的。古時戰士，最重盔甲。　到了近代，漸漸的把盔甲拋棄了，到反來在運動之靈敏，和戰鬥力之強大的方面，力圖進步。　試看此次歐戰，俄國的死梭比國的里葉詩，世界最著名的大礮臺，都被德國佔去；至於法國斐爾登所以保存的緣故，是因為那個時候德國的戰鬥力，已經減小，而法國戰鬥力，因為受了其他協約國的幫助，到反來增加了。　海軍進化之歷史，亦復如是。　從前的海軍，專注重鐵甲，現在海軍所注重的，是駛行之快，和鑽刺之銳。用油的滅魚雷艇每點鐘可行三十六揭脫，魚雷之鑽刺，可以穿過五寸厚的鐵甲。　各強國的海軍，都有許多魚雷艇，和滅魚雷艇，因為這些戰艦雖小，然而極其靈便。　有人把這些小戰艦比作活動的針魚，把大戰艦比作遲的鯨魚，鯨魚遇着針魚，到反來要吃虧的。

人類由動物進化而來　失去鱗甲爪牙各種保護物，然而同時發展手足之靈敏。　試看我們一雙手，可以作各種不同的動式，而供各種不同的需用，然後能夠漸漸的免除各種天然界的危險，戰勝各種天然界的阻力。

再看人類思想之進化，所經歷的階級，也是和這三個階級相符合的。　——非德分知識進化為三層；第一，是神異的階級；第二，是玄想的階級；第三，是實證的（或譯積極的）階級。　神異的階級，就是藏匿；玄想的階級，就是逃避；實際的階級，就是奮鬥。

當初民知識未開的時代，他們對於天然界中各種現象，不能解釋，所以他們以為天然界中，有神主持。　而且每日生活之中，常時遇着疫癘、饑饉、刀兵、水火、種種危險，他們既然以為天然界中有神主持，所以期望神來保護他們；換一句話說，他們想藏匿於神權之下。　這個意像中的神，就是他們無形的介殼。　於是他們以萬事歸之於天，「天將與之，誰能廢之」。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都是這個思想的表現。 這樣求保護的思想，可以叫做奴隸思想。 從這個思想發生出來的政治的組織，就是專制政體，寡頭政治，大家都希望有個聖君賢相出來，就可以天下太平了。 這個思想，到了現在的中華民國，還沒有脫除乾淨。 國民自己身上的事，不去理會，却希望人家製造一個好國家出來，給他們享福。 到了失望的時候，就浩然長嘆「堯舜不復出，壤歌安可聞。」起來，眞眞是可憐可憫哪！

到了知識漸開的時候，看見各種複雜的情形，不是純粹的迷信所能解釋得了的，各種社會的腐敗倒塌，也不是宗教思想所能維持得住的，於是逐事逐物總想尋出一個道理來那就入於玄想的階級了。 遏力思辨，想入非非，是這個階級裏知識之特色。 從這樣的知識發出的人生觀，就是出世主義。 他們看見社會上各種罪惡，無法剷除却希望逃於物外，把物質的生活，如政治社會各種組織，都看作一錢不值。 這就是想用逃避的方法，去免除人生的危險。 這樣的思想以叫做怯夫思想。 他們天天想慕他們的烏托邦，極樂世界，却不自身去搆造，這不是怯夫是什麼呢？ 然而這也難怪：人類本有這樣的傾向：凡人有實事上不能滿足的慾望，都漸漸移到懸想裏去滿足他，不過這些欲望，往往出乎可能的範圍啊。

神異的知識，既漸漸失信於人，玄想的知識，又沒有實在的用處，於是進到實證的階級， 這個階級的知識，以事實為主體；無論什麼知識，都要事實證明；所研究的問題，必是我們人類所能解決得了的。 這就是科學的知識。 從這樣的知識發生出來的人生觀，是以為：『我』是實在的。 我雖不是為社會而生存，然而我必定憑藉社會而生存，所以我和社會，是分不開的。 社會就是許多的我集合而成，所以我應該替社會謀利益；為社會謀利益，就是為我謀利益。 但是社會應該有讓我替社會謀利益的機會。 若是社會沒有這個機會給我，就是剝奪我的生存，就是不良的社會。 不良的社會，我就應該和他奮鬥，就應該改造他；因為每一個我，都有專長，若是每一個我，不能發展他的專長，那社會是不會好的。 所以我和不

良的社會奮鬥，一方面是爲我爭生存的權利，一方面是爲我爭「應該服務社會」的義務。 這樣的思想，纔是「人」的思想。

這樣看來，奮鬥的人生觀，是進化的人生觀。 奮鬥是自衛，免除危險，維持生存，改良社會，之最有效的方法。 然而有人說：現在的學生、商人、農民、工人，仍然是在那裏生存，並沒有什麼危險哪，要什麼自衛呢？要什麼奮鬥呢？ 殊不知這是大謬不然的見解。 我們須知道：爲切近的需要 Immediate necessity 而動作，是低等動物的生活；游釜之魚，魚必到水熱的時候纔跳，危幕之燕，必到幕倒的時候纔走。 我們人類的智慧，已經發展到現在的地步，可以比較過去而預測將來。 人類動作的目的，雖不能「莫苞桑之永固」，然而決不是徒顧目前的。 諸君試詳細的觀察現在中國社會情形再試爲推測：若照現在的社會情形聯續下去，將來應該到什麼地步！想到這個地方，我恐怕諸君都要不寒而慄啊！

據有人調查日本正金銀行存款的說：民國元年以前，中國人存款至千萬元以上的，祇有盛宣懷一人，現在中國軍閥存款至千萬元以上的，有十八人之多。 又有人調查香港各外國銀行存款的說中國官僚存款，至千萬元以上的，有二十人。 然而這還是就「千萬翁 Millionaire」而言，至於存款數十萬數百萬的，更是多不勝舉了。 這些大數，都是中國的軍閥官僚存的。 這些軍閥官僚拚命的括地皮，把錢存在外國銀行裏，使中國社會上各種事業，停滯而不發達，所以我可以說：壟斷國民的生計的是軍閥官僚。

有幾個這次北京文官考試考取的「文官」，去拜門的時候，還說：「門生將來的前程，還要求老師栽培」。 現在一班下級軍官去向師長督軍大人找差事的時候，都說：「還要求大人賞一碗飯吃」。 我們小百姓，將來如果不願意轉死溝壑，祇得鑽營投刺，阿諛奔競，纔能吃得着一口無罰的飯，況且就令這樣的謀飯吃，還不知道謀得着謀不着呢！ 所以我可以說：降低國民的人格的，是軍閥官僚。

依各民族的經濟發達史看來，都是由游牧而農業，由農業而工商。 現在中國本部的人口，已經增加到土地不夠分配人口的地步了。 熟悉內地情形的人，必定看得出這些可驚可憐可憫的現象。 一班勞働的人，田沒有得種，生意沒有得做，不是當兵，就是做土匪，徒消耗而不能生產。 若要補救這些缺點，祇有發達工商。 但是現在經濟大權，都操在一班軍閥官僚手裏。 他們祇知道升官發財，那裏願意發達工商；縱說他們願意發達工商，也沒有發達工商的知識；縱然他們有這個志願，有這個知識，也不過是替他們又加了一層資本家的勢力；我們小百姓的頭上，除武力之外，又添了一個經濟的鐵圈，那縱沒有翻身之一日咧！ 中國的前途，有這樣大的危險，這不是我們應當免除的嗎？ 如何免除呢？ 就是要和這些軍閥官僚奮鬥。

依以上簡括的討論看來，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鬪是人的天性，奮鬥是鬪之積極的表現，奮鬥是自衞——免除危險——發展專長——改良社會——的最效的方法。 我們如果願意堂堂的做一個「人」，祇有奮鬥這一條路走。

詩

敲冰

劉復

〇下八度的天氣，
結着七十里路的堅冰，
阻礙着我愉快的歸路。
水路不得通，
旱路也難走。
冰！
我眞是奈何你不得！
我眞是無可奈何！
無何奈何，
便與撐船的商量，
預備着氣力，
預備着木槌，
來把這堅冰打破！
冰！
難道我與你，
有什麼解不了的寃仇？
只是我要趕我的路，
便不得不打破了你，
待我打破了你，
便有我一條愉快的歸路。
撐船的說『可以』！
我們便提起精神，

合力去做——
是合着我們五個人的力，
三人一班的輪流着，
對着那堅苦的，不易走的路上走！

有幾處的冰，
多謝先走的人，
早已代替我們打破；
只賸着浮在水面上的冰塊兒，
軋軋的在我們船底下對過。
其餘的大部分，
便須讓我們做『先走的』：
我們打了十槌八槌，
只走上一尺八寸的路。
但是，
打了十槌八槌，
終走上了一尺八寸的路！

我們何妨把我們痛苦的喘息聲，
歡歡喜喜的，
改唱我們的敲冰勝利歌。

敲冰！　敲冰！
敲一尺，進一尺！
敲一程，進一程！
懶惰者說：
『朋友，歇歇罷！
何苦來？』
請了！
你歇你的，
我們走我們的路！
怯弱者說：
『朋友，歇歇罷！
不要敲病了人，
刮破了船。』

多謝！
這是我們想到，却不顧顧到的！——
緩進者說：
『朋友，
一樣的走，何不等一等？
明天就有太陽了。』
假使一世沒有太陽呢？
『那麼，傻孩子！
聽你們去罷！』
這就很感謝你。

敲冰！　敲冰！
敲一尺，進一尺！
敲一程，進一程！
這個兄弟倦了麼？——
便有那個休息着的兄弟來換他。
肚子餓了麼？——
有黃米飯，
有靑菜湯。
口渴了麼？——
冰底下有無量的淸水；
便是冰塊，
也可以烹作我們的好茶。
木槌的柄敲斷了麼？
那不打緊，
艙中拿出斧頭來，
岸上的樹枝多着。
敲冰！　敲冰！
我們一切都完備
一切不恐慌，
感謝我們的恩人自然界。

敲冰！　敲冰！
敲一尺，進一尺！

敲一程，進一程！
從正午敲起
直敲到漆黑的深夜。
漆黑的深夜，
還是點着燈籠敲冰。
刺刺的北風，
吹動兩岸的大樹，
化作一片怒濤似的聲響；
那便是威權麼？
手掌麻木了，
皮也劃破了；
臂中的筋肉，
伸縮漸漸不自由了；
脚也站得酸痛了；
頭上的汗，
涔涔的向冰冷的冰上滴，
背上的汗，
被冷風從袖管中鑽進去，
吹得快要結成冰冷的冰；
那便是痛苦麼？
天上的黑雲，
偶然有些破縫，
露出一顆兩顆的星，
閃閃縮縮，
像對着我們霎眼：
那便是希望麼？
擊擊不絕的木槌聲，
便是精神進行的鼓號麼？
豁刺豁刺的冰塊對船聲，
便是反抗者的衝鋒隊麼？
是失敗者最後的奮鬥麼？
曠野中的回聲，
便是響應麼？
這都無須管得；

而且正便是我們，
不許我們管得。

敲冰！ 敲冰！
敲一尺，進一尺！
敲一程，進一程！
孳孳的木槌，
在黑夜中不絕的敲着，
直敲到野犬的呼聲漸漸稀了；
直敲到深樹中的貓頭鷹，
不唱他的死的讚曲了；
直敲到雄雞醒了；
百為鳴了；
直敲到草原中，
已有了牧羊兒歌聲；
直敲到屢經霜雪的枯草，
已能在嗜微的晨光中，

表暴他困苦的顏色！
好了！
——黑暗已死，
——光明復活了！
我們怎樣？
歇手罷？
哦！
前面還有二十五里路！
——光明啊！
自然的光明，
普遍的光明啊！
我們應當感謝你，
照着我們淸淸楚楚的做。
但是，
我們還有我們的目的；
我們不應當見了你便住手
應當借着你的力，

分外奮勉，
清清楚楚的做。

敲冰！　敲冰！
敲一尺！　進一尺！
敲一個！　進一程！
黑夜繼續着白晝，
黎明又繼續着黑夜，
又是白晝了，
正午了，
正午又過去了！
時間呵！
你是我們唯一的，真實的資產。
我們倚靠着你，
切切實實，
清清楚楚的做，
便不是你的戕賊者。
你把多少分量分給了我們，
你的消損率是怎樣，
我們爲着寶貴你，
尊重你，
更不忍分出你的肢體的一部分來褻他，
只是切切實實，
清清楚楚的做。

正午又過去了，
暮色又漸漸的來了，
然而是——
『好了！』
我們五個人，
一齊從胸膛中，
迸發出來一聲『好了！』
那凍雲中半隱半現的太陽，
已被西方的山頂

掩住了一半。
淡灰色的雲影
淡赭色的殘陽
混合起來，
恰恰是——
唉！
人都知道的——
是我們慈母的笑，
是它痛愛我們的苦笑！
它說：
『孩子！
你乏了！
可是你的目的已達了！
你且歇息歇息罷！』
於是我們舉起我們的痛手，
揮去額上最後的一把冷汗；
且不知不覺的，
各各從胸膛中，
迸裂出來一聲究竟的。
（是痛苦換來的）
『好了！』
『好了！』
我知四個撐船的，
同在燈光微薄的一張小桌上，
喝一盃黃酒，
是盃帶這胡桃滋味的家鄉酒。
人呢？——倦了。
船呢？——傷了。
木槌呢？——斷了又修，修了又斷了。
但是七十里路的堅冰？
這且不說，
便是一盃帶着胡桃滋味的家鄉酒，
用沾着泥與汗與血的手，

擎到嘴邊去喝，
請問人間：
是否人人都有喝到的福？
然而佾有幾人喝到了？

『好了！』
無數的後來者，
你聽見我們這樣的呼喚麼？
你若也走這一條路，
你若也走七十一里，
那一里的工作，
便是你們的。
你若說：
『等等罷！
亦許也有人來替我們做。』
或說：
『等等罷！
太陽的光力，
即刻就強了。』
那麼，
你眞是糊塗孩子！
你竟忘記了你！
你心中感謝我們做七十里麼？
這卻不必，
因爲這是我們的事。
但是那一里，
却是你們的事。
你應當奉你的木槌爲十字架，
你應當在你的血汗中受洗禮，
…………
你應當喝一盃胡桃滋味的家鄉酒，
你應當從你胸臆中，
迸裂出來一聲究竟的『好了！』

樹與石

陳建雷

河岸邊生了一枝小小的樹，
却被一塊石頭架住了。
樹在底下壓得透不出氣，
氣呼呼的叫道，
「石兒！倘若我被你壓壞了，我恐怕你也當落水了。
你永久的住在水裏，未必有人拔起你。那時你全身冷
得不堪，我之新枝兒却生出來了。」

快起來！

陳綿

『雞叫了！
天亮了！
快起來！』
一個半老的農夫叫着他的兒子說：
『快到田裏去！ 勤苦纔有飯吃，懶惰怎樣的還債？』

『雞叫了！
天亮了！
快起來！』
一個儉樸的婦人對着他的丈夫說：
『早飯已經熟了，吃過，你還要到街上去做買賣！』

『雞叫了！
天亮了！
快起來！』
一個人力車夫立在坑上對他夥伴說：
『偺們該拉出去了！但願今天運氣好，莫像昨天那樣壞！』

『雞叫了！
天亮了！
快起來！
一個青年的學生用清脆的櫺音叫醒他的兄弟說：
『趕快上學去！不要誤了！你我要知道光陰過去不再來！』

『雞叫了！
天亮了！
快起來！』
一個灰白臉兒的富官僚同着幾家姨太太打牌，
厲聲喊着一個爬在椅背上睡覺的可憐女孩：
『死東西！曹太太段太太要走啦！快去叫車夫預備！』
他們臨別時，同說：『今晚來』
官僚向着自己的姨太說：
『寶貝！　偺們也該睡了！　唓！　我最愛你這種將睡未
睡的嬌態！』

八、十二、七、

人力車夫（短劇）

陳綿

（人物）李二　人力車夫

李氏　李妻

紅兒　李女

禿子　李子

學生

（布景）李二家——一間破屋子的裏面——左面，一個臨街的板門——右面，靠牆一個土炕，炕上舖着一領破蓆，裏邊一個用破麻包捲著的舖蓋——正面牆上，高高的一個小窗，窗紙已經破碎，窗櫊也有幾根折斷的——左角，一個柴煱，煱台是用黃土堆的，上面放着些罐子、碗、盆、筷子、爐口已被煱煙薰黑，土作的煙筒也裂了縫子，屋頂、牆上、都薰成了棕色——當中，一張桌子、兩三個板凳一個瓦盆——牆角上結滿了蜘蛛的網——屋中是黑暗的，只有幾縷陽光從小窗和板門上的縫裏射進來。

（附註——劇中「哎！」字是京白應詞，不是歎詞。）

李氏（坐在炕上，做着活計。）

紅兒呀你！　該買藥去啦！

紅兒（在桌旁洗着衣服。）

哎！（走到李氏旁邊。）

李氏（從懷中摸出一把銅子，先拿一個給紅兒。）

買一個子兒大醃蘿卜——（又拿八個給紅兒。）這八個買兩斤雜合麪兒來，快喳呵！

紅兒（伸手接錢。）

哎！　媽再給得一個子兒，買點兒線。

李氏（拍了拍懷。）

嗐！　那兒還有啦！　孩兒呀！　這回存了十二吊錢，連昨天你爸爸掙的五吊錢，一共是十七吊，你爸爸昨天晚上才買了件棉襖。　你們身上穿的是去年的，存着沒敢給你們當了。　我跟你爸爸的棉襖，是今年夏天你跟禿子病的時候當的，直到昨兒晚上你爸爸才穿上棉襖，我的棉襖還不知在那兒哪。　嗐！　這日子怎麼過！　你等你爸爸回來再買罷！

紅兒　哎！　（低着頭出去了。）

李氏（向爐邊望了一望，要起身下炕。）

噯喲！　柴火也沒有了，我還得檢柴火去。　（聽見外面有人嚷着玩。）禿子！　禿子！　你回來啦？

禿子（在後台裏面。）

大中華民國萬歲！　大中華民國萬歲！（推着門進來，挑着一個賣茶的小担。）是我！　媽叫我幹麼呀！

李氏（仍坐在炕上。）

你剛才嚷的　什麼？

禿子（把挑子放在地下。）

我聽大街上的學生嚷的。　今天街上的學生多極啦，都拿白旂子，排着隊走。　我同隔壁的狗兒，我們還拿着棍兒給他們舉槍立正來着呢！　我竟聽說什麼『福建！　殺人！……』

李氏　眞個的這是怎麼回事！　等回頭你爸爸回來，咱們問問他。　你先給我檢柴火去！　你這半天賣了幾碗茶！

禿子　賣了十二碗，六個子兒。　我花了一個子兒，買糖吃啦還剩五個子兒。

李氏　你這孩子！　快拿來給我罷！　剛才你姊姊要買一個子兒線都沒有。　檢柴去罷！　好孩子！　拿罐子打點兒水來！　等你姊姊回來，咱們好蒸窩頭。

禿子　哎！　（拿了罐子，跳着出去—在後台裏面。）

姊姊！　你回來啦！　你看見學生過隊了麼？

紅兒（在後台裏面。）

看見了！　天不早啦，你快去打水去罷！（走進屋裏。）　媽！　今天雜合麪兒長了價兒啦，賣五個子兒

一斤啦！（把手裏拿的大醃蘿卜和一個白紙包放在桌上。）

李氏（下了炕，走近桌子。）

他們說：『今年莊稼不錯！』怎麼會長了價哪？

紅兒　我聽米舖裏的人說：『米都賣給了外國，帶的連雜合麪兒都貴啦。』

李氏　唔！真正要我們苦人的命啦！

禿子（抱着柴，提着罐，笑着進來。）

水打來嘍！（把罐放在桌旁，把柴放在鍋邊。）

李氏（幫着紅兒倒水，和麪。）

禿子！這兒沒你的事，你再上街上賣一回兒茶去！帶看你爸爸回來沒有。（對紅兒說）真個的，你爸爸怎麼這時候還不回來？

（禿子挑着挑子出去。）

紅兒　許是跟上回一樣，今天我爸爸准有好買賣。那天我爸爸不是天黑了才回來？那一天不是天了十吊多錢麼？

李氏　那麼咱們先煮點兒粥，喝着。

（李氏紅兒點火，煮粥。）

李二（一個學生扶着，跑了進來。手裏拿着一節折斷的車把，頭上，流着血，慢慢的坐在炕上。）

哎喲！……

李氏（臉色變白了，顫着說。）

你這……這是怎麼一回事？（顫着，撕下了衣襟，替李二纏頭。）

李二（喘着。）我讓汽車給碰啦！巡警看着汽車跑……沒一個人管我……多虧這位先生……好在離家近，扶我回來……唔！這個年頭那兒還有窮人走的路……哎！紅兒跟禿子的媽呀！我今天怕是活不成啦…你們好好的過罷……哎！禿子他那兒去啦？……

李氏（哭着，大聲的說。）

你別瞎說說啦　不要緊的！禿子賣茶去啦！（對紅兒說。）紅兒！你叫你兄弟去！

紅兒（擦着淚，開開門，遙指着外面遠處。）

啞啦！ 媽！ 您快來看那不是禿子！ 壺破了，水流了一地！ 一個大兵還在那裏踢他！

（李氏各人都向外看。）完

新聞記者 "The Editor"

那威 Bjornson 卡爾生著

沈性仁譯

劇中人物

艾薇吉，殷富的釀酒業者。

艾薇吉夫人。

格脫洛，他們的女兒，定婚給哈拉特雷恩醫士。

新聞記者。

哈公雷恩，小田主。

哈佛頓雷恩
哈拉特雷恩 } 他的弟兄

醫士的助手。

英吉卜爾，艾宅女僕。

約翰，艾宅車夫。

哈佛頓雷恩的家人。

哈佛頓雷恩的女僕。

點路燈的。

（這齣戲的經過是在那威一個城裏。）

第一幕

（布景）艾薇吉家裏的一間早餐室。　一個兩層的玻璃櫥正對左邊的牆立着。　櫥頂上放着各色各樣的東西。　櫥後面有一個火爐。　後半間屋裏放着一只半桌。　中央是一只小圓拆卸桌，可以坐四個人。　火爐旁邊一只靠手椅子；右邊一只沙法；還有窗椅子等等。　屋子的後牆開一扇門，還有一扇開在左邊；牆上掛着許多油畫，這間屋子的大體上看來是一種很適意舒服的樣子。　艾薇吉，艾薇吉夫人和他們的女兒，

格脫洛圍着桌子坐着。　英吉卜爾站在半桌旁邊。開幕的時候大家靜悄悄的用着早飯。　英吉卜爾接過艾薇吉的杯子，等到盛滿了送過去的時候，外面門鈴響。　格脫洛站起來。

艾　不要動；約翰會去開的。（格脫洛重新坐下來。　接連鈴又響了。）

艾夫人　約翰在那裏幹什麼了？

英　我去罷。（出去了，伊進來引着哈拉特雷恩，哈拉特一路進來在過道裏掛了他的帽子和外套。）

哈　早晨好！

艾和艾夫人　早晨好！（哈拉特和他們握手。）

哈　（向着這坐在右邊的格脫洛。）　格脫洛，早晨好！我今天來得遲一點了罷？（格脫洛握着他的手，很愛慕的樣子望着他但是一句話也不說。）

艾夫人　是的，我想天氣雖然一點也不好，你是長途的散步去了。

哈　那倒沒有；我怕下午一定有濃霧。

艾　你出門之前用過了早飯沒有？

哈　吃過了，謝謝。（向英吉卜爾，伊手裏正託着一杯咖啡過來。）　不要，謝謝你。　你們只管吃，我坐在這裏罷。　（在格脫洛後面的沙法上坐下了。）

艾夫人　你的哈佛頓哥哥怎樣了？

哈　多謝，今天稍為好一點，——但是當然是不住的。

艾　你的大哥是來瞧他嗎？

哈　是的，我們天天盼望他來呢。　大概他夫人跟他同來，所以遲了；伊出門是狠費事的。

艾夫人　哈佛頓常提起伊的。

哈　是的，我相信伊是他的好朋友。

艾　無怪乎伊要來送他的終了。　嗄，今天報上載着送他終的話你看見了沒有？

哈　是的，我看見了。

艾夫人　（急狀。）　我盼望哈佛頓沒有看見罷？

哈　（微笑。）　沒有，哈佛頓已經好久不看報了。　（少頓。）

艾| 我想你連他們怎樣批評你的也看見了罷？

哈| 當然的。

艾夫人 他們批評你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利害的。

哈| 唔—當然的，你知道，我的選舉會是在今天晚上。

艾| 老實說，爲了這件事擾得我們個個人都不安寧。

艾夫人 我們天天早晨醒來前後左右都被這些討厭事情圍繞着。每天起首做事情腦筋裏充滿着這種好思想！

哈| 難道受過教育的人不得不讀這些東西嗎？

艾夫人 唔—一個人應該有張報讀讀的。

艾 大部分的人都讀的。還有，報紙上輿論的普通趨勢雖然都是陷害人的，但是人不能不承認他裏面有許多是眞的。

哈| （站起來。）的確，是的。（依在格脫洛肩膀上。）格脫洛，你看見了沒有？

格| （不望着他，躊躇了一回，慢慢的說：）看見了。

哈| （低聲。）啊，原來如此！（從伊身邊走開了。）

艾| 你要知道，我們這裏已經小小鬧過一場了。

哈| （踱來踱去。）是的，那個我明白的。

艾| 我又要把我方纔說過的再說一遍：他們報上所載的是你，而受苦的是我們。

艾夫人 不錯，格脫洛受的聽更是利害。

格| 不—我不願意人家把我拉在這件事情裏頭。并且妨害我的並不是他們報上說你的話—。（忽然停住了。）

哈| （走到伊身邊）。因爲你的父母不滿意這樁事情罷？是罷？（格脫洛沒有答他。）

艾| （把他的碟子一推）。吃完了！（大家從桌邊起來。艾夫人幫着收拾東西，叫英吉—爾送出屋去。）

艾夫人 哈拉特，你可以與政界脫離關係嗎？（格脫洛從左門出去。）

艾| （兩眼跟着格脫洛）。我們年紀老了，原來極安樂的家庭裏發生這種爭鬧，討厭的事使我們受苦痛，這是不必諱言的。

艾夫人 （按鈴叫英吉卜爾進來移桌子。）哈拉特，你也不必幹了！你是個成人了，自已可以做主的。（英

吉卜爾進來。哈拉特幫着移桌子。

艾——（向他夫人。）不要讓英吉卜爾瞧見。來，上我那屋裏去罷。

艾夫人——你忘記了，那間屋裏窗都開着。我在這裏生了火，我們可以坐在這裏。

艾——狠好—那末，我們就坐這裏罷。（挨近火邊坐下了）。你吸烟嗎？

哈——不吸，謝謝。（英吉卜爾出去了。）

艾——（拿了一支雪茄點着火）。像我夫人方才所說的—哈拉特，你可以與政界脫離關係嗎？你這樣有才幹又有財產一生裏不會沒有事業做的。

哈——（坐在沙法上。）假使我有才幹我要在政治上—我決計把我的錢財都用在這上面。

艾——你要得的是什麼呢？

哈——就是凡是相信一種事業的所希望要得的—那就是說，幫着這事業進行。

艾——希望做閣員嗎？

哈——我實在沒有旁的路可走，唔—我承認—那是我的志願。

艾——你現在選舉不着了。

哈——我們且看罷。

艾——但是假使明天還是選舉不着呢？

哈——那末，我一定要想別的方法。

艾——始終抱一個宗旨嗎？

哈——始終抱着一個宗旨。（艾薇吉長嘆了一聲。）

艾夫人——（手裏拿着針線坐在火旁）。噯，這些政治！

哈——無論怎樣，現在生命裏要算他們是最顯著的要素。

艾——我們也不敢希望我們可以勸化你。但是無論怎樣，你自己沒有想到你的事業把我們都牽涉在裏邊，這或者有的。（在這談論之間他和他夫人兩個眼不瞧着哈拉特。）

艾夫人——我愛，把你真真的意思說出來—他弄得我們各人都是十分不快活，那是真的！

哈——（站起來，走來走去的）。好—我有個提議。就是

希望你們立刻答應把格脫洛嫁給我。今天我的哥哥又表示過要我們在他的牀前行婚禮，可以使他也能看看。至於我對於這件事穀多少快活那是不用說了。

艾—但是無論伊在家裏或是嫁給你，你知道伊的父母為了他們孩子受窘的苦痛是一樣的。

艾夫人—的確你可以體諒得到的！

哈—但是叫我怎樣回答我的哥哥去呢？—狠像這是他最末的—。（停住了）

艾—（少頃）。他所希望的倒是好意，他向來待人是好的。沒有事情可以使我們更快活的；但是我們做伊父母的以為你在政界裏做事或是像你現在走的這條路不會使我們的女兒永遠快活的。

哈—（少頃，在這時候他動也不動的站着）。這樣說來，你是要想破壞我們的婚約罷？

艾—（趕快看着他）。差遠了！

艾夫人—（同時）。你怎麼會說這話的呢？

艾—（重新回過頭來向着火）。我們今天和格脫洛討論過了—能不能勸導你另選一個生涯。

艾夫人—為什麼格脫洛這樣難受，你現在明白了罷。你現在應該好好的聽從我們，如同伊聽從我們一樣。

艾—（站起來背向着火立着）。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椿事就是讀我的報。你們知道今天報上載的是什麼—和這幾天的是一樣。

艾夫人—不會，我以為的確沒有像今天那樣利害的。

哈—（又是走來走去的）。選舉就在目前了！

艾—所以—不論這是在選舉以前或是在選舉以後，伊的父母的苦痛是一樣的。我們向來不慣和那種沒有頭等保證的人來往—但是現在我們的親女婿被人疑忌却要忍着看着。不要誤會我；照我想，所謂頭等保證他們不必眞實是頭等的，只要一般人認他為頭等的。（哈拉特又是來去的走。）每天早晨第二椿事我做的是讀我的信。今天有幾封信是從我幾個朋友寄來的，我們曾經請他們來赴我們要開的會—假使你那哥哥的病不變壞得狠快的。他們裏頭總有十多個人辭謝了我們—大半都

提說不能來了，謝謝，沒有少歐幾個稍稍顯露他的真原因出來；其中有一個竟是直說出來。 我有他的信在這裏呢 （從口袋裏取出信來。） 我為你留着這封信。那是從一位僧正寄來的，他是我父親的老朋友。 我把眼鏡沒有了——我的眼鏡丟了你可以看出我腦筋的顛倒了。 我想我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信在這裏，你自己讀去！ 讀響一點！

哈 （接過信來。） 『我親愛的艾薇吉先生。 因為你是我那可憐親愛的朋友的兒子，所以你應該聽我的實話。

我不願意上你家裏去只怕遇見那個人他，當然是你們中間的但乜我心裏下能十分敬重他。

艾夫人 哈拉特，你倒想一想，我們接着這種信心裏會怎麼樣的？

艾 雖然他那樣說法，你不要想我們待你不十分尊敬。我們只求你擔保我們女兒的幸福。 你用一句話就可以做到的。

艾夫人 我們知道你是怎樣的人，不論人家說什麼——即使他們是僧正。 但是你對於我們呢，也應該信任我們的見解；我們對於你的忠告就是與他脫離關係！ 立刻和格脫洛結婚，就去度你們的蜜月；等你們回來時候，人家又有別的事情討論——你也就可以找到別的事情做了。

艾 你不要誤會我們。 我們並不是強迫。 我們並不是固執第二個辦法。 假使你要結婚，你就可以結婚——不要覺得是為了我們的原故不得已而改換你的事業。 我們只要說明白這件事情是使我們苦痛的——使我們十分苦痛的。

艾夫人 假使你要用點功夫把這件事情仔細想想，或是要和格脫洛或你的哥哥仔細談談，請罷！ （格脫洛進來在屋裏找什麼東西似的。）

艾 寶貝，你找什麼？

格 找那——。

艾夫人 我想是報紙；你親父要看。

艾 他用不着看罷？

艾夫人 他也問我要過。 他知道狠清楚什麼事情弄得我

們大家都不高興。

艾― 你可以告訴他嗎？ 呵，不行，那不必。

艾夫人 （向格脫洛。） 我想你自己已經承認是什麼事情了罷？

格― （極力掩藏伊臉上難過的顏色感情，但是這感情己經狠看得出的了。） 是的。 （找着報紙出去了。）

艾夫人 （那時格脫洛已經出去了。） 可憐的孩子！

艾― 伊所拿去給他的，裏面講的都是關於你和你的哥哥，不像一個預兆嗎？ 我告訴你這件事怎樣刺激我；你的哥哥比較我是一位更有才能的人；雖然報上說的是實話，說你哥哥一生所做的事業一件沒有成功過，但是比較你和我，雖然在我們村莊裏做了好些事情增加了許多榮華，還強得多咧。 我雖然話說得不十分明白，不過我心裏覺得是這樣的。 但是試想他身後的名譽。 一般受過教育的人所說的話和這幾天報紙上載的是一樣―不過到了明天大家就把他忘記了。 在歷史上是沒有他的地位，因爲歷史上專載那些做領袖的。 那末，過了半天到底是什麼呢？ 不但沒有現在的名譽并且也沒有身後的，只有死―一死而已。 他現在快近死期了，死得狠苦痛；他死後這少數的人的私情可憐他也算不得他身後的名譽的。 （哈拉特想說話，又把自己按住了不說。） 你可希望奮對得比他強嗎？ 你想你是毅強的罷？ 很好；你也許有能力可以忍受一直等到又一個新時代的輿論。 但是在你身旁的一個卻沒有這能力去忍受。 格脫洛是不毅強―伊再也受不了的；現在實在―已經―。 （說話被他的感情截住了。）

艾夫人 伊對於你可以隱藏，伊是對於我們卻隱藏不過的。 還有，我們的一位朋友―我們敬愛的醫生―就在昨天說過―。 （話沒有說完就哭起來了。）

艾― 我們從來沒有告訴過你，但是他警告我們已經有些日子了；我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是這樣重大的，或是要鬧出什麼事來。 但是昨天他嚇我們；他說伊―。 啊，你自己可以問他。 他就要來了。 （哈拉特斟滿了一杯水拿到嘴唇邊沒有喝又擱下了。）

艾夫人　（走到他身邊。）哈拉特，我爲你愁得很！現在有這種事情擱在你身上—你這好哥哥快要死了，而你自己又是這樣受窘！（門鈴響了。）

艾　但是這還可以警告你！有時候在那一息之間可以轉移一生的歷程。

艾夫人　務必請你稍爲信任我們一點！（鈴又響了。）

艾　今天約翰到底幹什麼去了？這是第二次鈴了。

艾夫人　我聽見有一個女僕去開了。

艾　我盼望是醫士來了。

艾夫人　是的，是他—我聽得出他按鈴的聲音。（打門聲。）

艾　請進來！（醫士入。）

醫士　早晨好！（擱下了他的帽子和杖。）我聽得約翰又發起壞來了？那個沒有出息的病了。

艾和全夫人　病了嗎？

醫士　直到早晨四點鐘纔回家，喝得爛醉。今天有病是當然的。英吉卜爾還請我去看他呢。

艾　好—我一定要了結他！

艾夫人　本來我不懂爲什麼你對於約翰這樣寬容。

艾　他跟了我們五年了；并且一層，假使你回絕你的用人，要受人家議論的。

艾夫人　但是這種事情人家議論起來還要利害！

艾　那末—叫他今天就走。

醫士　（向哈拉特。）雷恩，你好呀？—啊咍！我知道了。這個時候我來埋怨約翰不巧罷？你們各人腦筋裏早有了比這個更重大的事情罷？

艾　是的，正如我們昨天所約好的，已經說了。

醫士　我愛的雷恩，請你饒恕我，我昨天把實話完全告訴了我的老朋友了。伊（指艾夫人）是我從小同着玩耍的，伊的丈夫是我從小的朋友；所以我們彼此一點沒有秘密。將脫洛這種情形我實在很不放心。

哈　你從前怎麼沒有和我說過呢。

醫士　上帝知道的，我常常提醒伊的父母，說伊有病了；但是他們擺定主意只道是因爲定了這門親事伊很得意的

，那病也就會好的。這兩位可愛的老人，你知道的，他們是一對寬宏度量的夫婦：他們不願意干涉。

哈｜他們的度量─我是很知道的，并且近來有許多原因很要感謝的─這種寬宏的度量比公然反對的力量還要利害。因爲這種態度我以爲是一種不公道的强迫，他們旣常對我很寬宏。那末，我對於他們也不得不盡我的義務了。但是現在成了騎虎之勢上也不能下也不能。我旣然受了這樣多，你一定明白假使在那就要選舉的時候我又不能退出─等選舉過後，時候又太晚了。另一方面呢─（露出一種感情來）─我不能，我不敢，往前做去假使使我失了─。（停住了。）

艾｜（立在火前）。喂，喂！我的孩子，用點工夫去想想；和伊和你哥哥仔細去商量商量。

爵士（坐在左旁一只椅子裏離着大家稍遠些）。我方才去看你哥哥。眞是個奇男子！但是你知道我坐在那裏觸起我什麼心思？他所以要死因爲他是個人。現在適合於政界上的人都是那些把良心變做石頭。（在桌上拿了點東西站起來。）唔，比方這個！這裏有一塊好化石標本。是從 Spitsbergen（北冰洋之一島）島上發見的一張棕梠葉子所變的石頭。我自巳送給你的，所以我曉得那樣東西。你應該像他那樣的力量可以抵抗北冰洋的暴風雨！─不受什麼損傷。但是你的哥哥─他的生命是像那原來的棕梠樹，被空氣打擊。天氣變化得太快使他受不了。（走到哈拉特身邊）。你還須在那裏試去。你能彀把你仁心去掉嗎？假使你能彀把你自己變成一個沒有感覺的像那塊石頭一樣，我敢說，這種樣的生活你一定受得了。但是你肯犧牲并且冒險去求那政治的生活嗎？假使你願意─做去罷；但是假使那樣的生活你也要把格脫洛的仁心去掉─這兩個先要去掉─還有和你親愛的人。要不然沒有人會懂得你或是跟從你的。假使你不能那樣辦去，那你一輩子也做不了完全的政客─不過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政客─你爲你所認定的事業拚命努力，想起來是很可憐的！

艾夫人（先在後半間屋裏，這個時候就來到火爐邊坐下）。那是一點不錯！我知道好幾椿像那化石那樣—我求上帝凡是我愛的可不要叫他變成像化石那樣。

艾（走此哈拉特身邊）。我不願意說什麼話來傷你的感情—現在更不敢。不過我再要警告你，因為我發見一種危險，大家逼迫你使你的心要變硬了。

哈 不錯的！—但是你想只有政界裏有這種危險嗎？

醫士 你說的不錯！現在各方面都是這樣說『你的心要硬』這不單是軍界裏的，做醫生的心要硬；做生意的心要硬，做官的心要硬，或是枯乾了。無論是誰為他的生活起見都要把心變的硬。但是『心硬』兩個字到底是怎麼一個意思呢？就是把我們的熱血，從心裏趕將出去，把我們的希望從意念中趕將出去。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個童心—每個青年，心裏藏藏着哭笑；我們要適乎『生存競爭』的應該先把他們去掉，人家是這樣說的。其實錯了—我們有這個童心應該把他好好保存的！天賦我們這個童心為得要叫我們保存的。（哈拉特把臉蒙在手裏，坐了一回。）

艾夫人、不論做母親的，做妻子的都知道這個的。

艾（背向火立着。）醫士，你要把浪漫（Romance 時代搬到現在來罷！

醫士（哈哈一笑。）我不希望那時代的壞處—因為那時代的人不乾淨的腦筋產生出許多不乾淨的事情來。（很莊重的樣子。）這且不去論他，在條頓人方面狠激烈的抵抗浪漫式的精神和學派—是一個特殊的學派，但是不是我們的。照我們看起來是一個乾枯，止於智識的學派，光是一組公式不過引導我們早些發展心理。那就是那精神所產出的—批評的幷且乾枯的。這一派的思想我們現在的人都有的，那兩種於我們都是有害的！於我們心思，想像都沒有什麼好處；他們並不產生忠心，或者大成功的希望。試看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是屬於我們的嗎？

艾夫人 不是。你只要想到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嗜好，我們的社會，我們的—

醫士 （打斷伊的話。） 這些都是我們生命的外界的事，純粹是外界的！ 不對，要看內容的—看我得所講的人生觀，大家呼嚷的『硬』—那是屬於我們的嗎？ 我們能夠把我們的全心全意做出一點成績像天生的巴黎新聞記者嗎？— 變成一根兩頭尖的鋼條；一頭是筆尖，一頭是刀尖嗎？ 我們做不到；條頓人的性質於此不合的。

艾— 嗯，我們也向那條路走着呢。 你看在我們政界裏那些無良心的軋轢，那就不久與你方才所說的要相合了。

哈— 凡是與你意見不合的人就是一個野心的大滑頭，或是半瘋的，或是痴子。

醫士 （笑着）對的，如同這裏北方，我們小小的社會裏，有個人到剃頭店裏去，一定免不了要遇見他的敵黨，我們覺得這種樣子非常利害，好像我們各人手裏拿着刀子相剌殺似的！ （莊重的樣子。） 我們見了也許要發笑。 但是假使我們把我們家族或是個人所受的苦痛合算起來—假使我們能夠把具體的全部分着出來—我們不得不相信我們所得的自由實在是壞處，因為把我們的仁心毀掉了，使我們互相殘害，并且彼此都沒有良心。

哈— （立起來動也不動的立着）。 但是我的好朋友們，假使你們大家對於這個意見都相同，并且我的意見也是和你們相同—以後應該怎麼樣呢？

醫士 以後應該怎麼樣呢？

哈— 當然，大家連合起來把他止住了。

艾夫人 （做着活） 我們會做什麼呢？

艾— 我不是政客，也不願意變成一個政客。

醫士 （笑着坐下了）。 不，一個政客是一個原則，被一套印刷的規則所綑綁的。 我寧可做個活人。

哈— 沒有人可以勉强你做你覺得於自己沒有關係的事情。

醫士 當然沒有。

哈— 但是有人可以强勉你不要幫着維持你所厭惡的事情。

大衆 我們嗎？

哈— 我們所談的根東原因的這張報紙—是你買來看的。

艾— 什麼？ 是你自已買來看的！

哈— 每次有毀壞我或我骨肉的名譽，都是由匿名信寄來的。

醫士（笑）我沒有買來看；我只看我管門的那一份。

哈— 我從前聽你說過的。 我問過你那管門的。 他說他沒有看，也沒有買。

醫士（照前態）。 那我倒要問問是誰付的錢！

艾— 做生意的不能不看報的。

哈— 一位有勢力的生意人自己，或者搭着一兩個夥伴可以辦一個報，也可以於他有用，像這個一樣。

艾— 那是很確實的；但是，總之，假使我們贊成他的政治？

哈— 凡是對於政治與我的意見相合的，我要得他的幫助。我是誰呢？會假裝做判斷他的人呢？ 但是無論什麼事情裏面懷着惡意或是壞良心的我不願意幫助他。

醫士 呀！

哈— 不論誰凡是訂購一種報的，投稿的，或是報告消息的，而那種報紙是污穢，卑鄙的，那就是幫着做壞事。幷且，還有，不論誰和一個人做朋友而他的朋友做敗壞公衆道德的，他就做幫助他朋友做惡事。

醫士（立起來）。 他現在還而常來嗎？（靜了一回）。

艾— 他和我是老同學—所以我不願意斷絕我們的老交情。

艾夫人 他又是一個很有趣的人—雖然我不能說他不是壞人。（那醫士重新又坐下了，嘴裏哼着一種聲音。）

哈— 還不止此呢。 你和醫士兩人還有—一種辯才—

醫士（哈哈一笑）。 謝謝你！

哈— —可以對於某種政治的趨勢表示厭惡之情，那種趨勢使你與我都不能表同情的—並且有害我們仁義的行爲。你沒有覺得應該進入一個隊裏去反對他；但是你爲什麼要禁止那些願意要進去的呢？ 你爲現在的時勢悲—而你還是幫着維持他，幷且你和這裏頭的首魁做朋友！

醫士（轉過臉來）。 艾薇吉，我們明明是被攻擊了。

哈— 不見得，我才是的。 方才有人說我現在已經漸漸的把心變硬了，幷且說我應該放棄我的職業—爲了格脫洛的原故我應該這樣做，因爲伊斷乎不能幫着我去奮鬪。

我聽這話的時候實在是我生平最苦痛的時間。 并且使我躊躇了好一回。 但是現在我又回過臉來向前去了，因為你使我明白了！ （在過道裏發出一種短而又尖的嗽聲。）

艾夫人 （站起來）。 就是他！ （打門聲；那醫士立起來把他坐的椅子向後一拉。 那新聞記者進來了）。

新聞記者 我的孩子們，早！ 你們好呀？

艾 （坐下了）。 我沒有聽見鈴響。

新聞記者 我想你沒有——我是從後門進來的。 我嚇了你們，呵？ 并且又在這裏議論我罷，呵？—— 是不是？ （哈哈大笑）。

艾 無論怎樣，今天我們議論的原因是由你發生的。

新聞記者 是的，可不是嗎？ 對於他最好的朋友做這種事—呵？

艾 那是真的。

新聞記者 對於他的老同學—他的鄰舍—呵？ 我把你自然穩健的態度驚動了—呵？

艾 我對於我的穩健的態度很自傲的。

新聞記者 如同對於你的白蘭地酒一樣的自傲！

艾 你又要瞎說了罷？

新聞記者 醫士，早！ 今天早晨你對他們發過一篇好議論了嗎？—— 議論我的報紙嗎？ 還是議論人道主義？— 浪漫主義？ 還是天主教主義— 呵？ （哈哈一笑。）

醫士 （笑着）。 我們中間有一位今天早晨的確發過一篇好議論！

新聞記者 不是我；我的是在昨天—— 你那奮鬥的怎麼樣？

醫士 （笑着）。 很好，我很不好意思說。

新聞記者 是一個永遠買我報的，你也可以說。 （醫士笑了）。 喂，艾夫人，我可以把你們的約翰的新聞告訴你！

艾夫人 可以嗎？ 我倒不可以。

新聞記者 是的，—他還是躺在牀上。 這是我從後門進

來的原故—要探探他的病狀。

艾夫人　但是怎麼—?

新聞記者　昨夜以後他怎麼樣了?

艾夫人　實在，我想你知道的詳細。　他昨夜出門去我們一點不知道。

新聞記者　噁，那是最近的消息！　他在他主人未來的女婿所立的會裏做一個演說者—他自然是喝醉了的—他演說了一番狠有力量的話—當眞的，那會裏演說的都是說的有力量的話！　所講的都是徵稅的等級，工人共同分利的辦法，國會裏須有工黨大多數等等問題—都是些尋常社會黨的胡話。　你看這些知識的理想傳布得多少利害！

艾　好！　我今天就把他驅逐出去！

新聞記者　但是那和你穩健的宗旨不合了，艾薇吉！

艾　這是一件羞事。

新聞記者　(向艾。)　那還不算是最壞的。　因爲，假使你要免去這種事情，還有別人你應該把他驅逐出去。(眼望哈拉特一看。)

艾　你今天好像存心要來吵鬧罷?

新聞記者　是的，但是取你的『穩健』態度。

艾　你有點這個倒不壞。

新聞記者　『白蘭地和穩健』是你的格言—呵?

艾　快不要胡說—　我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你好像嘗我蒸酒廠裏的白蘭地，合你的口味！

醫士　(打斷他們的話)。　你發熱的時候常有苦痛埋伏在你心的後面。　說出來！　我是一個醫生，你知道；我要找出你病苦的原因！

新聞記者　你對於那層還沒有成功，你知道，當時你說我那女僕有霍亂症，但是伊實在不過是—。　(笑)。

醫士　(笑)。　你又要提起那段故事嗎?　無論誰都有弄錯的，你知道—我的孩子，就是你也！

新聞記者　當然的。　但是這次做錯之前—呀哼！—我先要問是否—

醫士　啊！　現在這就來了！

新聞記者　—是否你對於我在報紙上指出約翰有什麼反對？

艾夫人　約翰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新聞記者　正和他演講的那會的關係一樣有，這—呀哼！—是家庭制度的一種！

艾　約翰是什麼樣的人與我沒有關係，正和那會是什麼樣會與我沒有關係一樣。

新聞記者　你那未來的女婿把那會造成現在的樣子，那會又把約翰造成現在的樣子。

醫士　或者，掉過來說，約翰是艾薇吉先生的僕人；約翰是會裏一位活動的會員；所以艾薇吉先生是該會的贊助員。

新聞記者　或者這樣說：約翰是有名的艾薇吉先生的僕人，因爲這層原因在這會裏做了一位活動的會員那會—正如他所說—是他的主人的未來的女婿『所設立的』。

艾夫人　你決不會打算把這些事情登在報上罷？

新聞記者　（笑）。那都是約翰自己說的。

艾　自然他不會把醉鬼嘴裏的話登在報上的。（向他夫人）。你懂得嗎，他是說笑話呢；

新聞記者　（嚶嚶顫音）。這已經付印去了。

醫士　啊，胡說！

新聞記者　當時的景象給我們一個機會可以做一個極有趣的故事，用不着把眞名字登出來。

艾　我實在盼望那—

醫士　（向艾）。啊，他是嘲笑你，你知道。

新聞記者　你想這個這麼樣？『那些門接穀成一個很危險的會的要承受暴露的苦楚』。—我贊成這句話。

艾夫人　（立起來）。你是什麼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的丈夫—？

新聞記者　一段恐嚇的話可以給他很好的警誡！

艾　你所引的句子算是攻訐我們嗎？—無論莊諧的或是說笑話的？

醫生　他不過拿莫須有的事情來嚇你；這不是第一次，你知道！

艾— 是的，但是我爲什麼要受他恐嚇呢？我又不屬這會的。

新聞記者 但是屬這會裏的人常到你家來的，要曉得這人的行爲只要看他來往的伴侶好了。

艾夫人 我現在想他所說眞眞不是笑話。

新聞記者 你以爲說笑話太難看嗎？

艾— 你鄭重其事的譏諷約翰是我的僕人，行嗎？

新聞記者 他是不是你的僕人呢？

艾— 幷且登在報上叫大家看嗎？

新聞記者 不是—光是爲那讀報的。

艾— 那末，你來專爲告訴我們那件事情嗎？

新聞記者 你想我不告訴你可以做嗎？

艾夫人 這眞是沒有廉恥！

新聞記者 這是實在的。

艾— 你打算來和我吵鬧嗎？

新聞記者 自然是的！

艾— 和你的老同學？—共患難同甘苦的朋友嗎？實在可惡！

新聞記者 也許因爲你是我的朋友可以保着我封住我的口！

艾夫人 你對於你的朋友不能夠用這種手段！

新聞記者 （冷談狀）。就是對於我自己的哥哥，假使他擋着我。

哈— （向他自己）。太利害了！ 走向前來）。你恨我這樣利害嗎？因爲我的原故你一要逼迫我未來的岳父母，你的老朋友嗎？

新聞記者 （哈拉特過來的時候他立刻轉過頭來向着醫生。）你聽見說嗎？人民被逼迫到今晚的會去。這次選舉運動最末的演說一定是紅火般熱烈！（笑）

艾夫人 （走到他身邊去）。不，你不要說到旁的事上去就算了結了。你眞打算把我丈夫名字擺在報上嗎？

新聞記者 他自己要擺上去呢。

艾— 我嗎？我的一生直躲避怕牽入我到政黨裏去。

醫士 哈拉特雷恩的政治活動於艾薇吉有什麼關係呢？

新聞記者　他贊成的！

艾夫人　沒有！——絕對沒有！

艾　呀，就是今天——

爵士　我可以做見證的！

新聞記者　用不着抗議的！

艾　但是你應該相信我們抗議！

新聞記者　巴！　明天你還有些事情看得見——

艾　還有事嗎？

艾夫人　反對我丈夫嗎？

新聞記者　關於證劵交易委員會的黑幕。　爲這件事寄給新聞記者的信一總有三封信，擱在架子上已經好久了。

艾　（驚愕狀）。　這種胡說你也登在報上嗎？　那交易所裏最可敬重的人——？

艾夫人　委員會裏的人——？

新聞記者　他們自己先佩服自己以後才受人的佩服。　等到他們的會長與那激怒輿論的發生關係，這全體的人一定要想到他所交際的是何等樣的人。

爵士　那末，因爲雷恩先生的原故你要嫁罪於艾薇吉因爲艾薇吉的原故，要嫁罪於交易委員會，是不是？　我想也快要輪到我了！

新聞記者　會輪到的。

爵士　眞的！

新聞記者　寄給我信的都是些極可敬重的人。　這可以見得一般的輿論都轉變了；並且一般的輿論一定得服從的！（兩手一張）

艾　（一種受窘的聲音）。　這是眞的，我有好幾次在小小事情上看得出他們的怒氣——。　（向他周身一看，強制自己，才格外誠懇的說）。　但是這個時候我正要望你援手，我的朋友。　因此我沒有爲這件事十分煩惱。

新聞記者　（向艾）。　但是你要知道，現在是你攻擊我呢！

艾　我嗎？

艾夫人　他嗎？

新聞記者　並且，還有，我對於這事沒有法子。　你鋪好

了咻，所以只好躲上去。

艾—（又發怒了）。你真不覺得你對於你的老朋友的行為多少可駭嗎？

新聞記者　『老朋友』『老伙伴』『隣舍』，—把這一串名詞都說出來！

艾夫人　我敢說你那一個名詞也不配！（那新聞記者笑）。你想你今天對於那要死的，哈佛頓雷恩，怎樣的。一個人只能寫那—那—

新聞記者　呀？—　那？

艾夫人　那一點心沒有的人。

新聞記者　哈，哈！『這天然的感情』！—　『家庭的情形』！　我可愛的夫人，真理沒有家庭的束縛；對於『將死的』也是沒有什麼敬意。

艾夫人　是的實在—一個好人總要敬重受苦的，就是壞人看見死的也不出口譏評的！

新聞記者　『受苦的』—『死者』—『殺身成仁的』我想！騙，我們都知道這些老故事！

哈—（走前來）。等我來告訴你，你是一個—我所不屑與爭論的人。（從他身旁走開了）。

新聞記者（在屋裏繞一轉）。一個會算計的兄弟把那『將死的人』擺在衆人眼前炫惑他們，這才是這椿事裏最可駭的例。不過我要揭開他的假面具。

醫士（跟下去）。現在，聽我說；聽呀　我們都是有身分的人，你知道！並且即使雷恩先生一時不得已在演說場裏提起他將死的哥哥—我不是說我對於這件事贊許的，不過這事真可饒恕的並且—

哈—（走前來）。我不要你替我辯護，謝謝你！

醫士　你們兩位是一樣發瘋！（向新聞記者）。但是這些事於艾薇吉有甚關係，總而言之，雷恩的事情—

艾—（向新聞記者，懇切的樣子）。我向你宣誓我也從來沒有贊許哈拉特提起他的哥哥。我是一個愛穩健的人，你所知道的；我不贊成他的政治活動。就是今天—

艾夫人　政治和證券交易委員會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醫士　還有和艾薇吉的車夫！

艾— 你只可以記在腦筋裏寫我的書記，或是我的傭人，或
—
醫士 他的木匠，或是他的釀酒的—或是他的馬！
新聞記者 （忽然立定了，冷談的說：） 你們可以放心，那些事情像現在那樣已經毀了！ （起首扣他外套的鈕扣）。
艾— 會糟到那樣嗎！
艾夫人 天哪！— 這是什麼呢？
新聞記者 （取了他的帽子）。 明天你可以讀着了，還講到那『死者』的事情。 再見！
艾和艾夫人 （同時）。 但是你走之前—
醫士 吁，吁！ 我們要記得我們都是有身分的人！ 那件事情是全屬子虛專為恐嚇你的，你敢賭說嗎？
新聞記者 （張手去握着醫士）。 艾薇吉先生在城裏的地位全握在我的手裏！
艾— （發氣狀）。 那末，你的目的就是要毀壞我的地位嗎？
艾夫人 你永遠也做不到！
醫士 吁，吁！ 我們要記得我們都是有身分的人！
艾— 在我自己的家裏—我的老同學—他竟敢這樣大膽—？
新聞記者 我把真情已經明明白白告訴過你了。 論到真情，你在你自己家裏所受諸我的比大膽還利害，我的孩子。 所不幸者你是一個膽怯的人？
艾— 我膽怯的嗎？
醫士 吁，吁！ 我們要記得我們都是有身分的人！
艾— 是的，我是太懦弱去怕那毀謗，尤其可笑去怕那報紙上的，那是真的；所以我忍受你的這樣久！ 但是你現在會知道我並不是懦弱的人。 滾出去！
艾夫人 對了！
醫士 但是你們離別總要像有身分人的樣子，你們知道。
新聞記者 呸！ 你一定立刻又要送信給我，叫我回來！
艾— 你有臉說這話嗎？
艾夫人 （向艾）。 來，吾愛，不要再去惹他了！
新聞記者 （轉身要走）。 你也不敢做別的。

醫士　但是別離總要像有身分的人——！

艾　（跟着那新聞記者）。　不，像我活着在這裏一般的確——！

新聞記者　你一定會送信來叫我回來！　哈，哈，哈！

艾　再也不會，再也不會！

艾夫人　我愛——！

新聞記者　一定，你會——即刻——就在今天！　哈，哈，哈！

醫士　不要像這樣別離！　要像有身分——

艾　不，我告訴你！

新聞記者　（總是笑音）。　唯！

艾夫人　我愛——記住了，你可以用你的一種攻擊了！

新聞記者　（在門邊）。　你也太懦弱！　哈，哈！　（出去了）。

艾　（嘲罵狀）。決不是！

新聞記者　（頭住門裏一伸）。　是的！　（去了）。

醫士　怎樣的拜訕！　但是我忍不住笑，哈，哈，哈，哈！

艾　你敢笑那個麼？

醫士　『老同學』——哈，哈！　『穩健』——哈，哈！　『同業』——哈，哈，哈！

艾夫人　啊，我丈夫病了！

艾　（昏迷狀）。　是的——一點兒水！

艾夫人　水，水，哈拉特！

醫士　是他的一種攻擊——那完全另是一椿事。　這裏有（從他衣袋裏拿出一個瓶來）。　——噢這個！對了！　一點水！　（給他一點）。　這次沒有什麼危險。　不要難過，老頭兒呀！

艾　這樣的毀謗！

艾夫人　是的，我愛，我早告訴你的，你再也受不了的。

艾　想想把我的名字登在報上，我一生——

艾夫人　——所做的事情都是躲避這種事情的！　並且像你這樣可愛，心善，正直的人！——　嗯，這些政治是萬惡之由！

醫士 （笑）。 我對你說過你應該用一種把心變硬的方法你才能抵得住他們。

艾― 想想輿論―我的地位―我的關係的！ 這是我擔受不了！

艾夫人 （向醫士）。 我敢斷言他第一次在報上讀着關於他的事情，就會使他病的！ 他一定擔當不了的，我知道。

醫士 啊，他可以耐得過去的。

艾夫人 不能，他不能的。 我連想到就怕起來。 他再也擔當不了，再也不能！

艾― 我一生做事總想躲避這些事情―！

艾夫人 現在在你年老的時候，雖不應該比一個孩子受得多，倒被拉入裏頭假使我能夠阻止，我必然情情願願的擔任，無論―

艾― 不行，不行―你不行！ 你不行！

醫士 但是這事並不是單爲他恐嚇我們說要做，他一定要做的

艾 你想―？

醫士 他是一個性子猥急的人，但是我敢決他一定再會想一遍―

艾夫人 ―然後他攻擊一個生死的至交！ 是的，是這樣，是不是！

艾― 你想眞會可以―？

醫士 我實在不知道！

艾夫人 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

艾― 我們兩人都是性急的。

醫士 是的應該比方才幾分鐘前的談話更平和些！

艾― 我不懂這是怎麼回事―好像他有什麼憤激似的。

艾夫人 是的，你們近來也不怎麼好。 我常這樣告訴你的。

艾― 沒有，我沒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一生裏竭力要躲避這些事情！

醫士 我告訴你，老朋友，我以爲最好的方法是―

艾― 是什麼？

醫士　我敢决非有人去和他說：你心裏一定不痛快。

艾夫人　對了，那行嗎？　天呀，那並不是送信給他！

艾　但是誰可以——？（靜了一回）

醫士　我不知誰是最好。

艾夫人　所有我們的老朋友都不管我們了；我們快要連一位也沒有了。

醫士　無論怎樣，你們總有我。

艾　你眞願意去——？　是你的意思嗎？（拍手）。

醫士　我當然願意的！　他不能吃了我！

艾夫人　你的人多好呀！　自然你只要告訴他——那也是眞的——我丈夫再也受不了的！　他是多年——

艾　——爲着他從他和旁人方面己經受了許多。

艾夫人　是的，那是不錯！　現在你去，可愛的朋友——我們惟一的朋友？——極和善的，有條理的告訴他，你可以嗎？

艾　不過不要慢！　他是狠性急的，所以我們應該先去找他——

醫士　噯，我一定去找他；他總是在城裏。

艾　告訴他——問他——

醫士　噯，我知道怎樣同他說。

艾夫人　那好了！

艾　多謝你！　我永遠不忘記，那樣樣事情都來脅迫壓倒我的時候只有你幫着我！　呀，我覺得好像肩上重擔都落下了！　我立刻覺得又快活起來了！

醫士　那才對了。　你打起精神！　我去照顧別的去。

艾　多謝，多謝！　不過請你趕快！

醫士　我就去！　我的帽子呢？（轉身，哈拉特，向着自己說）：啊哈！　他似乎對於這事殼了。　這眞是笑話——

艾　噯，請你快點，我的朋友！

醫士　是的，是的——我只要找到我的帽子。

艾夫人　在桌上呢。

醫士　是的！

艾　祝你吉利！

艾夫人　請你要用點手段去辦！

爵士　（狠有意味的樣子。）　我希望你們三個人在這裏可以享福！　（出去了）。

艾　這樣一個早晨！

艾夫人　我們素來處事極力的和平，極力的寬恕——

艾　是的，並且治理我們的家政狠平安和愛的！　（跳起來轉身到哈拉特身邊）。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錯！

艾夫人　是的這是哈拉特的錯！　自從那天定了不幸的婚約起，我們這裏沒有一時平安的。

艾　不對，不對，不是這個原因！　我們應該要講道理的。　起初那時候雷恩先生有一個極好的前途在前一般人都是爭先恐後的去巴結他，所以定這門親事於我們和他們的女兒算是榮幸的。　但是自從他入了政治生涯——那時候他的哥哥病了之後——他自己可以知道使我們受了怎樣的結果！

艾夫人　他當然承認這不是我們所當受的；這件事實在，一個有名望的和家教好的家庭所受不了的。

哈　我狠贊成你說的那有名望的和家教好的家庭所受不了的。

艾　嚇，你也這樣想嗎？

哈　當然的。　我所知道只有一層可以原諒的，就是有許多人在這件事裏頭。　只有這個樣子才有這種事發生。

艾　我不明白。　許多如同——？　——如同誰？

哈　如同你！

艾夫人　像那一樣？

哈　讓我來解說給你們聽。　現在一般成功的政客，他們並不是因爲他們的能力得着他們的位置，乃是利用別人的弱點得着的。　在另一個時代對於他們許有另一種批評——用相當的眼光看他們，並且看他們也是小人物

艾　但是那於我們有甚關係？

哈　只要試看那個人，方纔沒有多大工夫以前，把他趕出去的，一回兒又送信給他——

艾　我們沒有送信給他！

艾夫人　是我們的一位朋友去告訴他。　那是完全不同的

！

哈—　把你來做標準量量他再用他來做標準量量你！　他跑走了，以後他再回來如同一個得勝的英雄。　是不是因爲他能力之大還是他才幹—他的意見或是他的感情之高倘呢？　不是；這是因爲利用的弱點。

艾夫人—　天呀！

艾—　呵，我——！

哈—　你想一個人他的稟性是有點勇敢的，在這種樣可侮蔑的地位他能受得了嗎？　想想你的女兒，伊受過在那裏邊臥着的良善老者的敎育，一個服從你們的孩子；想想伊永遠要在兩方面周旋；一方是伊所愛敬的，一方看着這種事情！　無怪伊病了！但是記住了—伊病並不是因爲戀着我伊病是因爲你懦弱得可憐！

艾夫人—　你怎麼會說這種話！　你也是——！

艾—　這樣放肆

哈—　聽我的話，只此一次，我想，上帝幫助我去和那害死像我哥哥那樣高倘的人的去宣戰！　並且格脫洛要在奮鬥裏做伊的一份，正如同我做我的那一份。　但是他到這裏來我也來—受我今天所受的—汚辱我的身分到這樣地步損害我的好感想這樣深，他永遠不能再到這裏來，要不然我就不來！

艾—　和艾夫人　但是——！

哈—　(沉靜狀)。　今天我來的時候，我以爲用不着我說，我們可以和好的；但是現在沒有法子了，　(出去，靜了一回)。

艾—　他是不要我們了嗎？　還是他並不眞眞和我們決裂呢？——　我愛，怎樣一回事呢？　(走到伊丈夫身邊)。

艾—　(不動)。　我愛，你說—我是一個壞人嗎？

艾夫人—　你，一個壞人？

艾—　因爲，假使我不是一個壞人，他們不能一個個的這樣對待我

艾夫人—　不過，我愛你是一個最好的，最可愛的並且極大量的人！　他們不顧廉恥的欺侮你，我可愛的丈夫！

艾—　我素來躱避這些事情，怎麼會到我身上來呢—因爲我

躲避了，是不是？

艾夫人—凡是知道你的，都明白。

艾—怎麼我年老的時候要受人人的輕視排斥呢？　因為要圖安逸躲避所有這種事情不算罪辜罷？

艾夫人—實在，不算的，這正是規矩的人所要求的。

艾—狠對，我也這樣想。　但是現在你看！

艾夫人—你所遭的非常的不幸。

艾—為什麼那遭不幸的是我呢？　許多人都是避開這些事情的。

艾夫人—（驚起）。格脫洛來了。

艾—可憐的孩子！

艾夫人—我們怎麼樣跟伊說呢？

艾—要留心，我愛！　留心！　（格脫洛靜悄悄的走到他們面前來）。

格—我看見哈拉特走了罷？

艾夫人—是的，我的孩子，他—他走了。

格—也沒有辭別我一聲。

艾—實在他沒有向你告別。

艾夫人—你要他到你祖父屋裏去辭別你嗎？

格—是的。　告訴我這裏的事情怎麼樣了？

艾—寶貝，你為什麼不在這裏呢？

格—（驚狀）。　我在這裏？　你說過不要我在場—

艾—我記得了，是的；我們想你在這裏不大方便。

格—（安靜的說，但是漸漸現出驚狀）。　但是事情怎麼樣了？

艾—怎麼樣了？　糟了。

艾夫人—（急狀）。　那就是說，他的行為一點也不好。我的孩子，你自己應該預備到那最壞的地步！

格—那末，有什麼狠壞的嗎？

艾—知道他現在有點性急，因為他手裏事情太忙。　他缺少一點穩健的性情—但是他會學得到的。　一定的。

格—（聲音差不多聽不見）。　但是什麼意思？　他永遠不來了嗎？

艾—永遠不來了？　你問的好奇怪！　他當然再會來的。

不過他稍爲性急一點，你知道——

格——他說他永遠不來了嗎？

艾夫人——喂，喂，寶貝——你決不要怕。

艾——他雖然說這一套，你知道，我們不能把他所說的認爲重要的。

格——原來是這樣的！

艾夫人——我們一定要容讓他現在所受過的事情——

艾——（突然。）我的孩子，你的氣色很不好看——

艾夫人——（走到伊身邊）。格脫洛！

格——（做出一種強硬辯駁的狀態）。我來，是因爲要給祖父拿水喝的。因此我在窗裏望見了哈拉特。我要去給祖父水喝。（伊從門裏出去，幕就閉了。）

（第一幕完）

一個青年的夢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

魯迅譯

第四幕

（戲棚。）

青年　這里有什麼？

不識者　這里有鄉下戲劇哩。

青年　真小戲棚呵。　不幾乎沒一個看客麼？

不識者　並不有趣，所以不來的罷。

青年　這樣無聊的戲麼？

不識者　彷彿是的。

青年　這樣東西，便是看了也無聊罷。

不識者　也不一定；怎麼樣地方藏着怎麼樣人，都料不到的。

青年　但是這樣戲棚，未必能做高尚的戲罷。　總不過日本的東西罷。　我現在沒有看這樣東西的工夫呢。

不識者　且住且住，不要性急罷。

青年　我要靜靜的想各樣事情哩。

不識者　思想的事，回了家再說。　現在還是看了能見的好。

青年　鈴響了。　就要開幕罷。　看客這麼少，做的一面也振不起精神罷。

（粗拙的幕開處，內有黑幕，前面站着滑稽裝束的神和惡魔。）

神　哼，你說要殺盡世人給我看麼？　這可不能。　無論怎樣可怕的病，怎樣的天災，凡是你的手頭的行販貨，總滅亡不了人們的。

惡魔　很好。　你說一定不能麼？　我並不要借重那病和天災的手。

只要在人的頭裏，下一兩粒種子，就夠了。

神　哼，你倒總是看不起人們哩。將亞當和夏娃赶出樂園的雖然是你，人類却進步，沒有退步呢。　諾亞的洪水時候，你想淹死諾亞，可是終於沒有死。　說要敎約百墮落，你也終於不能敎約百墮落。　你的事業，一時雖然興旺，終究却只是我利市。　爲你自己計，還不如適可而止罷。

惡魔　以前壞了幾回事，就因爲太看錯了人了。　釋迦和耶穌出世時候我也很着急，可是終於沒有什麼事。　只有以爲生出這樣的人們來便可放心的你，纔是恭喜的明神哩！　看着罷。　這回要勞你嚇破膽子了。

神　想嚇破膽，試試看罷。　只是你不要「將費力賺了乏力」顯出哭喪相纔好。　我可是要去睡午覺了。

（退場。）

惡魔　傻子走了。看着罷，要給撒上容易寄生在愛國心裏的黴菌哩。

（從藏着的袋中，抓出種子，作散布模樣。）　這夠了，這夠了。國家和國家就要鬧架了。　我便在其間做一個謀士，兩面都點火。有趣呵，有趣呵。　（退場。）

（黑幕收去。　德大登場，想着些什事。　惡魔便出現。）

惡魔　這不是德大兄麼？　想什麼呢？

德大　舍間軍隊太少，有些爲難哩。現在正要想一個容易簡便却能招集許多軍隊的法子。

惡魔　怎麼一點事，也值得想麼？只要將一定年紀的人，一齊叫來，儘量的挑取了要用的人就是了。這就好。

德大　這樣巧事，當眞能做麼？

惡魔　有什麼不能做。　只要說「爲國家」就是。　如果有不聽說話的東西，也不打緊，只說是「國賊」，抓進監獄裏去就是了。　造出了這種規則，誰也不敢說不服的。　這麼一辦，你的國便是世界中第一強國了；你也可以做如心如意的事了。

德大　眞不錯，敎了我好法子了。若說「爲國家」，便誰也不會反對的

。有果竟有，便立了法律，將這種不念國家，亡國性的東西，都關到監獄裏去。如果還不行，便殺掉也可以。因爲這種不顧本國的東西，是沒有放他活着的必要的。

惡魔　委實不錯，委實不錯；這種東西不是人呢。喜歡亡國的奴才，你的國裏不會有的。不喜歡本國富強的東西，你的國裏也不會有的。立刻實行罷。

德大　這便實行去；不必明天，就是今天實行去。別國的小子們，怕都羨慕罷。這樣的好方法，倘被人學了樣，雖然也不妙，但我這一面，回去之後，總便立刻召集大衆，教他們實行就是了。此後再有好的法子，還要請你賜教哩。

惡魔　很願意教。我最愛你的國；因爲是第一個學生呢。

德大　拜託拜託。時光要緊，就此失陪了。他們聽到這樣好方法，都該吃驚罷。（退場。）

惡魔　高高興興的走了。以後便都要學樣；因爲不學樣的國，是要亡的。這樣辦，說不願戰爭的小子們，在這世上便活不成了；想活在這世上的小子們而且身體好好的小子們，便不能不上戰場了。我還要教他們發明好兵器。不願去戰爭的小子們都死，去戰爭的小子們也都死。便是在我，不也得算一條好計算麼？早都來了呵。

（俄大法大登場。奧大意大英大日大跟着登場。）

俄大　喂，法大。

法大　什麼？

俄大　聽到了沒有？

法大　什麼事？

俄大　就是鄰舍的德大，想出了希奇法子的事。

法大　聽到了。總是想些討厭的方法罷了。

俄大　然而一不小心，却危險哩。

法大　不錯。這樣簡便容易的造出許多軍隊，寔在當不住。要是不小心，大家的國度可真險了。

俄大　是呵。還是學樣罷。

法大　學樣却也不甘心哩。

俄大　不學樣，危險呢。

法大　因爲國家一亡便不得了，所以要學樣麼？

奧大　你怎樣呢，意大？　德大兄的法子，聽說法大和俄大都要學，這麼一來，大約我們也得學罷。

意大　自然要學的。　當初一聽，雖然似乎是奇怪方法，免不得發笑，但越想覺越得是好法子了。

奧大　這就因爲是毫無破綻的德大的方法呵。　但是實在想出了意外的事了。

法大　英大兄，國民都有當兵的義務這新發明，你也實行一回，怎麼樣？

英大　多謝你關切。　但我還是算了罷。　因爲叫不願意當兵的人們當兵，將不願意戰爭的人們趕出去戰爭，都不很好的。　因爲我們這里，是尊重自由的。　做出這樣事來，大家都不見得會答應，而且對紳士加些強迫，也是不很舒服的。

法大　這固然也不錯，但在德大想出了那樣方法的現在，已經不是這樣道理的時候了。　你這邊也還是一定採用了這法子好罷。

英大　可是我這邊，不願意學德大哩。　到了最要緊的年紀，便喚去當兵，無論對誰，都不是好事。　只要勤勤懇懇的各做自己的事業，就很好了。　只要願意做了軍人爲祖國打仗的人，做了軍人，我的國家便滿夠安穩了。　一到時候，都會高高興興的爲我的國家出力的。若說強迫，倒反輕蔑了我國的人們的愛國心了。

俄大　這也好罷。　因爲你的國和德大的國，還隔着一道海呢。　然而我們，都不能說這等話。　我們也明知道這事並不很好，但也沒有別的法子了　還是再見罷，再見再見。　法大兄，一起走罷。

法大　好好，一起走罷。　英大兄，再會。

英大　再會再會。

奧大　我輩也走罷。

意大　走罷。　諸位，再見。

衆　再見。

（英大和日大之外，都退場。）

日大　英大兄，德大的法子，是什麼意思呢？

英大　想出了一件傻事罷了。　就是將已經到了一定的年齡的人們，都叫到官署裏，脫得精赤條條的檢查

了身體，將身體好的人們，隨着要多少兵，便拿去多少就是了。

日大　能這樣辦麼？

英大　這很容易辦。因爲不依的人，只要罰就是；無論怎樣的罰，都可隨意制定的。總而言之，不外乎用了德大式，想出了一個能夠很容易的造成許多好軍隊的法子罷了。這眞眞胡鬧，簡直毫沒有替捉去當兵的人們想一想。這意見，幾眞像不愛人民冷酷小氣的德大的意見哩。我這一邊，却不能做這種不合人情的事，所以不做的。

日大　這樣一回事麼？

英大　我也還是走罷。那麼就再會。（退場。）

日大　再會。

（日大想着事，惡魔近前。）

惡魔　日大兄，想什麼？

日大　正想着我的國度，怎麼辦纔好。

惡魔　你不像有錢，除了學學德大之外，怕沒有別的法子罷。要不然你，的國怕會倒哩。可是學了德大，造起軍隊來試試罷。你的國便是東洋第一的國；在亞細亞洲，只有你的國是闊氣的國。而且全世界都要害怕。會換進第一等強國的隊夥裏面去呢。

日大　眞的麼？

惡魔　自然是眞的。那時朝大的國便是你的，支大須看你的臉色，俄大懼憚你，也怕敢伸出手來了。

日大　這眞的麼？

惡魔　自然是眞的。

日大　旣如此，便學德大罷。

惡魔　實在只有學樣這一條法子。

日大　不知怎的，仿彿已經得了全世界似的，喜歡的無可開交了。就失陪罷。再見。（退場。）

惡魔　（目送着，）聽說倒是一個很能辦事的小子。上了當哩。英大這小子，膽敢說些費話，現在也要敎他學德大去。怎的？德大又來了。

（德大登場。）

惡魔　怎麼了？

德大　承你的情，敎給我好法子，現在法大俄大，都學着做哩。要是這樣，好一個新發明，也就無用了。

惡魔　你放心罷。你的頭很聰明，只要想出些好兵器就是；幷且瞞着敵人，多練些軍隊就是。即使略略加些租稅，也未必便有人叫苦。須得用點手段，在不至於叫苦的程度上，漸漸的加多租稅，用到軍備裏去。這麼辦，便毫不妨事了。俄大雖然魁梧，不是很笨，不要緊的；法大固然性急，然而有點過於文明了，也不要緊的。打起精神做去罷。

德大　你實在是我的老師。聽了你的話，便彷彿世界是自己的東西一樣了。

惡魔　這很的確。只要專心致志，你想怎樣，世界一定便怎樣。

德大　早能夠如此纔好。

惡魔　不添造軍艦，也不行的。殖民地也不是趕不上英大呵。

德大　英大這小子。我肯趕不上他麼！

惡魔　然而最可怕的却是英大哩。

德大　我也這樣想。

惡魔　切實的幹罷。

德大　幹去，竭力的幹去。

惡魔　這是你的事，總該不至於失著的。倘不多設些工廠，奪了英大的富力，怕英大還要大造軍艦哩。

德大　是呵，這也去竭力辦。請你看着罷。

惡魔　我專等好消息呢。

德大　那便立刻去竭力的製造軍艦罷。

惡魔　這纔好。

德大　那便失陪了。

惡魔　再會。再來罷。

德大　多謝。再見。（退場。）

惡魔　如何　我的手段？很有趣的辦下去了。（坐在石上，）有點乏了，睡一刻罷。（剛入睡，忽然又要開眼。）有誰來了似的。英大罷？一定是的；究竟是的。有些張皇着呢。

（英大登場。）

惡魔　英大兄，怎了？

英大　德大這小子造起許多軍艦來了；大約想要收拾我的國罷。

惡魔　這是一定的事。德大在世界上，最怕你的國，最嫌你的國哩。不小心就會上當。因爲德大是執念很深的呵。

英大　我正因此着急呢。　大約還沒有什麼要緊，然而不小心也不行。

惡魔　這何消說得呢。　但是教給你一條好法子。　德大這野心家，法大和俄大也都怕；你便引誘了他們，三個人同盟起來就是。　這樣辦，便是德大，也就不能出手了。

英大　實在不錯。　趕快同盟罷。　(少停。)　但我和俄大同盟，雖然也好，俄大在西方放了心，在東方就容易出手了。　我也有些放心不下哩。

惡魔　然而那個是那個，這個是這個呵。　爲擠德大，要用俄大；爲擠俄大，也未必便沒有別的好法子罷。

英大　懂了。　你的意思，是說要教俄大不能向東方伸張，便和那日大同盟，利用他就好罷。

惡魔　是的，眞聰明，不愧是你。

英大　這樣，我就放心了。我一直從前，早看上了日大，現在順便給他高興高興罷；那小子一定當作光榮，要竭盡忠勤的。

惡魔　而且增加軍艦的事，也千萬怠慢不得。

英大　這自然。

惡魔　盡心竭力，極周到的辦罷。

英大　自然，極周到的辦去。

惡魔　好好的辦罷。

英大　多謝。竭力的好好的做就是了。再見罷。

惡魔　再見。

(英大退場。)

惡魔　眞忙呵，睡覺的閒空都沒有了。

(法大俄大登場。)

法大　英大到你這里談過事沒有？

俄大　談過了。

法大　怎麼辦？

俄大　想答應他；因爲德大近時，只是鋪鐵路，立工廠，擴張軍備呢。

法大　是的，倘使不理會，實在危險，如果三俄同盟了，適可以忌憚一點罷。

惡魔　法大兄，實在不錯。　德大的野心，是在佔有世界哩。　不小心，你的國要給收拾的。

法大　這樣麼？　還要收拾，可是難受了。　旣如此，還是三國同盟好罷。

惡魔　自然。海裏有英大，後面有俄大，你的國也就放心了。

法大　既這樣，我就答應英大的話。

俄大　我也便答應罷。這纔有點放心了。

惡魔　而且土大和日大這一面，也可以伸出手去了。

俄大　是的。聽說日大這小子，還學着德大的樣呢。

惡魔　學了學了。因爲這小東西。到是大野心家哩。

俄大　這大意不得呵。

惡魔　怎麼大意得呢。

法大　這就失陪了。

俄大　以後再見，我還要和這一位說幾句話。

法大　那就以後再見，再會。（退場。）

俄大　再會。（對惡魔。）日大是這樣可怕的國麼？

惡魔　是的，是東方第一個野心家哩。你看，練兵的法子，教育的法子，兵器的改良，都不下於你的國；況且英大又暗地裏推着他，正想要利用日大呢。小心點罷。

俄大　英大麼？

惡魔　正是正是，須知道英大是靠不住的。

俄大　這却是的。

惡魔　所以我通知你，倘不趁沒有和英大結黨之前，擠倒了日大，是危險的。

俄大　那便立刻辦罷。

惡魔　愈早愈好；而且須想法子，使交通萬分便利纔是。

俄大　不錯　再見罷。

惡魔　再見。須得切切實實的辦去呵。

（俄大退場。）

惡魔　哈，一下子，便教俄大和日大鬧架麼？大鬧倒也未必；總該可以殺掉十萬以上的壯丁罷了；便教幾十萬的人們都別了他最愛的人罷。來了，日大。這小子得意的很哩。

（日本登場。）

惡魔　怎了？

日大　剛纔英大來說，要我同盟。

惡魔　同盟了麼？

日大　唔唔不消說，同盟了。從此別的國都不敢看不起我的國了。

惡魔　小心着英大罷。

日大　唔唔，英大想利用了我，別有所得，我自然是知道的。　但我這一面，也無非想利用了英大，別有所得，所以反正是一樣的事。　我雖然擺着一副被人利用了也冥然罔覺的臉相，却究竟不是傻子，所以英大何以要和我同盟的緣故，是明白的。　請放心罷。

惡魔　這纔好。　被人利用，却精通利用的神髓，在這世上是得勝的。

日大　不錯。　深知道這神髓的。　人民們不明白，我却知道。　國和國的關係，總只是一個互相利用。

　那裏有什麼正義呢？　昨天的敵人，今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敵人；信不得，靠不住的。只有儘量的利用罷了。

惡魔　但最要緊的是實力呵。

日大　實在不錯，所以正在竭力的用那富國强兵主義哩。　請放心罷。

惡魔　聽了這些事，我也放心了。　有了這樣的覺悟，便和英大同盟，也就可以了。　但竭力擴張軍備這件事，一刻也忘記不得。　因為你的國正在可怕的位置，但也是有趣的位置哩。　只要有實力。

日大　多謝你的忠告。　我想到自己的地步和位置，也就湧出力量來。

　我以為愈有禍患，便愈可以顯出自己的力量請你看。

惡魔　然而也須小心。　因為一吹着文明的風，人們便要捨不得性命了。

日大　真不錯，我正也暗暗地着急。

　幸而健全的愛國的分子還很多，不妨事的。　但總得小心着。　我正想竭力的教我國的人們的心，都專為我延燒呢。

惡魔　這比什麼事都緊要。　沒有這決心便是亡國。　因為許多猛獸一樣的東西正在徘徊，等着機會呵。

日大　不錯，實在大意不得。　這就失陪罷。

惡魔　且慢且慢，還有事情通知你，小心着俄大罷。

日大　留神着的。

日大　此刻辦纔好，倘不早辦，俄大的軍備就完整了。

日大　趕快辦去。　再會。

惡魔　再會。

（日大退場。）

惡魔　呵，德大又來了；很慌張哩。

（德大登場。）

惡魔　怎了，德大？

德大　英大這小子，和俄大法大同盟了想滅我的國哩。怎麼辦纔好？

惡魔　這除了和奧大意大同盟之外，沒有法子。這麼辦，便得了平均了。

德大　真是的，這樣辦罷。

惡魔　但也大意不得。海軍還該振興呢。陸軍這一面，倒也很整頓了；鐵路和兵器，也都辦的周到罷？

德大　都在周到的辦，不如此，便危險的。英大多少狡猾，實在大意不得。現在便和奧大意大商量去罷。

惡魔　正好，那兩個都來了。

德大　這來的真湊巧呵。

（奧大意大登場。）

德大　恰巧遇見了，我正想到你那里去哩。

奧大　原來，我也正要會你呢。

德大　為什麼？

意大　沒有知道麼？英大已經和俄大法大同盟了的事。

德大　不知道還了得；實在就為了這事，要會你們。

意大　原來，我們也為這事，正在尋你呢。

德大　你們什麼意思？

奧大　就是只要我們也同盟了就是了

意大　要不然，他們三個同盟了，我們便抬頭不得哩。

德大　是的，我也這樣想。趕快同盟罷。大家都去擴張了軍備，不要輸與他們。大家立起同盟的誓來罷。

（拔了劍立誓。）

德大　這就穩了，不必怕英大和法大俄大了。

惡魔　然而若不設法，教軍備沒有遜色，是不行的。

德大　這不錯，便到那邊商量軍備的事去罷。

（三人退場。）

惡魔　有趣起來了。呀，神來了；似乎愁着哩。

（神登場。）

惡魔　如何，我的手段？

神　日大和俄大開始戰爭了。　你該高興罷？

惡魔　那里話　那些事情，還不能算我的事業的開端。　此後正要將我的事業給你看哩。

神　教給了徵兵的法子了罷？

惡魔　教給了，好意見罷？

神　正像你的意見罷了。

惡魔　怎樣，不很高興罷？

神　不不，這麼一點事，沒有什麼的。

惡魔　俄大和日大，都只叫着你的大名呢。

神　他們是將你當作我了。

惡魔　教誰勝呢？

神　不管他就是。

惡魔　你好冷淡呵。

神　應該給與人們的東西，我都給了。　以後任便。

惡魔　死的很多哩。

神　然而人類，生長是總要生長。　你的事業，不過做我之襯墊罷了。

惡魔　然而個人不也可憐麼？

神　我不是人，所以沒有所謂可憐這類感情。　人們不設法，是人們的罪，我只要做了我的事就夠了。

惡魔　你說，該給人們的東西，全都給了；然而教我說；却只覺得你沒有將人們造得完全，單是造的傻氣。　我略一煽動，便將最要緊的性命，都看成塵芥一樣了。

神　我沒有將人們造得完全。　我單撒了一粒種子；要看這種子落在地上，怎樣變化。　要看種種東西生來之後，想要生存的情形。　只是這樣就好了。　看此後的人們將地上弄成怎樣，是我的慰藉。　人們成了完全無缺的東西太早了，我不很喜歡。　但到達完全的地步之前，人們便滅盡，我也不喜歡的。

惡魔　我却要滅盡他們請你看哩。　要不然，便趕他們到邪路上，教他們陷在無可奈何的境地。　教人們只以爲活着比死去還苦，只以爲活着的事是無意味，單是可怕，於是教他們自滅給你看。

神　倘你能夠，試試就是。　倘你能將人們對於我的愛和信仰，加些損傷，切成兩段，切一回試試就是。　我還沒有將人們造的這樣脆呢。

惡魔　好，看着罷。

神　默默的看着。

惡魔　竟是日大這一邊利害哩；彷彿還沒有知道性命的可惜似的。大家都說爲本國戰爭，却又有戰到本國人一個不留的氣勢哩。好笑話呵。給與了這種本能，做甚麼的？

神　倘沒有給與這種本能，人們怕早不顧活着了。造成是胡胡塗塗，造成是傻氣不以爲傻氣，人們纔能活到這地步哩。

惡魔　但看他們到現在還沒有除掉這種根性，也未免太傻了。這一節，你也該後悔罷。請你看着，這本能便是滅亡人類的關鍵。我已經確有把握了。

神　你的腦筋單呢。人們却不會這樣的合你意思呵。又要睡覺了，給一會罷。（退場。）

惡魔　眞會睡呵，這小子。我可也太忙。日大來了。

（日大登場。）

日大　如何？託你的福，大概是勝的。

惡魔　好好的幹罷，一定是你勝。金錢和人民，以後總有法想的。世界出了驚看着你；驚歎着；看起了你哩；怕了你哩；從前看你不起的東西，也佩服你了。幹的好。以後也發狂發死的幹辦罷。

日大　一定幹。我國的人們，爲了國家是不怕死的。人們多的很，簡直太多了，所以便是死掉一些，也不妨事的。只是近來頗有些危險思想流行起來了，却也有點可慮呢。

惡魔　這種東西，不必顧慮的。以爲可慮，只有抓進監獄裏就是。

日大　正在這樣辦呢。

惡魔　還不行，殺掉就是。用你的力量，要做什麼便什麼都能做到，何必這樣的怕幾個空想家，還是拚命戰爭要緊。只要國家的意氣增高了，勝列便是你的了。神曾說，他在你這一邊呢。

日大　是罷，覺得是天佑的事眞多哩。

惡魔　這就對了。總之切實辦罷。這正是亡國和跳上一等國的分界線呵。

日大　感激的很，這就告辭了。

惡魔　再見。我望着你得勝。

日大　多謝。再見。（退場。）

惡魔　再見。得意着呢。這得意可是眞有用處，東洋只要有一個小子，就儘夠了。假使這小子不强，我實在也就爲難了。阿呀，俄大到了，怒得不尋常哩。

（俄大登場。）

惡魔　怎麼了，俄大？

俄大　小子們的不要命，眞窘了人了。無論威嚇，無論什麼，都不以爲意的。因爲所謂性命可惜這件事，還是全沒有知道哩。

惡魔　這也未必罷。

俄大　而且內部也似乎要騷擾，眞也窘人。這樣黃色的小東西，本該不會輸給他，但他不要命，所以爲難了。大約還有英大暗地裏推着罷？那小子本該是這邊的幫手，但見我向東洋方面伸出手去，彷彿不很喜歡哩。

惡魔　先前已經說過，那小子是靠不住的。可是軍艦還須多派；便將日大的軍艦幹掉就是了。這樣辦，日大也便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俄大　然而派軍艦也爲難。

惡魔　已經不是講這樣話的時候了罷。在東方就要伸手不得哩。

俄大　冒險一回罷。

惡魔　這纔對。

惡魔　你既然這樣說，那就辦罷。再會。

惡魔　就走麼？

俄大　趕快派了軍艦嚇日大去。不將那得意的鼻子折了，是放心不下的。再見。（退場。）

惡魔　誰勝誰敗，都好的。只要人們死的多，我就高興。都聽了我的話，拚命的擴張着軍備哩。只要大家的競爭心和敵愾心，越發進了加速度就成了。我也休息一會罷。先起一回地震消消閑纔好。

（搖動樹木。）至少也得死掉二三千罷。其次還不如撒一點病毒。但這些事，也不很有趣。須得人們的精神從裏面萎縮了；人們的精神進了邪路，絕望了；神這小子纔吃驚罷。至於這小子的自負，實在奈何不得。總須按倒一回纔好。現在便要按倒哩。用了人們的力，滅亡人們。這樣一來

，小子該吃驚了。賭的事是我的勝利了。布置已經有點定局，姑且睡覺罷。阿呀，還大意不得哩。（望見了什麼似的。）俄大的船出來了。阿呀，漸漸的變過去了。雖然這樣慢，在人們的力量，卻總要算全力了罷。他還不知道日大之船在那里呢。阿呀阿呀，愈走愈近了；有趣呵，就要遇到日大的船了；哈，打了。俄大的船糟了，日大一定得意罷。雖然俄大的船也很想巧巧的逃出，送兩三個彈丸給日大的內海岸的。但教他得意着，也很不壞。俄大這小子該失望了罷。這戰爭也慢慢的敎完了罷。因爲我的緊要事業，還預備在後來呢，日大來了。

（日大登場。）

日大　如何，英雄罷？

惡魔　佩服佩服。可是你的陸軍，似乎有點疲乏了。

日大　我也正微微的着急呢。

惡魔　到了差不多的地步，歇了好罷。漸漸深入了俄大的國裏，你也許碰到可怕的事呢。現在便是歇手的時候罷。

日大　我也這樣想。但是我國的小子們，怕未必肯答應哩。因爲上了戰場的小子們，雖然漸漸的想要回家，住在本國的小子們，卻以爲卽此便可以永遠戰下去呢；因爲看同胞的死亡，全不當什麼一回事呢。

惡魔　這樣纔好。爲你的國家計，這應該賀的。單看見白色人在地上行動的時節，說到有色人種，卻只有你的國不縮頭，這一節，我最佩服。沒有這樣的意氣，是不行的。

日大　可是出去戰爭的小子們不能如此，所以爲難了。

惡魔　這也沒法。可是只要在國裏的小子們元氣旺，出外的小子們也容易辦的。但現在也正是歇手的時候罷。俄大那一面很願意歇，因爲怕起內亂哩，然而內亂是起不來的，便是俄大，要按下內亂這一點力量，卻還有呢。

日大　不錯。俄大的國度大，以後可以隨意送到多少軍隊，我可不能這麼辦。

惡魔　是的，照你的實力，早該加倍的擴張軍備了；你沒有做，所以不行。

日大　就因爲金錢爲難呵。

惡魔　再收些稅就是。

日大　這也很難。

惡魔　那裏有難的道理呢？　國家滅亡了便糟，應該誰都知道；而且武器也得改良哩。　近來捕獲了幾條軍艦罷？　戰爭完結之後，倘不製造到現在的加倍以上，也怕不行。

日大　錢也很不容易辦。

惡魔　總須設法纔是。　你的國裏的人們，爲國家做這一點犧牲，都應該欣然罷？

日大　可是近來很有點不行了，因爲染了西洋氣了。

惡魔　這卻很有些不妙哩。　但戰爭完結之後，千萬大意不得。　因爲你的國的位置，比先前更加危險了，況且版圖一廣，也更要金錢和軍隊。

日大　的確是的。　一定設法，可以對得起你的忠告。

惡魔　肯這樣辦，你的國便是世界的驚異，全世界都要怕你，敬你了。

日大　極願如此。　失陪罷。　（退場。）

惡魔　早以爲變了世界的一等國，得意着走路了。　有趣有趣。　阿呀，俄大來哩。

（俄大登場。）

惡魔　怎了，俄大？

俄大　聽了你的慫恿，吃了虧了。

惡魔　也不是要這樣失望的事。

俄大　也沒有怎樣失望，然而也不很舒服哩。　而且國內的不平黨要鬧事；屬國也想造反；乘機覗隙的東西，各處現出影子；又少不得錢用：這回的戰爭，實在有點後悔了。太看低了別人，所以糟的罷。

惡魔　正是呢，然而反可以當一服藥罷。　不要以爲很強了，只是自負纔是。　而且不將兵器改良，也不行的。　其實可怕的並非日大，卻是德大；不小心，也不行的。

俄大　但倘使戰爭下去，也該可以得勝，然而也想歇了。　照這情形再拖幾時，是不了的。

惡魔　這也好罷。　可是戰爭完結之後，不小心不成。

俄大　好好，小心就是了。　現在停了戰，雖然受一點損。

惡魔　那里話，也受不了什麼損的。　因為日大這一面，也暗地裏願意休戰哩。　況且想要一個翻本的機會，隨便什麼時候都行。

俄大　這不錯，我也知道和日大的爭鬧，這回是初次，却不是末次哩。

惡魔　只要等着機會，好機會一定來。　日大已經很得意了；如果沒有利用的必要，他們一定竭力的想滅日大。　這時候，你要什麼拏什麼就是了。　現在還是教他得意一點好。

俄大　實在不錯。　這樣子，便停戰罷。

惡魔　再見。　萬不要忘了擴張軍備和兵器的改良。

俄大　不忘記的。（退場。）

惡魔　呵，我也睡覺罷。　神小子睡眼蒙朧的跑來了。

（神登場。）

惡魔　如何？

神　我依舊閒着；因為無論那一國，都不來和我商量。　然而我放心的。　看罷，俄大和日大，我雖然睡着，也自和解了。

惡魔　然而這和解，是最合我的意思的和解方法呢。　現在要拚命的取了租稅，用到軍備上去了。　為了那邊指頂大的地面，日大却犧牲了幾萬人哩。　你看罷，那便是日大的國裏的人們，因為平和了，正在生氣，說更須戰爭更得利益呢。

神　然而我是放心的。　又要睡了。　我的覺醒，人們彷彿不喜歡似的。　然而我相信最後的勝利。　便是你，也不過在我的手下差遣着的罷了。（退場。）

惡魔　真教人吃驚呵，這小子的自負。　而且也真會睡。　我也睡一刻罷。　阿呀，似乎德大到了；我簡直沒有睡覺的閒空了。　神小子說，他醒來的時候，人們都不喜歡；我睡下的時候，人們却也彷彿都不喜歡似的。　這樣看來，人們大約以為我這一邊，是一個萬不可缺的東西哩。

（德大登場。）

惡魔　德大，怎了？　多日沒有見了。

德大　就是忙；如何，我的國漸漸興盛了罷！　這就因爲我國的人們和別國的人們，腦髓構造不一樣的緣故；不問什麼事，全是合理的做去的緣故；而且別人不會再想的地方，我國的人們却能硬着頭皮再想進去；什麼事都用了好法子，耐心做去。　買賣這一面，現在便可以勝過英大給你看了；因爲最可怕的只是英大呵。　俄大這回成什麼樣子，竟被我的徒弟一般的小小的日大，治了一下子就壞了。　唉，我的世界，目下就要到了。

惡魔　這實在佩服；我希望的就是你。　陸軍無論怎麼說，自然是你的國超等，可是海軍總還得算英大哩。

德大　請你看着；就要將保守的英大，嚇他一回給你看。　能夠飛在空中的完全的飛船，已經發明了；就要成一件像樣的東西了。

惡魔　這纔是好法子。　總而言之，不要輸與英大呵。

德大　目下定要勝他，請你看着。已經有了成算了。　請你再等十五年罷。　現在失陪了。

（英大登場。）

德大　英大兄麼？　總是很興旺，好極了。

英大　你這一面，英年銳氣，這纔很興旺，好極了。

德大　然而無論如何，總趕不上你，因爲海洋是總是你的。

英大　這已經要成過去的夢了。

德大　這是謙虛的話。

英大　並非謙虛的話。　像你這般的元氣的出了世，我這一面，也疏忽不得呢。

德大　我這一面是毫無野心的，請放心罷。

英大　軍艦造得頗不少了罷？

德大　你這一面，造得更多罷？

英大　因爲國防上必要的數目，總得造的。

德大　爲了國防，大家都得費去許多錢，實在是可歎的事呵。

英大　真的。　這樣下去，會成國防倒賬了。　你這邊顧慮一點，可好呢？　那麼辦，我也就顧慮了。

德大　我這一面，實在沒有造到必要以上呵。不要擔心就是了。　可是

你這一面，彷彿有點野心，我卻擔着心哩。

英大　這話是應該我這一面說的。我這邊總是被動。所謂野心，我這邊實在沒有。

德大　但願這話可以相信就好了。

英大　請放心罷。

德大　還是你放心罷。告別了。再會。

英大　再會。

德大　（退場時獨白，）這小子又圖謀着什麼哩。這小子的沒有破綻，實在教人吃驚。小心着纔是。（退場。）

惡魔　英大兄，什麼事？

英大　德大來做甚麼的？

惡魔　來自慢的。說就要收拾你，給我看呢。

英大　想收拾，收拾就是。我這一面，也不是這樣的傻子哩。我認定德大是世界的惡魔；要教全世界知道他是世界平和的讎敵。

惡魔　他是對於你利益最有妨礙的國這一節，卻瞞起來麼？

英大　這種事何必特地講出來呢。這單是我國的事罷了。我的事情說給別人聽，也無聊的很呵。

惡魔　總之你的國，本國雖小，依然是世界第一的國哩。老實的國，一定都如你的意的。

英大　這是因為我帮他們的忙，所以感激着呢；而且利用他們，就是為他們謀幸福，這一舉兩得的外交的秘訣，我是抱着的。這一點什麼德大，也及不上我的皮毛；因為他只想着自己的事。這種思想的國，在現世定要亡掉的。因為先行儘量的利用了，然後慢慢地拿出暗拳來，纔是外交的秘訣，征服世界的秘訣哩。

惡魔　實在不錯。德大不是你的敵手呵。你為了金鋼鑽，不惜打了杜蘭的手段，我也始終佩服着呢。

英大　不要提起這事了；因為現在倒反後悔了。

惡魔　那便還了他罷。

英大　這可不能，為此死了許多人呢。

惡魔　真不愧是你，雖然後悔，既得的東西，卻不再吐了。

英大　倘使這麼老實，在這世上活不

成的。 無論那一國，這一節全都相同。 因爲強者的正義和弱者的正義，模樣有些各別的。

惡魔 這也是的。

英大 弱國做強國的餌食，正是自然的法則呵。 然而我卻並不專管自己一面的事；對手的利益，也想到的；而且也知道該給對手滿足，不要掀他生出不平來。 決不像暴發的德大，只是鯨吞虎噬的。

惡魔 你眞是很可怕的小子呵。

英大 然而假使沒有我罷，俄大和法大，一定要做德大的奴隸；爲世界的平衡計，我是萬不可少的。

惡魔 委實不錯，你和德大，正是好對手哩

英大 爲我計，德大是必要的。 爲德大計，我是障礙；爲我計，德大可是必要的。 這就是我的偉大的地方，無論德大怎樣不舒服，總不過做一個爲我利用的像火罷了。 然而這是笑話。 再見罷；再會。

（退場。）

惡魔 再會！ 這東西比那德大，眞眞勝過一籌。 神小子還睡着罷？ 以後可是有趣了。 先在小事情上鬧一點事，逐漸的做到大戰爭，敎這小子看看我的事業，多少可怕。 誰都整備着；總急着。 這就是我所瞄準的地方；因爲有此，我纔能成我的事業，將人們拖下滅亡的深谷裏去。 姑且在小事情上，使他們爭鬧起來罷。 便就近投一星小小的火，再去睡一會罷；起來的時候，全世界都該燒着了。 早都準備了；油也澆了；只渴望着火。 傻小子呵，爲了一點小貪慾，卻捨了性命和財產，大家拚命相殺哩；全不想到自己也會被殺哩。 神造的東西，全都是這樣的昏蟲罷了。 專管目前，貪慾沒有底，利益上毫不放鬆。 但一到緊要時候，便發了昏，說是要殺就殺，我不要命了！ 要便拏去，可是要取你的命哩。 哈哈哈，爲要活着而貪的呢？ 還是爲要死掉而貪的呢？ 實在索解不得。 說是如果有損，而且別人有所得，還不如死的好，所以可笑哩。 神小子，眞造了太可笑的東西了。 那小子也有點老昏了。 但人們善於自負的地方，卻

眞不愧所謂神之子哩。 哈哈。火是延燒起來了。 準備了醒來的高興，先睡一會覺罷。（躺下。）

（少女，就是第二幕中的女三，略略以先，坐在看客席上，正當青年的背後；此時拍着青 肩的頭，青年回顧。 少女微笑，略打招呼。）

青年　你怎的在這里？

少女　來看戲的。

青年　別的幾位呢？

少女　都在後臺哩。

青年　那一位乞丐呢？

少女　不久也即釋放了，趕出了那個村莊，到了這里了；現在也在後臺。 還說很願意再和你見一面哩。

青年　原來。 還有著作劇本的那一位呢？

少女　扮着惡魔的，就是那人。

青年　這麽一說，就覺得無怪聲音有些耳熟了。 這回的劇本，又是誰的著作呢？

少女　也是那人。 那人也說正想和你會一面呢。

青年　這樣麽？ 我也正要見他。

（此時寥寥的幾個看客，吹脣敲部。）

青年　那便再談罷。（復了原狀。）

（神登場。）

神　惡魔這小子睡着哩。（遍看各處，）阿呀，又鬧玩意兒了。 淋漓的澆了油；點上火了；而且將導火線縱橫綳着哩。 然而便是人們，也還沒有如惡魔意料中這般簡單，切斷導火線這點事，也還知道的。 但也危險，給他滅了這飛火罷。 又想睡了；人們的小子，總不願意我起來。 被我看見，還有些羞罷。 不久成了不至於柔的模樣，便會自來叫我的罷。 還是安心睡覺去罷。 雖然常常醒過來，但當眞醒了看人類，大約還是略略從來的話哩。 睡罷。 火勢有點衰了。 然而目下還只好讓惡魔高興。 做了惡魔的犧牲的人們，雖然可憐，但既然吃了智慧果，便免不得有身受這運命的飛沫的東西。除非人們自己小心，不受這飛沫。好好，我再睡罷。 （退場。）

惡魔　唉唉。 （欠伸着起身，遍看各處，）阿呀，好奇怪，火消了。

怎的會這樣？怎麼一回事呢？呵呀，誰將導火線割斷了。不近人情的東西！但是看罷，這回一定留了神，弄出大戰爭來給你看。德大俄大法大以及奥大意大日大，都要扯他們進了戰爭的深淵。人小子已經想出了飛機，兵器也很有長進了；敎他們應用了這些，做一回大布置的殺人罷。我不會錯，神小子該出驚罷。而且還要敎英大採用徵兵主義哩。看着罷。

但從那里先點火呢？還是叫了俄大的外甥塞大，挑撥一下罷。塞大來呵！這小子正恨着奥大；而且也是狠容易挑撥的小子哩。塞小子，已經到了。

（塞大登場。）

塞大　什麼事呢？

惡魔　倒也沒有什麼別的事，聽說你的火伴，正挨着奥大的辣手哩。

塞大　是的，正挨着辣手哩。

惡魔　不生氣麼？

塞大　怎不生氣，但現在沒有報讎的機會呵。

惡魔　那里話，要造報讎的機會，多少都有。況且你的後面有俄大，奥大也不敢輕易動手的。不要太畏葸罷。

塞大　但是我這邊，戰事剛纔完結，國有點疲乏了。

惡魔　不要說沒志氣的話。你的國是強的，全世界都承認；奥大也有些懼憚呢。這樣費了氣力，那利益都被奥大胡亂拿了，同胞還要被追壓，怎麼忍得過。還是做一番，敎他知道你的國也有骨氣纔好罷。

塞大　倘有好方法，也願意做的。

惡魔　不必別的，只要治了奥大的皇太子夫婦就好。這小子一定要成可怕的暴君，不趁現在治了，實在是後患。他的老爹已經老昏了；可怕的便是他們兩個。只要殺了那兩個，怕死的人對于你的同胞，便會比現在寬大不少罷。

塞大　可以行麼？那兩人倒實在有治一下的價值。爲了那小子，我們的同胞無罪入獄，甚而至于還有被殺的哩。但是成了國際問題，那就麻煩了。

惡魔　那里，不妨事的。如果事情

弄大了，俄大會來幫忙。

塞大　那時德大又怎麼辦呢？

惡魔　出了這樣事情，實在是大不得了，所以該會想法子中途撤消罷。不必愁的，一定是殺了上算。單是殺人的勇士，你這里也沒有一個麼？

塞大　多着呢，但顧忌着國的運命哩。

惡魔　還管這等事，說不定奧大要凶到怎樣哩。

塞大　的確不錯。給他看點斤兩罷。

惡魔　那便奧大要吃驚，要慌張了。

塞大　對於將我同胞不當人看的罪，給他天罰。

惡魔　好好的做罷。

塞大　好好的做去。怨恨浸透了骨髓哩。再見。

惡魔　什麼時候辦？

塞大　立刻辦給你看。（退場。）

惡魔　雄赳赳的去了；看這樣子是要做的。我連結着的導火線上，這可落了火了。便在我也要算好方法了；這回一定數成功。彷彿已經辦了哩。奧大來了。連奧大這寬氣兒，也怒的利害哩。

（奧大登場。）

惡魔　奧大怎了，何以這樣發氣？

奧大　塞大國裏的小子，將我國的皇太子夫婦害了。

惡魔　這真真是萬分可惡的東西呵。

奧大　這事很像受了塞大自已的意志做的。

惡魔　這是一定的事。

奧大　我也以為一定如此。我所以和塞大理論，要報足這怨恨；要教他後悔這次的行為。

惡魔　這是當然的事。遭了這樣的毒手不開口，是男子的恥辱哩。

奧大　是呵，無論怎樣，這讎一定要報的。

惡魔　這樣纔是正辦。你的國民～也要求如此罷？

奧大　不知道有沒有例外～假使竟有，這便是不能稱為國民的人了

惡魔　不錯，實在不錯。

奧大　國民還都說，要滿心滿意的報讎；倘不滿意，是不應承的；很有免不了示威運動的勢子哩。

惡魔　這實在是意中事呵。

奧大　這便要開強硬的談判去；倘不聽，便是戰爭也顧不得了。

惡魔　這是當然的事，然而俄大也許暗地裏幫着塞大呢。

奧大　無論誰幫着，也不能閉了口躲起來了。況且俄大出面，德大也就出面，到這樣，便鬧糟了事情，所以俄大也未必開口罷。但也沒有閒空，再顧忌這等事了。

惡魔　是呀，這纔是奧大哩。（拍奧大的肩，）切實的辦。

奧大　切實辦去。我如果被人看作受了侮辱也只能縮着頸子，那便卽使亡了國，也要戰的。此後要提出洗刷國恥的要求，給國民幾分滿足哩。再見罷。（退場。）

惡魔　再見。全照我的意思一樣了。有趣。（巡行。）

（塞大登場。）

惡魔　辦的好罷？

塞大　辦是辦得好的。但奧大怒極了；而且對了我這邊，出了無禮的難題目。奧大簡直用了不將我當作一個國的態度，說若不依他的話，就要用兵哩。他這般說，我這邊也就不能默着了。

惡魔　那是一定的。奧大因爲你小，不當東西哩。

塞大　是的，所以令人生氣　但也想問一問俄大兄的意見哩。

惡魔　這一定得問。俄大爲了你，未必不幫忙罷。

塞大　總該如此。阿呀，俄大替我着急，正從對面來了。

惡魔　正好正好，好好的對他說罷。

（俄大登場；塞大忙跑上前，握手。）

塞大　血族受人侮辱，請你當作對于自身的侮辱一樣看罷。

俄大　一樣看的。你的不幸，便是我的不幸；你的損，便是我的損；你的恥辱，也便是我的恥辱呢。奧大對着你，提出了無禮的要求，也就是看不起我；以爲我打不過日大，便容易對付哩。你放心罷；我居中給你說話；我沒有答應，奧大也未必敢糟塌你。

塞大　拜託拜託。可是托着奧大肩膀的還有德大，也得留神纔好。

俄大　但沒有最後的決心，便要受敵人侮慢，給他看倒的。已經有了

最後的決心了罷？

塞大　已經有了，請放心做罷。

俄大　但還是由你回答的好；到時候，我來說話就是了。　無論如何，奧大是不必很怕的。　我出面，德大也就出面，他是野心家，說不定會做出怎樣事情來呢。然而德大動手，法大英大也便坐視不得。　這麼來，事情可就鬧大了。　現在還是只裝着你和奧大鬧事的樣子罷。

塞大　這樣子，奧大便要看低了我了。

俄大　露一點我的意思給他看就是。　但要小心；然而怕奧大是不必的；便是奧大，也知道我幫着你，而且法大英大幫着我呢。　無論怎樣生氣，危及國家的事，也未必做的。

塞大　然而示威運動很猛烈呵。　示威運動固然也許含着外交的策略；但蠢笨的群衆，便有因此發昏，再沒有想到什麼國家的事的餘裕了。

俄大　我不怕奧大；只是在他背後的，苦心經營的想尋機會征服世界的野心家，名譽心很強的德大，却怕哩。　這小子什麼事都會做；況且軍備也周到了，自負又利害。

惡魔　（插嘴，）然而俄大兄，現在德大倒還沒有什麼可怕；德大慾望大，還候着更好的機會罷。　現在就起來，料德大也還沒有預備得這般周到；再遲四五年，許會興高采烈的起來罷。　所以塞大兄也可以強硬點，外交一讓步，是沒有底的；就要得步進步的。　而且別人就以爲這國度沒有戰鬪力，國力已經疲弊了。　被敵人這般想，還了得麼？　況且奧大又實在這般想，看低了你的。　你能強硬，奧大便要吃驚。　你的國自有你的國的法律；蔑視這法律，就同不認你的國爲獨立國一樣了。　這樣的侮辱，那里還有呢？　切實幹罷。

塞大　切實幹去。　我爲平和計，可以讓步的總想讓步；但不能讓步的事，是不能讓步的。　我不是奧大的屬國哩。

惡魔　一點不錯，一點不錯，斷然的回絕他纔是。　俄大兄，你也這麼想罷？

俄大　實在是斷然的回絕了好。

塞大　那便去斷然的回絕他。　失陪了。

俄大　那麼我也同走罷。

（塞大俄大退場。）

惡魔　毫不招呼的走了；很張皇哩。　這回該如我的意了！不會不如意的；已經澆了油，用導火線二層三層的聯着。　塞大的回答，奧大定要發怒；往返一定不斷；談判定要炸裂的。　神小子這回醒過來，定要出驚了；這一回，可再不給他說「我不相信人們」了。　呵，奧大發了怒來哩。

（奧大登場。）

奧大　欺人太甚了；便要教你知道。

惡魔　奧大，獨自說些什麼？　塞大又說了無禮的話麼？

奧大　是的，我的要求，竟不當一回事；以為只要威嚇我，我便會撤回要求哩。　就令那邊跟着俄大，跟着甚人，正當的要求，也沒有撤回的理。　國民全部「戰爭戰爭」的喊着哩。　塞大那一面，擺着不辭戰爭的臉；我這一面，也決不辭戰爭的。　無論怎樣，還沒有老昏到覺須受塞大的欺呵。　我國皇太子夫婦被害的情形，已經烙印在國民的腦上了。　做這事的是發瘋是正經，有無塞大的意志這等事，一看就明白；想含胡過去，是不能的。　就令惹出怎樣可怕的事，罪孽總在塞大；正義之神是在我這邊的。　我決不能將要求收回一些子；須做到底纔能休。　現在我這一邊，倘若略略讓步罷，怎麼能教國內平靜呢？　我不讓步的，決不讓步的。

惡魔　對呵，你的要求的正當，誰都承認的。　塞大眞眞是糊塗小子呵。　況且俄大抬着肩膀，便愈加讓步不得了。

奧大　俄大算什麼！　輸給日大的俄大算什麼呢？　俄大起來，德大也就起來。　俄大不是德大的敵手呵；便是那小子，也未必這麼傻罷！也該知道自己站出來，便要鬧出可怕的事罷。　所以想來只是恐嚇罷了。　我不上恐嚇的當；但即使當眞出來，我也不怕的。

惡魔　德大從對面來了。

奧大　德大來了麼？

（德大登場。）

奧大　(跑上前，握手，)來得眞好。

德大　惦記着你的事，特地來的。
你放心；即使俄大法大英大都轉到
那邊去了，也不必愁的；因爲這一
點預備，我早已整頓好了。　喜歡
戰爭的必要，固然不必有；但恐懼
敵手的必要，也不必有的。　何日
何時，陷落那里的京都，攻進那里
的京都，我都淸淸楚楚了；一日裏
調動幾百萬軍隊，也容易的。　有
我幫着，只要放心就是。

奧大　多謝，聽了這話，我就放心了
。

德大　(露出臂膊，)這臂膊正在納悶
哩。　(拔劍，)這劍正要喝血哩。
我也並不喜歡戰爭；但這回再不
戰，在這世上，可沒有伸張力量的
餘地了。　切不要怕戰爭。　但能
平和而得到光榮的解決，卻也可以
的。　只是我也想將我的武力，給
世間看看；將我的腦怎樣能幹，給
世間看看。　(且走且說，)奧大，
好好的做去；運命所給與的東西，
不必怕的。

奧大　聽了你的話，我也放心了。
決不做辱沒我們種族的事。

德大　以後總有細細商量的時候罷。
總之不要怕。

奧大　不怕的，這就失陪了。

德大　再見。　祝你幸福。

奧大　多謝。　(退場。)

德大　(看見惡魔，現出快意的笑容
，)終於來了，料定了的時候。

惡魔　你該高興罷。

德大　並不高興；但也沒有不高興。
這是成敗關頭呵；不能單是高興
的。

惡魔　然而勝利該是你的罷。

德大　這大約是我的。

惡魔　勝利的喜悅，是賦給人們的最
大喜悅呵。　你想嘗這喜悅罷？

德大　這是想嘗的。

惡魔　像這回的機會，是不會再來的
呵。

德大　這我也知道。

惡魔　你抱了多年的期望，這番該要
成功了。

德大　料來最後總要成就。　但英大
許要作踐了殖民地哩。

惡魔　但倘若取了比大的國，……

德大　那終是中立國呵。

惡魔　然而你的方略，不是從此便入麼？瞞也無用的。

德大　委實如此。並且用飛船飛機和潛水艇，趕掉了英大的軍艦，攻進他本國裏的時候，……

惡魔　這也不是做不到的事。只要用了你的績術的腦髓，料學的智識，你的耐心和固執，送陸軍到英大的本國裏，也未必是做不到的事。

德大　我也這樣想。一個月之內，先破了法大的首都，順勢再進俄大的首都請你看罷。

惡魔　你的陸軍，這一副力量該是儘有的。

德大　我也怕戰事的悲慘；但在這世上，太怕這事，也不能了　好歹總要打一仗的。英大所有的是數我國滅亡了纔罷的意志；不到一邊再也站不起身的時候，是誰也睡不穩的。運命倘教我戰，我便拚出死力，去治這姦佞無比的英大。他隨處妨害我，我和他已經成了不能兩立的關係了。這事英大也明白；現在不治，不知道又要計畫怎樣可怕的事了。

惡魔　都不錯，你和英大，正在不能並立的關係上哩。

德大　請你看着。倘使此番趁這機會，起了大戰爭；而且不知道是徼幸還是不幸，竟和英大戰爭了，我我一定要懲治英大給你看。雖然隔着海，可是現在不比先前了；一定渡過海給你看。

惡魔　只要渡得海，你的勝利便無疑了。

德大　一到動手的時候，我的活動，怎樣敏靈周到，都請你看着就是。

惡魔　我看着。好好的幹。

德大　請看着就是；勝算（拍着胸口，）在這里哩。再見。（退場。）

惡魔　再見。我多少聰明呵；全照我的預算辦了。然而德大，照你這預算却不行；你的預算太如意了。我的妙算，是要兩邊一樣力量，互相殘殺的；這一邊輕輕的勝了那一邊，並非我的希望。我是公平的；而且戰爭愈長久，我也愈喜歡；而且戰爭的犧牲愈多，人們詛咒自己生來做人的事愈凶，也便是我得勝。神小子什麼都不知道的

睡着；醒來不要出聲！

（英大登場。）

惡魔　英大兄，想甚麼？

英大　奧大和塞大的鬧架，像要鬧大了。

惡魔　似乎總要鬧大。

英大　我也頗怕鬧大。但也怕呢；因為我的幫手，有點靠不住。想起來，總還是德大強些哩。

惡魔　然而你的本國和殖民地，是萬全的。

英大　這該萬全的罷；或者用了飛船，加一點恐嚇罷了。殖民地自然也無礙；我卻要全取了德大的殖民地哩。我所怕的，只在德大去奪那中立的比大的國；以及占領了法大的海岸線。

惡魔　未必會有這等事罷。

英大　即使法大的海岸線不足慮，比大的海岸線卻容易占領的；因為德大確乎想走過了比大的國，來威嚇法大和我的國呢。這東西是野蠻，便是侵入中立國，也不介意的。

惡魔　但比大有很好的要塞罷。

英大　這是有的。比大也未必肯聽德大的無理的要求；我想比大也還會戰爭；但萬一嚇倒了，竟依了德大的話，可就糟了。

惡魔　這只要和法大兄商量妥當，一用你的專長的外交法，比大總該加入你們這一面的。聽到隨便走進自己國裏的要求，便是比大，也未必舒服罷。

英大　比大如果肯拚命，法大和我的軍隊都去救，海岸線便不會落在德大掌中了。這時俄大也進攻；法大以為報復多年的讎恨，正在此時，也拚命的戰了。奧大是毫不足慮的。意大近來頗恨德大，大約未必幫德大的忙罷。

惡魔　無論如何，你總有增加軍隊的必要呢。義勇兵容易招集麼？

英大　自然，立刻招集給你看。

惡魔　可是這回的戰爭，義勇兵有點難哩。

英大　不妨事的。義勇兵不行，你說怎樣？

惡魔　除卻用德大發明的徵兵制度，沒有別法了。

英大　我不想將不願出征的人，趕上戰場去。倘若必須借了心裏怕死

，抖抖的出戰的人們的力量，纔能保得住國，還不如亡掉的好。 我國的人們，對於受了強制，爲國効死的事，是很以爲恥的。 這簡直是將人不當人的行爲；這是只有德大纔能想出來的，抹殺了人的價值和祖國的愛的制度呵。

惡魔　但許多國都實行了。

英大　即使所有國家都實行了這制度，獨有我的國裏，却不許這樣犧牲制度進去的。 強制他們，用死來嚇，這樣的事能行麼？ 我只是將爲着祖國自願出征的人，送上戰場去；還要冠冕堂皇的打勝了給你看哩。

惡魔　你倒總是紳士模樣的意見呵。 但這意見，現在須取消了纔是。

英大　請放心，單用義勇兵就夠戰；單用那因爲祖國非戰不可的人們，戰給你看。

惡魔　能夠如此，實在是你的國家的光榮了；好好辦去，不要失卻這光榮罷。

英大　便要敎失卻，也不會失卻的。

惡魔　戰爭定要開手罷。 德大的殖民地，這便是你的了。 你正在最好的位置哩。

英大　是正義在我這一邊的。

惡魔　我也在你這一邊。 因爲你能知道正義可以利用的哩。 正直是最大的政略，所以你要正直，這便是我所極頂中意的地方。 這回開戰，損悬少得最多的該是你了；因爲將德大關在本國裏，使他動彈不得這件事，在你做起來，比一抬手還容易呢。

英大　（露出貪心之笑，）現在正是時候了。 我對於運命所給與的東西，決不逃避。正義在我這邊；還有勝利和利益，也在我這邊。 不趁沿了德大，怕未必再有這般好機會此刻了；而且要成無可挽救的事了。 俄大和法大，都要將我當作救主看罷。 戰事一定要有能？

惡魔　戰事是未必能免了。

英大　德大！ 要斷掉你的手足了；要敎你再也站不起身了。 誰想和我競爭，不知道我的利害的，便都要按倒，再站也不起身。

惡魔　對面俄大和法大都來了。

英大　來了麼？

(俄大法大登場三人無言，握手。)

俄大　英大兄，正尋你呢。

英大　鬧出大事情了；我正在擔心哩。

俄大　奧大和塞大的戰爭，終於不能結了。

英大　這樣麼？　那也無法。　你也想和奧大開戰麼？

俄大　此外也沒有法；因爲塞大的國，倘被奧大佔去，那就糟了。

英大　你起來，德大也要起來罷？

俄大　就防這一著。

英大　(對法大，)假使德大加入戰爭，你也就加入戰爭罷？

法大　自然，不能單聽俄大兄吃虧的。　你呢？

法大　自然，和你們做一夥。

俄大法大　(合，)肯做一夥麼？　多謝多謝。

英大　自然做一夥。　但我姑且裝作中立模樣，致德大加入戰爭的時候，能夠愈拖延便愈好。

法大　這麼辦，我這邊便有救了。

英大　因爲德大這邊，準備都已完全了；一要起來，幾百萬的兵，立刻便能動。　你們的國却不能。　因爲德大眞是一個可怕的東西哩。

法大　委實不錯。　但三人這樣聯成一氣，便無論德大怎麼掙，都不妨了。　這般野蠻國，在我輩身邊威鬧，實在不太平；除卻治他一番，沒有別的法子。

英大　是的。　這一回，定要大家固結，無論怎麼辛苦，也得將德大治到站不起身纔好。　即使德大開初順手，兩三年後，我們這邊的準備也就停當了。　只好耐心做去。大家各用百來萬的犧牲，也是沒法的事。

法大　是的，除了不管用多少犧牲，將他治服之外，沒有法子。

俄大　只要戰爭能夠延長，便是我們的勝利。　照現在的情勢，已經顧不得犧牲了。

英大　有這樣決心，勝利定是我們的。　只要按倒德大，天下便許太平了；實在是危險的國度呵。

法大　實在是人類文明的破壞者，所以容不得。對於人間最美的事，也全然是無知的。　單聽到他的語言

，也就心裏不舒服了。

英大　總之大家起一個誓，戰到做後的勝利纔歇手罷。

（憑了神和劍，立誓。）

英大　三人這樣聯成一物，德大便隨便那裏都不能伸手了；只要三面圍起來。

（塞大慌忙登場，和三人忽忽招呼，走近俄大。）

塞大　俄大兄，糟了；戰爭終於開手了。

俄大　諸君，那就失倍了。

塞大　上心辦罷。

法大　祝你勝利。

俄大　多謝；諸事拜託。　塞大，諸位都肯相幫，放心就是。

塞大　諸君，感謝之至；拜託拜託。

英大　請放心；大家一定要合起來，將奧大和德大都治了。

塞大　聽到這話，眞教人喜歡。（一一握手，）這就告辭了。

俄大　（用兩手向英大法大同時竭力的握手，）拜託。

英大　請放心。

法大　上心幹罷。

（衆人都說着再見再見，回顧着，或目送着，塞大和俄大退場。沈默。）

英大　你的國裏，沒有人反對戰爭麼？

法大　就同沒有一樣。　不贊成的人，也許有的；便是敢於反對的人，也許有的。　但有什麼用呢？　不過毫無力量的反對罷了；輿論不會理他的；而且人民的勢燄，因此只會激昂，却不會衰弱。　對於德大，都懷着惡感哩；都不喜歡祖國的文明被德大破壞；祖國的風俗受了德化，也都眞心憎惡的；而且我們的語言被德大的語言壓倒，也都不高興；與其如此，倒不如死了。從前屬我國，現在成了德大的東西的二州，已經德化到怎麼地步，只要想到，心裏便難受，對着德大，不能不湧起憎惡了。　我國的人民，定然一致：爲祖國的文明風俗習慣語言戰的。

英大　聽過你的話，便放心了。　倘使那野蠻的粗雜的無趣的冰冷的理智的單講科學的德大的空氣，當眞支配了世界，我們的國民便難受

活着了。

法大　只要聽到那種語言，便實在令人胸口作惡；而且那氣味也難受；正如我國的一個詩人所說一般。

英大　總之亡在德大手裏，便不得了的。　除却德治到底，使他再也起不來之外，沒有法子。

法大　很是很是，你這一邊，也都有戰爭的決心的罷？

英大　這自然，放心就是。　然而大意不得的，便是德大也會侵入中立國的比大的土地辺一蕃。

法大　我也正怕這事哩。　可是比大不喜歡德大文明的很多。　比大只要一想，那德大的兵，在自己國裏隨意走動，用了兵力，提出無理的要求，也未必能輕輕答應罷。

英大　那國裏，許多是說着和你相同的國語，讚美你的文明的。　這由來已久了；所以未必肯做於你有損的事。　但我們兩人仍得小心；匪為萬一竟聽了德大的要求，那就糟了。

法大　不錯，倘若比大的海岸隨便給德大使用，你的國也就糟了。

英大　我的國倒還在其次；因為軍隊通過中立國的理，是沒有的。　萬一竟有這事，而且德大也做得出，我總要對於德大，提出抗議去。

你還是盡點力，囑付比大，假使德大有這要求，致他不要依罷。

法大　這事一定盡力做去，總之要趁這機會，撩倒了德大纔好。　俄大也想必眞心戰爭的。

英大　但我們更該眞心的不怕犧牲的戰爭。

法大　對面比大來了似的；來的正好。

英大　無論如何，必須拉比大成了一氣纔是。　假如侵入了比大的土地，還得託比大便在他這里阻住了，愈久愈好；要不然，可就糟了。

（比大登場。）

法大　比大兄，一向好麼？

比大　鬧大了事了。　俄大對奧大出了宣戰布告了；德大也終於起來了。

法大　如此麼？　那是我也不能這般含糊了。

比大　你也要戰麼？

法大　如果德大起來，我自然也加入

戰爭去。不但我，一到緊要關頭，英大兄也便來做我們的幫手。

比大　這樣麼？　我還聽到了一件怪事哩。

法大　怎樣的事？

比大　便是德大定了計畫，要通過我國，攻進你的國裏這件事。　而且很像眞的哩。

法大　倘若竟有這般無理的要求，你怎麼辦呢？　甘心依麼，這不合理的要求？

比大　不不，不依的。　我的國裏，作戰的準備雖然不充足，但我既是一個中立國，想來總該尊重我這一點權利。　如果竟不承認這權利，硬要用了兵力，達到要求，我們也不能說因爲可怕，便默默的依了。我爲中立國的尊嚴計，柰聽人說是因怕戰事依了要求」呢。

法大　這就放心了。　眞有意外的好心呵。　彼德大的風俗習慣轉化，我們應該怕；應該羞的；做德大的屬國，我們應該羞的。

比大　要是做那凱撒的臣民，還是死的好。　但如果不幸，竟須和德大戰爭，還請爲我國幫點忙呵。

英大　自然。　爲人類計，爲人道計，倘若德大敢用一個指頭來撥動你的國，我們決不答應。　協力的幫忙不必說，此後還要永遠爲你的利益出力呢。

法大　這一節請放心，我們決不肯敗你上當。

比大　聽了這話，我就放心了；決心也堅固了。　這就告辭罷。

英大　我們也都走罷。　爲世界的文明，爲人類的和平，又爲人道，大家都出個死力罷。

比大　我的國雖然是中立國，我國的人民愛重人道這一點，卻不下於別國呢。

英大　我對於你國的歷史以及國民性，本來早就欽敬的哩。

（英大法大比大退場。）

惡魔　好容易做到這地步了；使在我也要算好收成了。　英大雖然說過大話，不過卻要覺到義勇兵的單是費錢而無甚用，一定另外設些什麼口實，採用那強制徵兵主義了；那時候的一副正經臉纔好看呢。　德大來了，這小子也生了氣哩。

（德大氣憤憤的登場。）

惡魔　怎的這樣生氣？

德大　他們只說我野蠻野蠻，爲人類起見，滅亡了纔好。　我的國裏出過怎樣的哲學者，音樂家，詩人，科學家，醫學家，他們都裝着忘掉了的臉；總從人類的歷史上，抹去了我爲人類盡力的功績；而且加上我一個名號，叫作「人類之敵」，說我應該滅亡。　我本來早准備被人這般說；而且也養好了不至滅亡的力量了。　然而事實總是事實；想將我爲人類盡力的事實否定，是做不到的。　惟其有我，人類纔有生氣。　他們都是下火，已經老昏了，竟還說過分的話；人類進步的障礙，其實正是他們；治了他們，纔正是爲人類。　我已經忍不住了；爲免去我民族的滅亡計，要大鬧一番了。

惡魔　是的，不這麼想，你的國就難保；現在不勝，便沒法了。

德大　我也深知道這事。　請你看着罷，不出三星期，就要將我的國旗，插上法大的首都呢。

惡魔　穿了比大的地方過去罷？

德大　自然。　敢抵抗，便踢掉了這障礙物過去。

惡魔　然而用心辦纔好。

德大　都准備了。　總之這回的戰爭，非勝不可。

惡魔　不要怕犧牲。

德大　不怕犧牲的。　誰敢遮攔我內而燒着的力的，得詛咒呵！

惡魔　這回的戰爭，是國家存亡的岔路哩。

德大　眞實不錯，我定要戰到得了最後的勝利。

惡魔　最後的勝利，一定要歸你的。

德大　我也相信如此。　我的民族上，有神和人類的祝福；而且我的民族，也有這般的價値。

惡魔　（手拍德大胸膛，）好好的幹，爲你的民族的光榮。

德大　好好幹去。這就失陪了。

惡魔　願你康健。

德大　多謝。

（德大退場。）

惡魔　高高興興的走了。　這就結定了籌；以後只要儘着力量，煽起他們的殘酷性便好了。　但這件事，

原也不必我出手；人裏面儘有着十二分呢。祝福這復讎心，祝福這賦給人們的復讎心呵！　神小子大約還睡着；就令起來，這邊的安排早停當了。　這一回，神也該吃點驚罷。　可是這小子很冷酷，自負又很強　平常事情是不會動心的；諾亞的洪水時候，也面不改色的看着呢。　然而這回，是從人們的根性上延燒起來的災禍哩；而且正是自詡文明的所在，發生的大布置的互相殺傷哩；而且飛火要飛到那里爲止，也都不定；況且還要飛機亂飛，在平和的人民的頭上，投下炸彈哩。　人們對神的信仰，因此定要減少了。　戰爭終於開了手了。

無論那一面都好，死罷，死罷，至少也得多死些罷；而且儘力苦苦的死罷。　有趣呵。　這麼樣，還說人是有理性的動物麼！

（神登場。）

神　爲甚麼，你這般喜歡着？

惡魔　請看，請看；偉大的兵，已經走進中立國的比大的地方，開了戰哩。

神　這樣孩子氣的事，也會有趣麼？

惡魔　什麼是孩子氣？　你的光彩的人們，互相殘殺着呢；用了大布置。

神　這樣的事，我早知道了。

惡魔　知道？　你何以不去阻止呢？

神　沒有阻止的必要。

惡魔　人們的不幸，你覺高高興興的看着麼？

神　不是你，並沒有高興；但默默的看着，也並非不能的事。

惡魔　可憐的人們多着呢。

神　這我知道。

惡魔　人們詛咒那生來的感覺，你知道麼？

神　我不是人，所以不很知道。

惡魔　死之恐怖，在人們怎樣可怕，你知道麼？

神　這也不知道。

惡魔　這不是全是你所給與的感麼？

神　我給與了。

惡魔　爲要人們苦麼？

神　我沒有想要人們無端受苦。

惡魔　你請看，許多東西，正無端苦着呢。

神　這只是因爲人類的生長尚未完成。

惡魔　假使我做了你，決不將人們造成這樣的傻子。　照現在看來，覺像你造人們，是專為他們來做我的奴隸似的呵。

神　要這樣想，便這樣想罷。

惡魔　難道這還不對麼？　人們本來平和的度日就好，可是正在戰爭哩；大家正在相殺哩。　那是為什麼的，因為人們太多了麼？

神　就因為還沒有將我所給與的東西，十分弄活的緣故。

惡魔　正因為弄活了你所給與的東西，所以這世上總有不幸罷。

神　不然，將我所給與的東西，活的偏而不全，所以纔會如此。　我於人們，給與了戰爭的本能，給與了貪慾的本能；給與了復讐心；也給與了羣集心理；但我所給與的，並非單是這一點。　我給與了人們和人們戰爭的可能性；但並非單是這一點。　將我所給與的東西，偏活了一面，所以那一面便生出犧牲者了。　自作自受罷了。

惡魔　但是，惡的得勝，善良的被殺，也是自作自受麼？

神　人類還沒有滲透了活透自己的路，所以個人的犧牲，是沒法的。

惡魔　是個人來做人類的犧牲麼？沒有或一個人來做或一個人的犧牲的事麼？

神　也並非沒有。　但這就因為人類的制裁，還未十分實行的緣故。然而人類，總還正在漸漸的變好。從前的戰爭，不比現在的戰爭。那時公然將人們做奴隸變賣，誰都不說錯，最正經的人，搶了敵人的妻女，也毫不以為恥的。　人類的制裁，究竟長進一點了。

惡魔　請看罷；大白晝做着極凶的事呢。　兵器比先前發達了；殺人術也發展了；而且都想將敵人滅個乾淨。　便是獸性，也不見得不及從前哩。

神　人們還沒有完全。　人們還要很受苦，做了犧牲的人們，可憐的。然而人們不會滅亡，也不退步。總要自覺到自己應走的路，一步一步的進去的；也要漸漸感到在自己裏面存着的不合理的事的。

惡魔　這是靠不住的。　人們各各分了國度，不將敵國弄成亡國，大家

都有些不耐煩；而且要戰到兩敗俱傷呢。 老實說，和睦本來是最好的事；可是動不動便翻臉相殺了，好容易纔建造成功的好都市，也互相毀壞了。

神 你就喜歡着這些事麼。 然而人們却比你所意料的還要複雜。 一到萬分危急時候，定會想出巧妙的逃路的。

惡魔 總之算不得聰明呵。 都要性命，却又說性命不算事，互相殺害着，這不可笑麼？ 殺了對手，能成什麼呢？ 大家既然都有愛國心，便對於這心表了同情，互相尊敬着，不很好麼？ 不是因為互助，總有人類的進步的麼？ 雖說是為國家為人民，戰爭有什麼為國家為人民呢？ 照目下的氣勢，人們生在世上，似乎專為着做軍備了。 非互相殺害便生存不得的根性，漸漸要加強了；而且若不毀了別國，自國便發展不得的根性，漸漸要加強了。 人們的末路近哩。 生來做人，不像是幸福，也不像是榮耀哩， 以為現在這世間，人類能有幸福，可是想錯了：你該對我低了頭，說道「你的話對，人們真不聰明，這樣下去是危險的」纔是。 你看罷，連我也要掉過臉去的凶事情，不是到處盛行麼？ 飛火是愈飛愈遠了。 連日大都加入戰爭了；那國度，也不難便亡在劍上罷。 你默着；你長太息了。 你還相信人們麼？ 這悲慘不知道什麼時候纔了呢。 德大從心底裏希望英大的滅亡；英大呢，不將德大治服，是不肯停止戰爭的。 照這情形下去，人們要動彈不得，被禍祟圍困着，步步的走近滅亡了。

神 滅亡！ 滅亡是決不會的。

惡魔 但照這情形下去看罷，人們決不是幸福哩。 國和國的不相信以及憎惡，按了加速度增加上去。 大家竭盡力量，擴張軍備，當不起這負擔的苦的國度，逐漸滅亡；那風俗習慣言語文明和自由，也都失掉了。 並且因為竭力要使人沒有謀反的力量，便都成了懶惰無氣力的人了。 至於戰勝的國呢，國家增加了費用，又惴惴的怕着謀反，擴張着軍備，心就粗暴起來了。

隨便那一件，都是人們的進步的敵呵。然而這氣勢很不能免。除却說是人們此後的運命就要走到盡頭之外，沒有別的話。這些事你不能懂麼？你太迷信着人們了。這氣勢，人們的力是毫沒有方法的。人們留心到自己走着的路的錯處，已經有點遲了；留心着自己的位置，便愈留心愈是大家擴張軍備，準備一齊橫倒的。個人的運命，愈加不安了。你看罷，都叫着你的大名求救呢。然而一點沒有法。還有什麼行爲，能比用人們的手殺害人們，更加失墜人們的價值的呢？你用可愛的人們的手殺了人們，默默的看着，居然還是人們的神麼？你眞是毫沒力量的；只將大樣子給人看，哄騙人們罷了。你毫沒有法子辦罷，連這我也沒有法子辦哩。單是看着。人們向你求救，只是表示人們的至愚極蠢罷了。你只是默着？你打呵欠了；你想睡罷？人們在你之前，儘力的獻上了供養，說些一想情願的事，倘知道了你的本心和你的無力，該要驚倒罷！

神　我要睡哩。（倚着岩石睡去。）

惡魔　眞教人出驚的小子呵。可是神小子默着了；天下是我的了，如我的意了。

（德大登場。）

惡魔　怎了？

德大　總不能如意的做去。

惡魔　造些更大的大礮；並且用那毒氣罷。並且用飛船將炸彈抛到英大的都裏去就是；不管是孩子是女人，愈多殺愈好。在比大的地方，却很作踐了呵。

德大　這是大家恰恰殺氣升騰了；盡比大的照應，預算有點亂了。

惡魔　不妨事的。幹罷，幹罷。將敵手當做人看待，是不能戰爭的。

德大　要幹的。忙的很，就告辭罷。（退場。）

惡魔　都是殺氣升騰了，不如此不行。英大來了似的。

（英大登場。）

英大　德大的做法，是違背人道的。

惡魔　何消說呢，你這邊也不要不及他；單是義勇兵，許趕不上罷。

英大　我也悟了；單是義勇兵，也仍是趕不上。　覺得有強制的必要的。

惡魔　悟得好，這纔英大萬歲了。你這邊一定勝。

英大　我也這樣想。

惡魔　不是大家格外決心，將德大斷送不行；那是可怕的東西呵。

英大　是的。　我煽動所有國度，都對着德大戰爭。

惡魔　德大完結，便是你的天下了。

英大　這還請你秘密着。

惡魔　好好的做。須小心，不要使大家失了勇氣。

英大　小心就是。

惡魔　德大如果用毒氣，你這邊就用更凶的毒氣；德大如果殺了平和的人民，你這邊也就加甚的殺。　不要將德大的一夥當做人看。　不管什麼孩子什麼女人，都當作仇敵，使他們格外吃苦纔是。　因為德大這邊先就預備這樣的，打沈了無罪的商船，還高興着哩。

英大　便是我這邊，却也沒有什麼不及他的。　這就再見。（退場。）

惡魔　再會。　看罷，英大終於進了將拒絕出戰的人們當做罪人以上的罪人，房頭以上的房頭，國賊以上的國賊這一夥了。　何如？　我的力量。　何如？　這世間都如我意了；是我的東西了。　現在不但是國和國的爭鬭，還有窮人和富人的爭鬭，工人和資本家的爭鬭，平民和貴族的爭鬭，要用了這些爭鬭，儘量的作踐了這世間請賞鑑呢。　沒志氣的講大話的神，你總是睡覺；人們永遠用不着你；還是等到人們衰弱透了之後，再慢慢地醒來罷。　以為和外國只有戰爭這一條路的人們呵，戰罷，戰罷；直戰到大家亡掉罷。　要用了個人的詛咒，包裹了這世間哩。是的，是的，國家和國家呵，互相戰爭罷。　總之，總之、們要用你們自己的手，將你們的血，多流一滴到地上，我便喜歡的。　因為這便是將創造人們的東西的恐怖，在宇宙上發表哩。　是的，是的，各國呵，再擴張軍備罷，擴張軍備罷；儘力的，不，儘力以上的。　要不然，你的家要亡了。　將這事銘心刻膽，萬不要

忘了。哈哈哈。

（神醒來，起立。）

神　但我相信人們的。

惡魔　你將理性與了人們沒有？

神　的確給了。

惡魔　你因為迷信着自已，所以也迷信了人們。人們可是這樣的到了窮途，動彈不得了。倒想要看看那時的你的嘴臉呢。

神　人們一定就要走進較正的路。而且更為大家互相的幸福想法罷。

惡魔　那麼樣的也能麼？那麼樣的也能麼？

（在第一幕出現的戰爭犧牲者的不斷的一列，續續走過。）

惡魔　出了這許多犧牲者了；豈但沒有醒，還想弄出更多的犧牲者哩。而且國和國的關係，也只壞下去，壞下去罷了。這樣子，你還相信人們麼？

神　相信的。

惡魔　哈哈哈。（黑幕垂下。）

女三　我告辭了；因為在這一場須出臺呢。

青年　原來，那就再見。

女三　不不，也許從此再不能見面了。

青年　這是怎的？

女三　就因為演劇完了之後，我有點事情；而且你也未必能長在這里罷。

青年　這樣的麼？那就什麼時候再見罷。

女三　願你康健。

青年　多謝。

女三　再會。

青年　再會。

（女三退場。男一登場，一半還是惡魔裝束，手拍着正在出神的青年的肩頭）

男一　（快活的說，）久違了。覺承你來看這樣無聊的東西。

青年　很有趣的看了。

男一　雖然是無聊的東西，但請你對朋友談談。

青年　我談去。

男一　其實，此後人們的運命，倘照現在這般進去，是不了的。

青年　真的呵。雖然這麼說，但革命卻也覺得可怕。覺得不知道怎麼辦纔好，很想冷眼旁觀着似的，

但又覺得這也可怕。

（乙丐登場。）

青年　聽說你釋放了，恭喜恭喜。

乙丐　那一邊恭喜，很難定哩。　能看到這般的戲劇，總算託這福蔭罷。

青年　你以為這世間怎麼辦纔好呢？

乙丐　是的。　也仍是除却仗着實行，使人們從心底裏知道多謝的東西的真正多謝之外，沒有方法罷。也仍是除却從民衆覺醒過來之外，都不中用罷。

青年　這可不得了呵。　這以前，不會有可怕的事出來麼？

乙丐　出來又另是出來的時候了。知道那多謝的東西的多謝，就令這事又作別論，在人們許是必要的。知道撒了禍的種子的可怕，也必要的。　在人們所可怕的，並非戰爭，却是產生戰爭的東西。　在儘力的將活力給與產生戰爭的東西的這現世，生出戰爭，也是當然的事罷。

青年　倘不將活力給與產生戰爭的東西，國不會亡麼？　我是想不亡國而去掉戰爭哩。

乙丐　着了。　但如果所謂「國」這思想，全如現在，那可不能。　須憑着民衆的力，改換了國的內容纔是。　世界的民衆成了一氣的時候，從根底裏握住手，那時戰爭便許自然消滅了。　民衆無端的恐怖着；互相誤解着；不能真明白彼此都在兩不可無的關係的事，至少是平和的下去却是彼此幸福的事，所以不行的。　還沒有真明白凡有損人利己的人們，不管是本國人是外國人，都應該當作平和之敵，加他制裁，所以不行的。　承認現在的國家，却否定現在的戰爭，這可決沒有這樣的稱心事呵。

青年　我也覺得如此；但要改變現在各國的意志，又覺得是不可能的事呢。

乙丐　全在根，全在根，全在民衆呵。　人們再進步些就好了，再一步，再兩步。

男一　你竟像我所寫的神一般的樂天家哩。

乙丐　是的，我的保人們。　比那一位神尤其相信人們哩。（鈴響；都

拍手。　黑幕抽上。　平和女神和侍女們在一起；都飢餓着；臉色青白，而且瘦；平和女神更沒有元氣，一點事便哭。）

青年　這一位平和女神，是先前會見過的。

男一　不錯，就是曾經用了手槍嚇過你的人。　前一場是我的著作，這場都歸愛女人們了。　怎樣做法，連我也不知道；但梗概自然是接洽過的。

青年　原來。

侍女　便是像你這樣的喪了氣，也是無益的呵。

平和女神　但你看，人們已經不要我了。　侮辱我。　我只等着死了。

侍女　都仰慕你的，只是時候不肯罷了。

平和女神　誑呵。　我很知道人們的心。　人們說愛我，　然而其實並不眞愛我。　眞愛的美，人們是不知道的。

侍女三　沒有這事的。

平和女神　眞知道我的美的人，一億萬中怕難得一個罷。　便是這一個，也仍然不知道我的眞的美和威嚴。　將眞心獻給我的，一個也沒有。　我們快要餓死了。　我在先前，雖然也並未爲人所愛，但瘦到如此，卻是這回第一遭哩。　照這樣下去，我再不將人們放在心上；但我眼見人們受苦，卻又覺得可憐了。　說是自作自受，固然也是自作自受；但也如最愛我的人在十字架上所說一般，「他們不曉得」的緣故呵。　除卻饒恕他們，也沒有別的方法了。　但豈不傻氣麼？

侍女四　這是人們傻哩。　以爲使別人苦，這纔自己有所得；而且想教同類的人受了苦，自己獨獨作樂呢。

平和女神　這也從傻氣來的。　以爲不如此，國便不富，國便要亡了。　富人以爲沒有窮人，便得不到自己的快樂。　只要有能懶惰者而沈在酒和女人裏的，人們便以爲第一的幸福了。　錢，錢，什麼都是錢呵；以爲凡是人們所要的東西，都可以用錢買得的。　用錢買不到的眞心，美，愛，感謝，在人們是最無聊的東西了；不能變錢的東西，是

無聊的了。 還說「這樣的東西，可以吃得麼？」哩。 人們若單要吃，其實只要少許的錢便滿夠了；可是既有了錢，還說倘沒有更多的錢，便吃不成，吃不成呢。 所以我的兄弟食品神，因此生了氣；說要毀了人們的胃哩；說人們在這難處的世上，決沒有愛我的閒工夫的哩。 這也許有這樣的人，然而也不盡然的。 因為都過着不健全的生活，還沒有知道我的真美的時候，已都摸進刺戟更強的更烈的地方去了；用錢能買的東西裏去了。 便是我，倘能將我的功效，用錢另賣，大家就要較為尊重罷；但我將自己的身子這麼輕賤，是不肯的。 凡是用錢買不到的東西，人們便都看不起。 真傻呵，真傻呵。 我的好朋友空氣也說過。 空氣在人們是最緊要的東西，然而全是白得，便以為無論弄到怎麼髒，都無不可了。 所以空氣也生氣。 戰爭用了毒氣，空氣是非常之生氣。 還有那人們的難聽的被殺的聲音；身體被那聲音搖動了，說是不舒服之至哩。 因為空氣是最喜歡乾淨的。

侍女五　真的呵。

平和女神　人們真是傻小子呵。 既現出這麼一副臉，那便不再戰爭，豈不好麼？ 你看，死了的人們的臉，多少難看呵；我最嫌這副臉相的。 我所喜歡的人，是溫和的臉相的。 外貌雖然可怕，却真個在深的喜歡時的人們的臉，只有我知道。非現在那副嘴臉不可的境遇，人們便不再使人們過着，不也好麼？

侍女六　真傻呢。 我真氣憤的，氣憤的沒有法想；敵人太難耐了。 你的溫和的心，怎的人們竟會不懂的呵。

平和女神　人們略一見我，便覺得生在這世上，有些厭惡，覺得這可怕。 而且慾神也討厭我；因為那神專做些媚人的事；而且要到我這里，是很難的，因為我的所在，太高了一點了。 但假使到那低一點的所在，使他們一面爭鬧着，一面領略我的美罷；我的職務便沒有了。 仰慕着我的人，將不幸給與別人

，我是不喜歡的；但現在的人們，却正在若不將不幸給與別人，便生活不成的位置哩。　話雖如此，再愛我一點，不也可以麼？　然而覺輕蔑我，這可太過分了。　所以碰到這樣的境遇的呵。　那聲音眞難聽。　將那難聽的聲音，給喜歡戰爭的人聽去纔好；並且將那哭臉給看去纔好。　碰到這般境遇是難堪的事，怎麼會不知道的呢？　爲甚麼要送這樣的犧牲呢？　我雖然很要說，惟其不愛我，所以碰到這境遇，是應該快意的事；但人們碰到這般的境遇，我是不喜歡的呵，不喜歡的呵，不喜歡的呵。

侍女二——這樣哭，也是無法的呵。

平和女神　人們是傻的呵，傻的呵。

使同胞碰在這樣的境遇上，全是傻氣所致的呵。　已經這樣了，還喊着戰爭戰爭呢；忘却了自己正碰在這樣的境遇上，却喊着戰爭戰爭呢。　這些人們，却也並非這麼壞；都能夠大家要好；能夠更爲幸福的。　雖說是自作自受，可也致人煩厭呵。　我煩厭了，煩厭了；不願意再想人們的事了。　請隨意做去罷；全都戰死就是了。　但聽到那聲音又難受。　可能有什麼方法呢？　到這樣，人們怎的還不愛我呢？　將眞心獻給我的人，難道已經沒有了麼？　我委實悽慘了；因爲對於不愛我的人，我却不能不愛哩。　我願意人們趕早的趕早的明白些子，拋掉了在別人的不幸上插接自己的幸福這種歎念頭纔好；因爲這念頭，以爲一定得到幸福，便輕輕的將自己弄成不幸，生出禍殃，將全心都用在下等的快樂裏，却反得意着了。　照這情形下去，人們眞不知如何得了哩。　我眞眞着急以爲趕快的生出好人來纔好呢。

然而無論生了何等樣人，也恐怕都一樣罷，或者也就有人得救罷。

照現在這樣是，照現在這樣是太不成事了。

侍女七　（就是女三，指着青年，）在那邊的那一位　正含着眼淚向你這面看呢。

平和女神　那人將我們的心緒傳布出去，我是高興的。但便是如此，也未必有什麼用罷。　那邊站着戰神

，正在得意哩；「還要戰。還要戰，戰的不夠！」的正吼着哩。　這小子得意到什麼時候纔了呵。　那些被殺的人們的臉，我眞不願看，不願聞了。　眞是怎麼辦，人們纔肯聽我的話呢？　現在爲止的犧牲者，眞是獨獨吃虧了。　我是希望人類的幸福的。　然而人們還輕蔑着我哩。

侍女六　所以碰着這難堪的境遇的了。　好一件快心的事呵。

平和女神　不要詛咒人們。　我因爲要爲人所愛，所以在這裡的。　人呵，從心底裏愛我罷。　我是愛你的呵。　（黑幕垂下。）

男一　這就告辭了。

乞丐　我也走了。

青年　走麼？　諸事感謝的很。

（男一和乞丐退場。）

不識者　這回放你回地上去罷。　以後大家想罷！

（不識者抓住青年，從窗口擲出。　幕。）

一九一六，一〇，一五，——二八。

一個青年的夢正誤

武者小路先生知道這劇本要譯作漢文的時候，曾將原書誤排文字的校正表，寄給周作人君，再轉到我這裡。　那時第一幕已經印出，第二幕也正在付印，不及改正了。　其中除了容易發見，當時已經改悔，以及悞的是語尾變化字，於漢譯沒有影響的之外，最要緊的有三處，現在寫在下方：

卷	號	葉	段	行	誤	正
七	二	七二	中	一二	因爲死了的緣故麼？	在死了以後麼？
七	二	七二	中	一七	異常的境地	異常的狀態
七	三	六四	中	八	放開量吞吃。	一樣一樣的喫。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魯迅記。

晚間的來客

俄國 A. Kuprin 著

周作人譯

燈光落在我所坐的桌上，映出一個光明平正的圓圈。

在這圈子以外，一切物事都暗黑，空虛，沒有生氣；一切都於我很生疏，都為我所忘卻。全世界聚集在這小小的空間裏，——每個墨水痕，刀痕，木質粗糙的處所，與我完全諳熟。我不需要別的東西了。在我面前的這張紙，白到眩目；紙的四邊，在綠布上面，很分明的映出。晚上一秒一秒的時間，輕輕的緩緩的單調的過去；在這光的圈子裏，一切都簡單，光明，合意，親密，諳熟，又朦朧如夢。我沒有需要，不再需要別的東西了。

可是有人敲我的門了。一，二，三，……急迫而且雜亂的，接連起了三聲沈重不安的敲聲。光的圈子底夢一般的幻樂便消滅了，宛如影戲牆上的圖畫，忽地移去了。我又在我的房裏，在市內的家裏了。……人生奔向我來，正如街上的聲音，從開著的窗戶亂奔進來似的。

門外面是誰呢？不一刻，他便要走進我的房裏，我將看見他的面貌，聽他的聲音，握他的手。我將用了我的視聽，我的身體與思想，和他接觸。阿，這都是很簡單，但又怎樣的神秘，不可思議，幾乎嚇人麼？

因為世上沒有一個現象，無論怎樣微細，不在我的心上留下他的不可磨滅的陳跡。我的地板下的老鼠靜悄悄的行動，死刑的執行，小孩的出產，秋天一片樹葉的墜，大洋上的風雨，時表的振動，所愛的女人的擁抱，一個普通的廣告，——一切事物，或大或小，或有心的或無心的感到，都觸著我的腦，畫上不可辨別的線與曲線。我的

一生的每一刻，都留下一個無心的，却是不可磨滅的印，在我的性格上，——在我的對於生活的愛或憎，我的心意，我的健康，我的記憶，我的想象，我的將來的生活，或者還在我的兒子與孫子的生活上。 但我不知道事件的結果，不知道他們來的時候，也不知道他們根本的力量與隱藏的意義。……

我不知道明天我將怎樣。 ……只有那淺薄，自滿，蠢笨的僞君子；或是那被選的預言者，憑著他們異常靈敏的精神，能夠知道，——或者欺騙他自己和別人，相信他能知道。 我不知道這一時間或一分鐘間，將要遇見的事件。 我像博徒一樣的生活著，運命永久的推轉著我的神異的輪子。

爲什麼賭博能使人興奮呢? 因爲我們若在桃子九點上放下一注錢，我們不能預知他從落在那里：如在右邊，我們輸了；如在左邊，我們便贏了；因爲在我們的眼前，未來立刻變成過去，我們的希望與計畫，變成失望或喜悅了；因爲紙牌的賭博也是人生，只是更緊縮，更密集，仿佛養氣瓶中的生活罷了；因爲賭牌的時候，我們心裏覺得在我們面前，走著一位可怕的神明，主宰一切的「或然」及「可能」。

然而平凡尋常的生活的現象，不能深切的感動我們，我們盲目的無關心的生活在那些現象的中間。 但每日每時，我們吃食，或赶去幽會，或簽押商業文件，或坐在戲場上，或摸牌，或引了一個新朋友到我家裏，或買或賣，或睡或醒，——實在我們不斷的從人生每舉步間送上來的大獄中，拈出鬮來。 總之，賭牌的時候，只有兩個機會：你不是贏，便是輸了：生活裏却有幾萬機會，又用幾萬相乘，沒有一枝戳是空的。 賭牌完了的時候，你立刻將錢付了：但在人生却有無數支付的方法與不同的日期。有幾時他付的很吝嗇，像放債的人一樣；有時又像暴發戶的浪費：有幾時公然的付出，像慈善的恩人；有時又很秘密，像聖書裏的寡婦：有幾時付的鶻突急速，宛然手槍的一響；有時又緩緩的，如不可救藥的病。……

這都是不可解，神秘，而且因爲他簡單，所以更是當

眞可怕。　現在想象，假如有一個暴君，眞的人間的暴君，有天才的狂人：他厭倦了他無限的權力底尋常的享樂，想出一種新方法，要在他的國內舉行每年的人生的彩票。　規定每日某時，兵隊便赶人民都到一個廣場上，中央放了一個大瓦瓶，滿盛着紙牌，詳細寫定各人在來年應過的生活。　凡是人智所能計畫的一切事物，都寫在這些紙牌上面：富，聲名，權力，恥辱，監禁，戀愛，自殺，榮譽，流放，戰爭，勞工，稱號，拷打，死刑。……　你又試想象，假如你夾雜在這精明的暴君屬下的不幸臣民的隊伍中間，等候你的輪番。　阿，你的面色，恐要忽然變成青白，你的兩膝顫抖起來了；你被引到那運命的瓦瓶的前面的時候，你的心將怎樣的跳，懷着兩個正相反對却又一樣有力的欲望，——想提早，或遲延你的拈鬮的時間，……

但是，我們實在每日拈鬮；不過因爲蒙昧，迷信，懦怯，或平常的習慣，我們不會注意，不顧注意，或不會想到，也不相信。　一個人說，「我要把我的生活，做成這樣。」　別一個人說，「我知道；一年兩年或十年以後，我將仍舊坐在這椅子上，在文書上簽字。」　又別一個人更相信他到死爲止，決不出他隱居的四壁，比他生存的事實尤爲確實可信。……　倘若他們的信念並沒有欺騙了他們，那些自足的人將對著自己或他們的子孫，或他們的朋友說，「你看，我要得這些榮譽，於是我得到了。　堅忍與努力，會使你得到所要的一切。　各人都能鑄造他自己的幸福。」　但這話是一樣的愚蠢率眞，正如一個人要證明他運命的自主，說「現在我要用指頭敲這桌子，　便眞敲了。　但前者比後者的思想，尤其愚蠢，因爲他的愚蠢是更爲雜錯綜了。

第一，一個人倘若硬化成爲某種限定的終極的形式，他便已經進了死的徵候的第一狀態；因爲生命是在於不斷的流動。　第二，倘若我能夠將當日的他，給今日的他看了，他必將驚訝，不相信這靈魂眞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相信了，他也將迷惑，不能說明那些影響與聯絡，使他起了這樣可驚的變化。　第三，這人如不認識靈魂，只認識那包圍的纖維，他便不能了解：人生最重要的現象，——生

產，戀愛與死，——顯然使我們驚恐，也是爲機會的無常所統轄的。

我們有誰知道我們入世的意義與原因呢？ 我們的父母，關於這件事，必然知道的最少。 在小兒的受孕與生產，在他的體質與精神的構成，在他全個未來的生活的決定上，有幾千種的原因，一樣的佔有重大的位置。 日間所吃的大餐，園裏的花香，自覺的記憶上的斷片的印象，——這或者都是一種要因；而且此外還不知道有幾千百種呢。 最簡單，最微細，不曾注意著，也是完全忘却了的事件，或者反是最重要有力的原因，也未可料的。

在戀愛的上面，也正是一樣。 誰能告訴我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又怎樣的，將成爲這美的破壞的或可嫌的威力的奴隸呢！ 沒有人能夠預知他的妻子，或伊的情人。 一個朋友紹介我到他的朋友家去；在那里我又遇見別人；因了他們，我遇見了一個向來不曾相識的女人。 我被紹介於伊的時候，我不曾知道在這一刻中，我正從運命的瓶裏抽了一支籤，上面寫著這幾句話：「你被判定在將來的多少年內，應該同這女人同桌吃食，睡在伊的身邊，同伊生下孩子，被稱作伊的丈夫。」 還有這種事情，豈不也是時常發生？ 兩個人多年希望會見的機會，却在街上對面走過，臂肘相觸，不曾看見；而且這一別離以後，或者終生不再遇見！

還有那孩子們呢？ 我可曾以先想到他們麼？ 我能約略知道，我的身體心意與靈魂的那一部分，將傳給他們麼？ 這不但是我的如此；便是我的父親祖父與曾祖也如此。 我能夠預知在他們的靈魂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的一切事件麼？ 這在我雖然或者並未注意，但在我的孩子，却是關係他的運命的事。

所有一切的結束，終於由死來了，——他是真實的又最是不意的來客；我們無心的用了我們的衣與飲食，我們的家庭生活，我們的心的傾向，我們的愛與憎，預備他的到來。

不，我於人生的事情，一點都不知道，一點都不懂得。 我在從順的運命的恐怖之中，拈了我的鬮，連上面不

可辨別的刻文，也不能讀。

在這晚上，聽到門外有不安的敲門聲的時候，感到這事，更比以前明瞭。　我的心裏想道，「這是運命，帶了伊的魔法輪來了。」　我不得不去，拈我的鬮。　有誰知道，站在門外的人帶來給我的，是喜或是憂，是愛或是憎呢？　他的來訪，將造成我的一生的轉點？　還是便流過去了，只留下不很可見的痕跡，我便立刻忘了，到了死時或在死後，也不再記起呢？　我起了一種迷信的思想，仿佛覺得倘若我大聲問道，「誰呢？」便會有一個冷淡的，幾乎不能聽到的聲音答道，「運命！」

我說，「進來！」　在他敲門的聲音同我答應的中間，沒有一秒鐘的間隔；但在這短時間內，通過我的腦的許多思想，已經揭起了黑暗深淵前面的幕的一角；他們已經老了我了。　我覺得那不安的敲門聲，已經在門外的那個人和我的中間，牽了一條線了

現在他開了門。　再一刻，那最簡單卻又最不可了解的事，將要出現了。　我們起首談話。　借了不同的高低強弱的聲音的幫助，他將用習慣的形式表現他的思想；我接受了這聲音的顫動，翻出他們所表的意義，於是別人的思想便變成了我的了。

阿，人生最平常的現象，在我們看來，怎樣難解，怎樣神秘，又怎樣奇異呵！　沒有懂得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的真意義，我們將他們重重疊疊的堆起，交錯了，聯結了，伸展了；我們遇見人，結婚，著書，說教，組織內閣，開戰，通商，發明，修史！　我每想到一切人生的大交錯底廣大，複雜，暗黑，與根本的偶然，我自己的生活便覺得彷彿只是塵土的一小粒，消失在暴風雨的中間。……

Aleksandr Kuprin 1870—的著作，從前曾譯過兩篇：皇帝之公園（新青年四之四）與聖處女的花園（晨報三四四），都是一種空想的作品。　他別有馬盜等一類短篇，是強烈的寫實；但最有名的生活的河與泥沼等幾篇，寫實裏面，也都含有新理想主義的色彩：這可說是他的特色所在，

我譯這一篇，除卻紹介 Kuprin 的思想之外，還有

別的一種意思，——就是要表明在現代文學裏，有這一種形式的短篇小說。小說不僅是叙事寫景，還可以抒情；因爲文學的特質，是在感情的傳染，便是那純自然派所描寫，如 Zola 說，也仍然是「通過了著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這抒情詩的小說，雖然形式有點特別，但如果具備了文學的特質，也就是真實的小說。內容上必要有悲歡離合，結構上必要有葛藤，極點與收場，纔得謂之小說：這種意見，正如十七世紀的戲曲的一律，已經是過去的東西了。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記

工讀互助團問題

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

胡適

自從北京發起工讀互助團以來，工讀的計畫很受各地靑年的歡迎，天津上海等處都有同樣的發起。天津現在風潮之中，這事自然一時不能實現。上海的工讀互助團大概不久可以成立了。將來各地漸漸推行，這是意中的事，也是近來一種很可使人樂觀的事。

但是我近來觀察北京工讀互助團的試驗，很有幾種感想。現在我且先說我觀察的兩件事實：

(1)工作的時間太多，——每人七時以上，十時以下——祇有工作的時間，沒有做學問的機會。

(2)做的工作，大都是粗笨的，簡單的，機械的，不能引起做工的人的精神上的反應。只有做工的苦趣，沒有工讀的樂趣。

第一件事實是大家公認的。北京互助團初發起時，章程上規定『每日每人必須作工四小時』。實驗的欲果不能不增加鐘點。故上海新發起的工讀互助團簡章第三條已改爲『每日每人必須工作六小時。』並且還加上『若生活費用不能支持，得臨時由團員公議增加作工鐘點。』上海房租很貴，大概六小時是決不夠的。現在且假定八小時作工，八小時睡覺，一時半吃飯，二時休息，剩下的只有四個半小時了。

如果做的工作都帶有知識的分子，都能引起研究學問的旨趣，工作的時間就多一點也不妨。但是現在各處互

助團興辦的工作大概都是『挨役』(drudgery)，不是工作(work)。 現在互助團的團員打起『試驗新生活』的旗號，覺得『挨役』是新人物的一部分，故還能有點興致。 但是我預料這種興致是不能持久的。 興致減少了，『挨役』更成了苦工了，假的新旗號也要倒了！

照我個人的愚見看來，我們在北京發起的工讀互助團的計畫，實在是太草率了，太不切事實了。 因為我希望別處的工讀計畫不要鈔襲北京，所以我現在要把我對於這兩個月北京的試驗結果的意見寫出來供大家參攷。

北京工讀互助團的計畫的根本大錯就在不忠於『工讀』兩個字。 發起人之中，有幾個人的目的並不注重工讀，他們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組織』上。 因此他們只做了一個『工』的計畫，不曾做『讀』的計畫。 開辦以後也只做到了『工』的一小方面，不能顧全『讀』的方面。 上海的新團將來一定也要陷入這種現狀。 今天民國日報上費哲民先生問『工作定六小時，授課定幾小時呢』？ 發起人彭先生對於這個問題也不能回答。

我也是北京發起人之一，但我是見慣半工半讀的學生生活的，覺得『工讀主義』乃是極平平無奇的東西，用不着掛什麼金字招牌。 我當初對於這種計畫很表示贊成，因為中國學生向來瞧不起工作，社會上也瞧不起作工的人，故有了一種掛起招牌的組織也許可以容易得到工作，也許還可以打破一點輕視工人的心理。 簡單說來，我當時贊成這種有組織的工作，是因為我希望有了組織可使工讀容易實行。 我希望用組織來幫助那極平常的工讀主義，並不希望用這種組織來『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

我為什麼說這段話呢？ 因為我覺得現在有許多人把工讀主義看作一種高超的新生活。 北京互助團的捐啓上還只說『幫助北京的青年實行半工半讀主義，庶幾可以達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 上海互助團的捐啟便老實說：『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舊社會舊家庭種種經濟上意志上的束縛，而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出來。』 新生活和新組織也許都是很該提倡的東西，但是我很誠懇的希望我的朋友們不要借『工讀主義』來提倡

新生活新組織。　工讀主義只不過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換一點教育經費，是一件極平常的事，——美國至少有幾萬人做這事——算不得什麼『了不得』的新生活。　提倡工讀主義的人和實行工讀主義的人，都只該研究怎樣才可以做到『靠自己的工作去換一點教育經費』的方法，不必去理會別的問題和別的主義。　現在提倡和實行工讀主義的人先就存了一種新生活的計畫，却不注意怎樣做到半工半讀的方法。　即如北京的互助團至今還不能解決『工讀』兩個字；但他們對於家庭，婚姻，男女，財產，等等絕大問題都早已有了武斷的解決，都早已定爲成文的戒約了！

因爲不忠於工讀主義，因爲不注意實行半工半讀的方法，故北京至今不能補救當初計畫的缺陷，故北京的錯誤計畫居然有人仿行。

北京互助團的計畫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　我說是在偏重自辦的工作，不注意團外的雇工。

北京這兩個月的經驗可以證明自辦的工作是很不經濟的；不但時間不經濟，金錢也不經濟。　不但時間金錢上不經濟，還有精神上的不經濟。　前天時事新報登有沈時中先生『建設組織工讀介紹社』一篇，中有很切要的見解。　他說：『我對於組織簡單的工讀團體不能十分滿意，並且認爲無設備工場的必要，因爲團員很多，個性不同，所學不同，只有一個工場，絕對不能滿足工讀的緊要條件。』　這是很可佩服的見解。　自辦的工場所需的開辦費太大，故只能辦洗衣店一類的工作，費時既多，所得又極少，這是最不經濟的事。　況且所做的工作都是機械的事，毫不能發生興趣，更不能長進學識，這是最笨拙的辦法。

沈時中先生建議組織『一個大規模的工讀介紹社，可以由這社將社員介紹到各機關各工場去服務。……每日規定工作幾小時，所得的工價只要能供給個人的需用，不必過多。』　這個計畫極可試行，比現在的工讀團體高明得多了。　但是我以爲不必先辦大規模的介紹社，儘可先從小規模的下手；也不必限定機關與工場的服務，個人的雇用助手——如大學教授或著作家的私人書記或鈔手——也可由這社介紹。　由社中訂定工價，如鈔寫每千字價若干，打

字每頁價若干，或服務每小時價若干，以供社外人參考。

但是這還是『工』的一方面。我的意思以爲『工』的一方面應該注重分功，注重個性的不同，不必在一個工場裏作那機械的挨役。至於『讀』的一方面，那就應該采用互助的組合了。假定一個人學英文，每週須出五元；五個人同請一個英文敎員，每週也只須五元。一個人買新青年，每月須出二角；四十個人合定一份新青年，每月也只得二角。還有生活上的需要品，也應該注重互助。米可以合買，房可以合租，廚子可以合雇。但共產儘可以不必。爲什麼呢？因爲我也許願意用我自己掙來的錢去買一部鮑生葵的美學史，但是你們諸位也許多用不着這部書，我還是買呢？還是不買呢？最好是許團員私有財產，但可由每人抽出每月所得之幾分之幾，作爲公共儲金，以備失業的社員借用，及大家疾病緩急的隨時救濟。

最難的問題，還是『讀』的問題。今年正月一日，我在天津覺悟社談話，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工讀主義實行以後，求學的方法應該如何？』我的答案，簡單說來，是：『用自己的工作去換一個教育機會的人，若還去受那既不經濟又無趣味的學校生活，自然不能滿意了。學校的工課時間不能不和工作時間衝突，是一病；學校課程是根據中人以下的資質定的，故很遲緩，很不經濟，是二病；學校須遵守學制，人人都須按步就班的上去，是三病；學校裏的工課，有許多是絕對無用的，但不得不學，是四病。我以爲實行工讀的人應該注重自修的工夫，遇不得不進學校時，——如試驗的科學等，——也應該作旁聽生，不必作正科生。』

我以爲提倡工讀主義的人，與其先替團員規定共產互助的章程，不如早點替他們計畫怎樣才可以做自修的學問的方法。自修的條件很不容易：(1)參考的書籍雜誌，(2)肯盡義務的學者導師，(3)私家或公家圖書館的優待介紹，(4)便於自修的居住（北京互助團的公開生活是不適於自修的），(5)要求良好學校的旁聽權。此外還有一個絕對不可少的條件：謀生的工作每日決不可過四小時。

如不能做到這些條件，如不能使團員有自修求學的工

夫，那麼，叫他泛勞動主義也罷，叫他新組織也罷，請不要亂掛『工讀主義』的招牌！

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制

季陶

（一）

在第四十二號的星期評論上面，我已經把我對於『工讀互助團』的意見，略為說了一點。 我所以對於工讀互助團的組織，有些懷疑的緣故，是為了怕『工讀互助團』這一種組織，不能達工讀互助的目的；並不是不贊成『工讀互助』這個主義。 我的理由是：

『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以世界的強力，壓迫着自由勞動者的時代，無論甚麼人，沒有不受這一個強力的支配。 威迫各人的社會生活，妨礙學生的自由思想，為主的並不是家庭、不是官廳、不是學校、只是資本家生產法所代表的財產私有制。 在這一種社會組織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一面作生產的工，一面達求學的目的，在事實上是作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練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產機關，要想獨力回復資本家生產制所使他的「剩餘勞動時間」，更是作不到的』。

我因為看出這個極大困難的地方，所以我對於現在懷抱改造社會志願的青年，提出一個意見是：

『有改造社會的熱誠和決心而又肯耐苦冒險的青年，既不願意附隨着惡社會過生活；又不能夠達工讀互助的目的；便應該拿定普遍救濟的目的；舍去一切獨善的觀念；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

這兩層意思，說得太過簡單，現在我再詳細一點說明我的意見。

(二)

胡適之先生解釋『工讀主義』的意思，和我所觀察的不大很同。他是把普通苦學的意思，來解釋工讀主義；所以他說，大家不要把這件事，看得很特別，這實在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歐美各國，無論在甚麼地方，都有許多苦學生；一面做工，一面讀書。這一件事固然也是工讀辦法的一種，但是我相信和北京現在所發起的工讀互助團的意義，或許有些不同。因為那一種單純的苦學，最初就只是為了個人經濟上的缺乏，並沒有含得有甚麼理想；北京的工讀互助團就不然了。照我所曉得的說：發起工讀互助團的人，或許意思還不專注重在解決思想上物質上的煩悶痛苦；進工讀互助團的人，的確有許多是為了思想與生活的不一致，要想用這工讀互助，來做解決的方法的。既然如此，他們那些組織工讀互助團的青年，第一步便着手去解決『婚姻問題』、『財產問題』、把『自由戀愛』和『協作共享』拿來作一個理想的標幟。這不能說他們是認識錯誤、節外生枝的。大概所以發生『工讀互助團』這個組的物質的原因有三個：

(一) 青年學生，因為思想和行為與家庭抵觸，他們的家庭便停止供給他們的學費。

(二) 學校的教育、管理、和學生的思想相背馳，或學校因此便拒絕有自由思想的學生求學。

(三) 有志求學的青年，很想求學，實在沒有負擔學費的能力。

這三個物質上的原因，和『分工協作』、『勞動神聖』等社會改造的理想合起來，才有工讀互助團這一個事實發生。所以他們標明是工讀互助團，不是僅標明叫工讀團；我想已經把理想的目標說明了多少。現在工讀互助團在進行上發生了困難，這個困難是由何處發生的？我思決不是因為那些團員的理想，還是為了『生產能力薄弱』。這一層就是適之先生也看見了的；所以尤其不能因此便說他們要改決『婚姻問題』、『財產問題』不對，更不能在他們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斷兩個字。因為那一層還不是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題目。

（三）

北京的生活情況如何，我不能夠曉得，所以我的批評，只好拿最普通的情形來講。

現在是機關工業的時代了。 現代機器工業的特殊性；一是動力、二是工人數、三是資本家的經營法。 在這一種工業裏面，是要有替代人力的汽力或電力的發動機關，有替代人工技術的機器；多數的工人；有專門的指導者；結果就是以很少的時間造大量的生產品。 効用就是減輕生產費減少生產品的價格（這是與手工業在同時同程度的比較上看，並不是說的物價低落，閱者要留意）在這一種協作生產的上面，再加上一個資本家經營的性的，於是又有了兩個作用：一個就是工銀制度；一個就是自由競爭。 和工銀制度相關聯的，就是工銀減少和時間加多：和自由競爭相關聯的，就是生產過多過少和生產品的停滯，企業的恐慌。

這一種工業制度發生出來之後，從前那些手工業，工場手工業、都一步一步的立在劣敗的地位去。 多一家大工業發生，就同發生許多失業者。 從前費了許多工夫，學得來的一個專門職業，漸漸多歸於無用，化爲一個普通的無職業者。

此外在職業的性質上，和大機器工業不十分抵觸的工業如何呢？ 在這一種工業範圍內，職業 然不受大機器總業的壟斷—然而在生活上却不能不受大機器工業生產費減輕，生產品價格低廉和失業者加多的影響。 所以生活難這一個嘆聲，並不只限於失業者和工場勞動者，就是還不受機器工業直接支配的手工業者裏面，也是布滿了的。

非機器工場勞動者當中，除了上面所述這種要特別學習的職業而外；還有不要學習，隨便可以會得的：例如人力車夫、碼頭人夫之類；但是這一種是要有相當的體力。

此外高等一點的職業，而且還要多少識幾個字才能夠做的，如像郵政配送人、新聞配送人、牛奶麵包配送人、但是這些也要兩隻脚能夠跑相當的路；此外旅館、酒館的茶房，也要有相當的經驗；並且以上各種職業，都不是沒有機會可以作得到的：所以社會上也有許多想謀這些職業謀

不到的。在這以自由競爭的原則支配商品的社會裏面，勞動力也是一種商品，並且是一種很廣汎的商品，所以也不能不受自由競爭的支配。

至若商業上的雇員，這個得地位機會更不容易，而且非經過若干日的學習期間——徒弟或學生——不可。

（四）

工讀互助團既然是以『勞動』爲一個目的，這個『勞動』，又是『生產的勞動』，是要以團員的勞動，支持團員的生活；那麼當然是要受上面所講的商品原則支配。因爲團體的生產並不是直接消費的生產，還是商品生產（最少我想都有一大部份是的）。是要把生產品拿去換了錢，再拿錢去買別種商品。不但如此：商品不是徒手可以生產的，是要生產機關。就是先要拿錢去換得所需用的生產機關，然後才能製出商品去賣。那麼市場上勞動力的價格，當然支配住團員生產品的價值，同時就支配着團員勞動力的價值。市場上面的手工業工人的生活難，就是工讀互助團團員的生活難。因爲現在工讀互助團裏的設備，並不是機器工業的設備，還是手工業的設備。

不但如此：我想一般團員勞動的熟練程度總是很差的，或者『勞作程序』的配備上，就是在『分工程序』上，所有一切研究和指導，或者也是不充分的。倘若有了這一層毛病，那麼効率又要減少若干成數。

可是在許多社會的條件不備上面，團員却有了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勞動時間減少』——因爲要達求學的目的——我想這是把最困難做到的條件。做了必要條件，聽說他們理想的是四點鐘勞動；後來作不到了，才加成六點鐘、更加到八點鐘十點鐘，然而生活難這一個困難，到底打消不了。實在說來，這一個困難，本來是打消得了的。（在今天這一個社會組織裏面（如果可以打消得了，社會上已經早沒有生活難的嘆聲了。

（五）

所以我說：要想用工讀互助團這一個方法，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固然做不到；就是要想只拿來達半工半讀的目的，也不是容易做到的。還有一層，在外國作苦學

的工夫，我想比在中國要容易得多：第一、工價高；第二、工作時間少；第三、學校發達有無論日夜可以隨時入學的學校；第四、到處都有公共的圖書館、博物館等等設備。中國這些求學的條件都沒有。古時求學的人，只要找到了兩本破書，掛在牛角上，映在螢火下面，都可以咀嚼出許多高尚的哲學來；現在要講到求學，這些個法子可不成了。所以古時的求學，的確可以說是私人的求學。

現代的求學，除了以『社會的恩惠』來養住求學的人，供給求學者的一切材料，是絕對做不到的。大家都曉得講：求學問不是在教科書上去求得的，是要從種種方面的研究和實驗上面，才可以求得來的；既然明明曉得求學要如此才行，那麼，社會上爲公共求學的設備一點都沒有；又不能供給求學者的需要；有資產的人，還硬把社會財產的一部分扣起來；拿這財產權的權威，壓住有新思想的子女；連子女求學的機會，也給他剝奪了。在這樣的社會裏面，要靠少數的青年男女，和外國的苦學生一樣，做苦工的力夫，我看眞是不容易得很呵！至如沈君所發起的甚麼工讀介紹社，適之先生也是很贊成的。倘若專就表面看看，一定以爲這種辦法是很通的—也曉得他這個辦法，也有些難做。他說：我們把那些要半工半讀的青年，由介紹社裏介紹給各工場；不要他們多錢，只要夠吃飯就行了；但是要豫先約定，時間不好過若干點鐘。可是我們想想，現在人家作十二點至十五點鐘的工人，得的幾角錢，夠吃人吃的飯不夠？夠穿人穿的衣不夠？夠住人住的房子不夠？還要說負擔學費，眞是有點做不到呢！至若說到『豫先約定，不要他多錢，只要夠吃飯，但時間不能過若干點鐘』。這更是太把私有財產制下的生活，資本家生產制的生活，看得太過容易。

倘若要說是做特別人情，這倒我相信可以做得通。且不說現在資本家裏面『利國福民的慈善家』很多；並且也還有『留美六年』的戴樂爾研究者；平時養幾個普通吃閒飯的人，尚且可以做得到，如果用一個大人先生的面子，介紹一兩人給他們，就是領領乾薪，也未始做不到。但只是很特別的人的特別機會，就是普通可以做得到的。並

且這樣的事，到處都儘有，只消各人照着老法子辦就得，不但用不着講甚麼『工讀互助主義』、並且也用不着講『工讀主義』。

除此之外：也還有收窮苦學生，不收學費膳費及其他一切費用的大學。但是要關在上海靜安寺路，兩丈高的鐵門裏，還要三跪九叩禮拜倉頡大聖人。恐怕這樣的學校，又非有思想的青年所願意去的。

至若說到給大學敎授或私人著述家作書記，這本來也是一個辦法；可惜中國的敎授和私人著述家，實在太少；靠賣講義賣文章過日子而善得起書記的人，尤其是鳳毛麟角；而且這些枝枝節節的辦法，和工讀互助團，簡直可以說是毫無關係。

（六）

我常常想：今天我們做一個人，穿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衣；吃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飯；用的是世界上的所製的物品；差不多的人，身上穿的、家裏用的、不但不是一個地方的出產，並且是好幾個國度好幾個顏色的人所做出來的。在這一個『物產之世界的集散』下面，做了一個人，又逢着這一個『世界的生活』的當口，要想獨善其身，除了採薇而食——不用人工做成的東西——沒有別的法子。要想獨善其國，除了學紅燈敎徒，也再沒有別的法子。採薇而食，固然是我們所不願意的；紅燈敎徒，更不但是不願意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獨善其身、獨善其家、獨善其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想改革社會即已——要想改革社會，決沒有只做一個小部分的工夫，可以做得到的。『工讀互助』，是一個普通的理想，要實現這一個理想，只有對着全社會的改造事業上去作工夫。在作這一個工夫的人，便沒有法子可以免却自己的犧牲。不但是地位、金錢、種種利益要犧牲；在有必要的時候，連求學這一件事，也有時非犧牲不可。這一個犧牲，並不是我們願意的，實在是『社會的罪惡』，和我們各人之『社會的良心』逼着我們犧牲的。所以我在這工讀互助團發生了破綻的時候，才提出這一個意見來，在我這一個意見內所希望的青年是：

(一) 有改造社會的熱誠和決心的。

(二) 肯耐苦肯冒險的。

(三) 不願意附着罪惡的社會和家庭過苟安的生活的。

(四) 盡了最善的努力，尚不能夠達工讀互助目的，並且解決不了自己理想中的問題的。

至於此外單純以求學爲目的；或者是爲學得相當的學問技術以後，作一個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忠實雇員的人；以及以階級的利達爲理想的人；當然不在我所討論的範圍以內。因爲憑着個人的機會去求人家慈善施與，雖不是人人可以作得來的，却是也有人可以作得來的。

『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不單是是今天中國改造事業上一個很大的需要，在事業上，已經快要逼到許多中流階級的人，非走這一條路不可。『中流階級的貧民化』，已經是產業界的一個趨勢了。

(附註)我聽見一個絲行的人說：某絲廠裏一個伙房，是一個從前的秀才，一向在鄉下敎書的。因爲在鄉下敎書，一年只賺得了三四十千錢，到上海做伙房，一年可以賺到一百元左右；所以情願做伙房。同樣的例，上海地方很有的；我還曉得有好幾個中流人家的女子，都是在學校裏念過五六年書的；因爲生活困難，空手工養活不了，投到工場裏去，一天做十二點點的工。我們一方面看見資產階級的膨脹，一方面看見中流階級的凋落，便可以曉得今天中國吃苦的人，不僅是眼前看得見的窮苦人。就是中流階級的前途，倘若放任過去，也是一天一天的窮困。

使用多數人的工場，是一個最新式的協作機關。這個協作，是爲資本的利益，受資本家的指揮的協作。但是我們要從這個協作組織裏面，除去上述兩層弊害，爲協作者的利益，由協作者自治的協作機關；除了謀工場勞動者的團結而外，並無別法。時間問題、工銀問題、幼年保護問題、婦女保護問題、社會的保險、勞動者住宅、敎育、娛樂、慰安、這些問題的各個解決，都是只有靠勞動者的團結和奮鬥才可以解決得來的。何況『產業管理』那

樣的重大問題，與非有多少日子的訓練和教育，那裏容易作得到！

『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這一個辦法，是我為有思想有勇氣的青年所提出的一個唯一的辦法。

（七）

有人說：『我們的理想，總要想法訓練，總要試驗，工讀互助團的組織，是我們一個訓練試驗的機關』。不錯，訓練與試驗，都是要緊的。 就算能夠集合了一大筆的資本；設備許多精良的生產機關；聯合幾十人幾百人在裏面訓練試驗理想中的新生活；這全社會中資本家生產制的壓迫力和誘惑力；恐怕也不容抵擋得住。 不單是如此，離開了現實痛苦的訓練和試驗，恐怕也未必充分！

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那裏有許多的苦人，那許多的苦事，要研究也得在那裏去找材料；要奮鬥也要在那裏去找朋友；要訓練也要在那裏才有戰鬥員；要試驗也要那裏才是大大的試驗所桃花源、別天地、今天是做不成功的！

『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這是訓練與試驗的唯一方法。 倘若失敗了，也可以對世界上供給一個研究材料。

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都市上工讀團底缺點

李守常

北京的工讀互助團精神上已不能團結，經濟上也不能維持，看看有消滅的樣子。 我的意見有一半和適之相同。 他說應該取純粹的工讀主義，不要別掛新生活的招牌。 我想這話不錯。 我以為在都市上的工讀團，取共同

生產的組織，是我們根本的錯誤。 都市的地皮、房租這樣富貴，我們要以資本家給勞動者的工資和商賈小業的蠅頭，維持半日讀書半日作工的生活，那裏能夠？……我覺得工讀團要想維持，還是採取純粹的工讀主義才是。 其有一部分欲實行一種新生活的人，可以在鄉下購點價賤的地皮，先從農作入手。

這一段是我從李先生給我的信上摘錄下來的○ 獨秀附識

為什麼不能實行工讀互助主義

王光祈

▲是人的問題

▲不是經濟的問題

近來北京工讀互助團進行上頗發生困難，這種困難所以發生的原因，我以為全是人的問題。

我在北京的時候有一位團員常對我說；團中有許多團員是很了解工讀互助主義的，但是不肯實行工作。 亦有許多團員是很能實行工作的，但是對於工讀互助主義却不十分了解。

前一派的流弊便是發生經濟恐慌的原因。 因為他們談到工讀互助主義，眞是說得天花亂墜，十分澈底。 但是實行工作的時候，他們便不能言行一致了。 工讀互助團的根本要義就是大家作工來維持大家的理想生活。 現在既有一小部分人不肯努力作工，經濟上當然要生危險了。

後一派的流弊便是毀却工讀互助主義的精神。 因為他們只知道終日作工，如機械一般。 不曉得工讀互助團

之組織是有深厚遠大的意思，他們以為是一種慈善事業。團中既有一小部分人不了解此種組織的精神久而久之，遂覺得此種生活乾燥無味。

故工讀互助團若要進行順利，關於團員方面，必要有八箇字的資格，就是

既能了解，又能實行。

工讀互助團發起的時候，報名的有數百人之多。　發起人對於團員雖曾經過一番審慎的選擇但是團員中果能具備這八個字的資格，實不多見。　這是我對於工讀互助團極抱歉的一樁事！　因為我既是發起人之一，而且接洽團員之事大半由我担任，今日演出此種現象，完全是我當日急於組織成功的罪惡！

日前接該團來信，言內部感情不洽，比經濟恐慌更要危險。　更可證明此種組織所以發生困難的原因，完全是人的問題，而非經濟的問題。　茲將該團來信節錄如下：

『感情不融洽的原因，素不相識是其一。　又每因一個問題大家的主張不一樣，爭論下來不特不能互相容納，反不能互相了解而互相懷疑。　這種精神的渙散，實在比經濟還要危險。』

當初規定每月每人消費十元，其分配方法如下：

(一)房金一元五角

(二)伙食三元

(三)學費二元

(四)衣服費一元。

(五)書籍費一元。

(六)醫藥費及零用一元五角。

後來北京大學特准本團團員旁聽免收學費，大學內圖書館亦可自由閱書。　於是預算內之學費書籍均可減除，每人每月不過消費七元而已。　茲將第一組工作收入情形，照錄如左，(係該團第一組最近來信。)

(一)電影股四人，辦了一月，工作時間八小時，收入三十元。

(二)印刷股一人，工作時間約五小時，辦了一月，得利數元。

(三)英算專修館二人，時間六小時，前後兩月，共收人七十餘元，平均每月三十餘元。

(四)食堂八人，工作時間五時，每日虧本二元。

據上述(一)(二)(三)三項，每月約共收入七十元，以七人平均之，每人可得十元，較之預算每人七元，已綽綽然有餘裕了。

至於食堂一項所以虧折的原因，係由於事少人多，入不敷出之故。若減少作工人數，而其他團員在食堂吃飯的，亦照例付錢，則食堂自身亦可維持。據一月以前我在北京觀察，食堂營業萬無折本之理，此次虧折，實出意外。

總之工作不良，儘可隨時設法更換，並非一成不變。

至於工作時間如(一)(二)兩項每日工作五六時，本不算多。(一)項工作八小時，我恐係來信抄寫之誤 因爲我在京時知道電影股工作不過每日三四小時，爲各種工作中之最輕鬆者。

食堂工作時間，亦不算多。若減少人數，亦不至於十分忙碌。

有人說在此種私有財產資本制度之下，這種組織是不能存在的。其實工讀互助團的內部，雖是一種共有財產的組織，而對外仍是一種營業競爭，換言之不過是三五良朋合夥營業而已。

合夥營業之事，在中國社會上隨處皆是，豈有別人的皆能存在而我們的獨不能存在嗎？

並且他人合夥營業時資本，是有利息的，我們的不必要利息。他人合夥營業，是希望發大財，我們的營業，只希望糊口而已。

這次失敗，就是不善經營，不善計算，不善辦理，別無他故。所以我認爲不是經濟問題，是人的問題。

又有人說實行工讀不必掛起新生活新組織的招牌，其實實行工讀互助已經是新生活了，聚集三五良朋爲一種工讀互助的組織，已經是新組織了。

北京工讀互助團，雖有不好的消息，但是我對於此種組織，仍是十分信仰，仍有十分希望。

工讀互助團失敗底原因在那裏？

獨秀

我曉得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裏有幾位團員，的確明白工、讀、互助是三件事，的確是厭惡家庭寄生生活和社會上工銀制度，所以都高高興興來謀這獨立公財的工讀互助團生活。他們的理想固然很好，實際上是要暫時失敗的了。我相信他們這回失敗，完全是因爲缺乏堅强的意志、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三件事；這都是人的問題，不是組織的問題。適之先生以爲他們失敗在不是純粹的工讀主義，我覺得他們既有上面三件缺點，就是純粹的工讀主義，保得住不失敗嗎？掛起新生活的招牌，總只有益無損。季陶先生以爲資本制度的下面，一小部分人不能夠一面作生產的工，一面求學；我覺的機械工業不很發達的地方，手工業儘有生存的餘地，正因爲只是一小部分人做工糊口，所以和大規模的產業競爭不同。信仰新生活的人，但能糊口，只要免掉家庭的寄生生活或社會的工銀生活，就是求學方面犧牲一點，不比在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廠裏做工獨立自由的多嗎？守常先生以爲都市上不能夠有這種生活組織，我覺得都市上的勞動者被資本家奪去剩餘價値，有些商賈小業須付還借本底利息，而且他們還要養家；這些損失工讀團一樣沒有，爲什麼不能夠存在？鄉裏種地的人，倘然缺乏堅强的意志、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也是要失敗的。私人經營工商業失敗的也不知有多少，並不是掛起新生活的招牌就格外晦氣，我們不可迷信私有制度有這樣萬能。我希望各處已成立及將成立的工讀互助團團員，千萬要注意堅强的意志、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三件事；各處關心工讀互助團的同志，對於北京第一組底失敗，千萬要研究是人的問題，還是組織的失敗。

最近有一位第一組的團員給我的信裏說道：『北京第一組失敗，千萬不要使旁的工讀互助團說什麼辦不得；老實說實在是人的問題，只可說第一組的人失敗了，並不是工讀互助團不能辦。』

三月二十八夜

山西底正面一部分的社會狀況

蕭澄

我雖是山西人，除中學四年在省城居住外，却常常在我的生長的那個鄉下居住，所以我對於山西全省的社會情形，不能夠得詳細的調查，我只好略過去不提，單把我熟悉的那幾個縣分的社會生活拿來談談。 但是這幾個縣裏，士、工、商三等人居極少數。 那麼，我不能把農民的生活，當這個題目的主人翁了。

一、位置和交通狀況　這幾個縣分，在山西的正西面——詳細說來，就是方山離石臨中陽石樓五縣，在前清是汾州府所屬的西四縣（五縣裏邊，方山縣是八年七月一號從離石分出來的。）現在屬冀寧道，東邊靠着呂梁山脈，西邊臨着黃河。 講起他們的形勢來，可算是『三面背山，一面臨河。』的那樣險要了；但是在交通一方面看起來，所說的「蜀道難」，也不過照這樣罷了！ 那們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就要數黃河呢；但是只能夠小商船往來磧口軍渡等口，是停泊最要緊的地方。 這幾縣的經濟充足不充足，就要看這幾個馬頭的交通繁盛不繁盛，所以全縣人看他，好像『生死機關』的一班。 除這條路外，通北部的路，就是方山縣的赤尖嶺；通東部的路，就是離石縣橫蘆嶺，真是『羊腸板道』，跋涉十分底困難；但是除了這條路，斷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二、水利狀況　臨縣成渠四十八個，能溉田一萬零五百七十畝；離石縣成渠十七個，能溉田三萬一千八百畝

；方山縣成渠三十四個，能溉田六千五百二十五畝；但是到了雨多的時候，河水推壞渠壩；或是大旱的時候，渠水涸了，那些能溉的田地，一變而為旱地」。　至於用泉水和井水溉田的村莊，在全縣算是極少數。　近一二年來，閻督軍講求水利，獎勵人民開渠掘井，所以水利的狀況，一天發達一天，一年好似一年了。

三、　農產種類和價目　首數小麥麻穀大麥多，次一點就是高粱豆藍靛，糯和大米居極少數。　每畝水地小麥，能打五斗左右；每畝水地穀，能打一石；每畝水地高粱和豆子，能打五六斗；每畝水地大麥，能打八斗上下，但是上坪地就差些；梁地更差的多了。　穀價一吊二百。麥價一吊。　大麥值四百幾。　高粱和豆價六百多。　麻和藍靛價二百多。　天年好歹，和收成成正比例。　收成好歹，和價目大小成反比例。

四、　村制　最大的村莊，也多不過一百五十戶。　普通村莊，准是在百戶左右。　小的村莊，或三二十戶；十來八戶；三二戶不等。　村莊又分主村副村二種—主村有村長一人；村副一人；閭長若干人（每二十五家選一個閭長，所以閭長的多少，全看戶口多少。）　副村沒有村長；只有村副一人；閭長若干人（不滿二十五家的村莊，也得選一個閭長一個村副。）　村長的職務，是傳達知事和區長的命令。　村副是幫助村長所不及的地方。　閭長的職務，是把村長的命令，傳達大衆，務必使『家喻戶曉』，那方才算克盡厥職了。

五、　家庭狀況　普通人家，大半候父母沒後，即刻就分居；也有兄弟們成家立業後，因妯娌們不和，兄弟們也就漸漸底反起目來了，所以就不等父母沒了，馬上就分開產業。　至於分的時候，因為父母尚在世，所以應當占一分叫做『破老』；長子長孫是要繼承祖先丁門立戶的人，所以也應當另外分一點；再將所剩下的動產和不動產，才按人等分了。　每戶人口，普通七八口；少的也有二三口；至於什麼『九世同居』什麼『五世同堂』的那樣人家，子孫滿堂底像那郭令公，是希世罕有的。　要說有的時候，大衆就嘖嘖稱道，傳誦個不了（我們那個地方，還是家族制

度，所以平閒談起來，不是稱贊某家兄弟們和氣；就是說某家分居的不好處。）

六、 房屋樣式 普通居住的，大半是窰——窰分三種：(一)土窰—就是靠土崖，掘開一個土洞在裏邊居住—好像上古時代穴居一班．這種窰貧民居住的占多數。（二）磚窰—就是用磚瓦從平地裏築起來的—稍富的人家居住。 (三)石窰—就是用石條築起來的—這種窰大半在河岸溪間才建築起來，平常不多見，很富的人家居住。 窰上有建一層樓；也有建二層三層的。 層數的多少，全看人家富不富。 樓上所蓋的，房子居多數；窰居極少數。 院內形式取四方和長方。 大門向南。

七、 土地和人口 石樓縣能耕的田地有一千四百二十八頃，人口共三萬零八百零二人；臨縣能耕田地有三千一百七十五頃，人口共十四萬二千五百二十八人；中陽縣能耕田地有五千八百三十三頃，人口共五萬九千六百七十六人；離石縣能耕田地二千五百五十頃，人口共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一人；方山縣能耕田地一千五百頃 人口共二萬二千零二人，所以拿土地和人口作起比例來：平均分開，每人連七八畝得不上；況且還有那些地主們獨自擁上幾百畝，自然窮的會有『無立錐之地』呢。

八、 地主和種戶的關係 我們鄉下，比較的很寒苦，所以成千上萬的地主，是絕對沒有的；最大的地主，也不過有三二百畝地罷了；平常人家，只有七八十畝。 土地可分為上中下三種，水地最好，上坪地次一點，梁地最下。 地主處理土地有三種辦法—出租，伴種，自種。—(一)出租——出租的時候，看是那一種土地，要是水地，每畝租錢約得三吊；要是上坪地，每畝租錢約得二吊；要是梁地，每畝租錢一吊或八百。 租錢收還的時候分二種：(一)夏租，(二)秋租 夏租——收了夏田以後償清。秋租——收了秋田以後償清。 出租時的手續：租地人應立一個文書，上面寫的就是「立租地約人〇〇〇今租到〇〇〇名下坪地水地梁地若干畝，言明(夏)(秋)租幾吊，到期如數償清，恐後無憑，立此爲據。 民國某年某月某日〇〇〇立十。」 (二)伴種——地主把自己所有

的土地，找幾個妥貼人種起來，地主除佃籽料，銀錢，米糧外，一概不管；那些『種』啦，『鋤』啦，『收穫』啦，都是伴種的人底事。 到了各種物產，上了場，打好了，地主家便便意意去分。 分的時候，先要把春，夏兩季地主家所佃的銀錢籽糧一概除去，然後才勻分，所以伴種人辛辛苦苦底種了一年，而所得很有限很有限！ 至於當下種的時候，某地應當種什麼？ 某地應當種什麼？ 伴種人一定先要和地主商量。 商量好了，然後才能下種。 此外地主也不時底邀請伴種人吃飯，偷個空談談地裏的情形。

(三)自種——地主把所有的土地，自己找上幾個『長工』種起來。 長工的多少，全看地的多少才能定，大約一個長工，准能照護五十畝田地。 長工是訂十個月長作工，(也有九個月或十一個月不等，)工錢好的三十吊，次點二十吊左右。 還有一種叫做『包月子』——就是到了忙的時候，找一個人，僱定三個月或五個月的工作，工錢比市價高一點。 至於平常的時候，今天用三個人，偏上三個人；明天用五個人，僱上五個人，那就沒有一定了，照這樣情形，叫做『短工』。 短工的工錢，平常的時候，多不過八十個制錢；到了忙碌的候，(如春種，夏耘，秋收等時。) 陡然能漲到一百上幾二百。 短工早到晚去，和地主沒什麼關係。 包月子亦是較暫的工作；況且有長工主持一切，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關係。 地主待長工，備底底和家一班，以買長工的歡心，爲自己多盡一點力量；而長工亦遲睡早起，營營不息底盡忠。

九、 農民的生活狀況 古人說的好：「一日之計在於寅；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我們那邊的農民，很能照這樣行。 每天黑糊糊底就起來了。 (在冬天的時約六鐘；在夏天的時候約五鐘，) 起來以後，看是忙時，還是消閒的時候：如是消閒的時候一就是春初深冬的時候——，他們就在村裏和大路上拾些馬，牛，羊，豬，狗等糞，以供上地的使用；或是擔些井水，以備中吃飲之用，到了八點鐘，方才回到家中吃早飯。 吃完飯以後，或是到地裏送糞；或是去東山裏擔柴；或是到煤窯上擔炭，總不出這幾種事情，一直到了晚上，方才回來吃飯

，所以一天只能吃兩次飯。　但是在這個消閒的時候，不只是這些受苦的人是吃兩次飯；就是稍微有點出息的人家，也是吃兩次飯。　那些稍富的人家，起的稍微遲點；起來也不作些什麼；吃了早飯以後，到村中向陽的土方或是小舖子裏頭，聚上五六個人在一塊兒談起天來了，所說的：不是東家長了；就是西家短了；不了是說些孫悟空一行十萬八千里和楊二郎能變七十二回的奇怪故事。　他們久常嘴裏念一個故事歌：『三國水滸金瓶梅，列國周朝一齊來，要聽文的包公案，要聽武的楊家將。』　那些恍惚離奇的故事，在我們聽見，覺着實在無味；但是在他們說起來，那就分外底有情有趣了！　如是在忙的時候——就是在春種，夏耘，秋收等時——起來以後，也不擔水，也不拾糞，一直就上了地裏做活，到了應吃早飯的時候，回來吃了，再到地裏做活，這一做直要做到向午，回來吃了午飯，再到地裏做活，一直做到黃昏的時候才回來吃晚飯，一天的生活才算完了；但是餵牛，馬的人家，到了半夜三更，還得起來餵幾次，一天計算起來，息睡的時間，不過五六鐘，上了地裏，除偷個空吃兩袋煙，就是在夏天熱沸沸底天氣，汗如雨下那樣苦，也終沒有到涼樹影子底下，穩妥肆坐底在那裏快活快活！　這還不算些什麼！　至於最忙的時——就是禾田上了場和天旱時澆地的時候——簡直底剛明就到地裏，一直做到黑死佗蓋才能回來，早飯和午晚應吃的時候，家裏打發上一個人送的去；但是赶擔到地裏的時候，飯已經半冷不熱底，他們呱呱底都吃了，也不講究什麼是衛生呢？　什麼不衛生呢？　但是他們的身體却非常底强壯！

十、　農婦的生活　早晨起來做飯，飯做熟了，一邊等別人吃飯，一邊自己拂拭家具，灑掃脚地，（我們那裏把家裏地叫做『脚地』）等飯吃完以後，洗濯飯家具。　午時照這樣再做一次。　晚間又一次。　有小孩的，自然是育撫他，不過除吃奶外，沒有閒工夫來玩弄他，都是把他臥在『搖車上』，（臥小孩的一種器具，用木料做成，形略似井字，但間格稍長點。）或是用一條布繩拴住；到了五六歲就全不管了；到了八九歲，男的上學去了；女的幫大

人作些事情。"此外還有餵猪，餵雞，曬菜，磨麪等職務。至於紡線，撕棉花，縫補衣服，鞋，襪等事，都是整天徹底工作。塲上收穫的時候，有幾個去帮男人工作，但不多見；至於去地裏同男人耕作，那是絕對沒有的，因爲纏足的婦女，雖經閻督軍勸獎的解放了，但是從前已經纏壞了，步履還覺艱難，不消說上地的事，更是做不到了。

十一、食物和衣服用器　食物——吃的小米最多，差不多占食物一大半；次點就要數小麥豆類；次之高粱莜麥蕎麥；最少的就要算大米。　衣服——樣式是寬袍大袖，頗有點古味。　顏色是尙淺灰和深藍；次之深灰青色等；朱紫槪不穿。（這一段是敍說男人團的婦人的詳後）質料——粗布，（河南李村布本地布等）細布，（開州布和石虎布）是平常用的；至於出門的時候，換上幾件洋貢緞德國緞和曲綢，就算頂闊氣的人家了。　用器——分飯器農器陳列器三種來說：（一）飯器　碗碟是白磁，甕盆是黑磁；筷蒸籠是竹子做的，匙杓是銅鐵做的。（二）農器　耙耬鋤鍁等物是鐵做的；勒網木鍁畚基鉢羅格老是木板和柳條做的。　陳列器　箱櫃全圍是木料做的，外面用畫油彫出來；花瓶茶罐是磁做的；穿衣鏡鐘表等貴重物，是上等人家用的，普通小戶那裏能買起呢。

十二、通行貨幣　貨幣的樣式分爲五種：（一）制錢分大小二種：小制錢只能夾到大制錢裏邊通行，自己本身沒有單獨行動的能力。大制錢是通行貨幣的基本單位，一切價值都憑此爲權衡，所以最普通的貨幣，就要算制錢。（二）銀錠是一種最貴重的貨幣，平常人家是沒有的，必定是很富足的人家，這種貨幣最多，但平常用使的時候，非化成制錢和帖錢是不便通行的。（三）帖錢是代制錢通行的一種紙，但是普通人家不能發行，必定是頂闊氣的商號才能夠刻上自己舖名拿來運用；如是這個舖號閉了門。那些用紙幣的人紛紛兌現，兌不出來的時候，就把舖門或東家的們打破，也有上告的；如是買下的時候，那就苦了使用的人了，所交換帖錢時，非常底要留心。（四）銅元，（五）銀元，這兩種貨幣很少，價值也非常高，（通常

銅元價制十二個，銀元價制錢一吊九百左右）所以除了二三個留學生使用外，簡直沒是有人用的。

十三、　婦女裝飾　穿的，戴的，是二樣：一樣是出門的——新鮮的，一樣是家常的——破舊的。　普通人家戴着很少的幾件銀器；或者覺戴着白銅。　穿着粗布，（如河南李村布，本地布等，）細布，（如石虎布，開州布等，）這是平常用的；至於到了出門的時候，換些花洋布，斜文布，市布等物。　顏色是最喜歡藍，桃紅，兩樣色；綠和淡青次點；青和灰又次點。　我們那邊的人是很窮，所以像北京底娘兒們穿什麼『庫緞』啊，什麼『金鐲』啊，是絕對沒有的；就是最闊氣的人家的婦女，也不過穿上幾件胡縐曲綢和德國緞的衣服，戴上幾件鍍金器，那就算是了也了不得了！

十四、　喪禮　病剛終了，兒孫們卽刻就燒『回頭紙』，跪到地下，哭個不了；哭能了，然後到村裏擇像樣的人，見了就拜跪，爲得是減少父母的罪過；到了病終這天晚上，請幾個最親近的手足，商量應該穿什麼，應該戴什麼，（現在一般人成殮時，還是穿着袍褂，戴着紅纓帽活是前清式的。）商量好了，然後成殮；成殮以後，找個好風輿家看墳地的山順不順，假如不順的時候，擇個好日子，停柩起來，等到山順了再埋。　因爲山不順，也有等　年半載，也有等二三年的，才能出殯。　出殯的日期，准得陰陽家看好的，看好的時候，於前一天或兩天開弔——專備親戚朋友來弔孝——尋上四個禮，十二個或二十四個僧人，一班鼓樂，辦的事，就是靈前弔孝和『出祭』。　親戚朋友在在靈前弔孝的時候，孝子孝一大孫夥跪在靈前還禮，爲的是減父母的罪過。　出祭——就是在街上走一回，走的時候，最前邊一人引路，再次幾張供桌，次僧人，次鼓樂，次孝子孝孫，次姪子，女婿，親戚朋友等人。　到了出殯的時候，和出祭時一樣的人物到墳地裏，不過就是加了一個陰陽，到了墳裏，一切設置全憑這個陰陽。　殯後三日是『服三』，三十五日是『五七』，四十九日是『七七』，一年叫『頭週年』，二年叫『二週年』，這幾個節禮，大半是自已家裏的人去祭點，親戚們除女婿以外都不來；到了

三年頭上除服，家裏的舉動也些了，親戚們也來的多了。出殯時，孝子披麻帶孝手中拿的哭杖；以外看親疏的關係，孝服因之而增減，但是至疎也的帶一頂孝帽。

十五、 禮婚　孟子說的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們那邊婚事，最能照樣行。 平時媒人看門當戶對的兩家人有兩個男女可以成親，他就說來了，從中添許多的好話，如兩家有意的時候，各自找上一個相命先生，看一看八字合不合，什麼『龍虎不相鬥』，什麼『雞和猴一輩子愁』，所以遇有這樣的相斂，是絕對不成的，如沒有什麼不合式的地方，那麼就行聘禮。 聘禮——男家打發一個人去女家裏，拿的禮物是一兩件銀器，一件聘帖，（上面寫的是什麼『秦晉交歡』……什麼『朱陳聯璧』……多少客套語，）女家回送的是幾件筆和墨，一件聘帖。 定親以後，等男子上了十六七歲就要成親。 （上等人家，也有十二三歲就成親的，十分貧寒的人家，也有二三十歲才能夠取）成親的那一天，找四乘紅花轎子，一班鼓樂，拉上兩個伴客（姊丈和姑表弟兄）伴新郎去女家親迎，走的時候，參見三代，行三跪九叩禮；參見伯叔父母，行二拜三跪禮；此外看親疎底酌量的行禮，也有一拜一跪的，也有只一拜的。 到了女家那邊，看兩家距離遠近，不到三十里不管飯，只備些茶點設宴，等的新婦收拾齊備，即成禮告退；如是在三十里以外，就得管飯，所吃的普通是八碗，等的迎上新婦了，到了一個村裏或街上必定用鼓樂大吹大打起來，驚動的人來看的非常多。 到了家裏的時候，新郎同伴客回去休息，新婦用兩個有兒女的婦人攙到天地棚根底，然後新郎出來和新婦參拜天地，行三跪九叩禮，再新郎新婦相見禮一拜或兩拜不定。 拜了天地，兩個婦人把新婦攙入洞房；未入洞房以先，新郎先要用弓向洞房射幾箭，意即除些不祥。 入洞房以後，一連三夜，姊丈表兄弟和村中一班同年都來鬧新房來了，鬧的時候，說些頂有趣的話，說做些頂有趣的事，起名叫做『說令』

十六、 年節　除夕的那天晚上，家家合院燒表叩頭，從天上接衆位神靈，叫做什麼『土地爺』，『天地爺』，馬

王爺，……等等，到了剛明的時候，合家都起來在請下的衆位神聖前點香叩頭，并且放些大炮鞭炮雷炮等，這叫做『敬紙』。 敬紙完了，再到村中野廟上衆位神前，點香叩頭和放炮做一次。 村裏的神前拜完了，各自到各家的祠堂裏拜見先祖們，行五拜五跪禮。 祠堂拜完了，回到家裏拜父母，伯父母，叔父母，行兩拜一跪禮；然後才到村裏家族和可意的人家家裏拜年，有引小孩的人，他們必定給些核桃棗柿餅子等食物，稍微闊氣的人家，另外還給錢叫做『歲歲錢』，所以小孩們特別喜歡過年。

十七、 宗敎及其迷信 眞正信仰宗敎的人是沒有的，所以入宗敎的緣由，都因一時環境所迫，有不得不入之勢：譬如信天主敎和耶蘇敎的人，並不是信了基督的道，是因仗上外國人的勢力，沒勢的也有了勢了，有勢的更不消說了：譬如信收緣敎（一名在禮敎，普通人叫在敎的人叫善人家，因爲不吃酒肉，）的人，也並不是眞能夠行好習善，他的欲望，不過是欲借神靈的力量，保佑自已多福多壽多男罷了；道敎沒有不用說，就如佛敎吧，平常是絕對沒有信的，到了貧不能生和病重臨死的時候，才舍身入寺，托福神下；免得飢寒交迫熊受那樣的苦！ 那些迷信的事，也是到了極危的時候，方才東燒香西磕頭，獻牲吧，獻戲吧，請師婆（是一個女人迷着臉，拍着叉，請什麼觀音呢，菩薩呢，來說一陣，將那病人得的原由和應該怎麽樣治，說個清清楚楚，）唤神鼓（男人拍着鼓，至所辦的和師婆一樣，）爲的求福求壽，免災免難，至於到無災無難的時候，自已對於神怪的再疑信參半底。 還有一種最特別的迷信，就是養小孩的人家，養許多『邪魂魄』（女人）和『活刧子』（男人）吃閒飯，因爲這兩種人生來就着鬼字，所以能捉主的，送死的，那一家要是惹下他的時候，他就把那家小孩的魂捉的去，壓在大石底下或是水眼裏頭，那家的小孩就立刻底氣沉眼反立要命，在這個時候，那家裏的人要是知道惹下那個邪魂魄，或是那個活刧子，立刻去央告他們救命，假如他肯來治的時候，（治時請菩薩唤觀音………許多的鬼話）那個小孩一二天就喜喜歡歡底無事了；如是他不肯來治的時候，那個小孩的命就

完了。因爲那個緣故，所以鄉下的人恭維那兩種人比敬神謹愼的多。

十八、愉樂事業　愉樂的事情可分作三種說：(一)獻戲——唱戲的時候，提名給神唱，實在給人唱呢，到了唱戲的那幾天，村中的男女老幼都停了工看，就是鄰村的人也有一多半來看，有親戚的人家去叫上些客人，設宴好幾天。(二)『鬧會子』——是一種本地戲，化粧的人，大半是村中幾個挑皮的人，舉行的時候，准在新年甫過的那幾天，看的人此唱戲更熱鬧了。(三)鬧元宵——村裏架起幾個天地會，備剛取過的媳婦去燒香，禱告神神給個小孩，於是有一般同年男女拿幾種笑話取鬨他，這是白天的一種樂事。到了晚上，家家放起炮來了，點起燈來了，(燈不是平常點的那樣燈，是用紅綠紙黏起來的一種『燈碗』，)合村或合街另外再給天地會上備些燈炮，趕家裏的放完了，都跑到會會上放炮點燈，遠遠底望去，眞是萬紫千紅底滿村都是燈了，在這一時不懷胎的婦人去路旁偷的燈去，如是偸的是『有基基』的，必定明年養個男兒；如是偸的是『沒基基』的，必定明年養個女兒，這不過一種迷罷了，這不養何嘗在這上，可是有了這種事，大衆方才能取出樂趣來，所以明知無益，也是免不掉的。

十九、風尙　最顯著的風尙有二種：(一)勤儉，(二)儲蓄。(一)上等人家也是穿的非常樸素，吃的非常粗疏，住的非常簡陋，那些中下人家更是不消說了，所以人稱贊有『唐虞之遺風，』我生在數千年後，也不知到唐虞時代竟是怎麼樣勤儉，像這樣的生活，在現代可算是勤儉極了。(二)平常人家自顧不暇，沒有錢拿來辦公益事項，我們可以替原諒；像家累千金腰纏萬貫的那樣人家，不拿錢來辦公益事，那就太難說了。那麼，他把那錢就竟幹了什麼了？說起了很可笑！很可憐！他把成千累萬的銀錢都埋到下，欲遺子，孫，重孫，耳孫，以至一脈相傳所不知的那個人，可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子孫不知到他老人家埋下好東西，窮的沒有法子的時候，把房屋賣給別人；別人因此有垂手得了大欵的；他老人家如果有點靈氣，看看作的個甚結果，何得如辦點公益，普濟胞

胞呀！

結論　總括起來說，有三大缺點：(一)因勤儉的過度，生出一種不講衛生的習慣，所以死於非命的人很多；（二）因儲蓄的過度，生出一種不辦公益的心理；(三)因交通不便的情勢，結果是民智未開。　這幾種壞習慣，全賴望有志改良社會的人出來剔除洗刷他。

紹興的結婚風俗

周建人

各地方的結婚風俗，差異很多，越是沒有改革過的，越發值得研究，也越發和社會科學有關係。　可惜我素來並不研究這種學問，所以一切記述，怕不能有什麼用處。但採錄資料時，卻十分謹慎，都根據着事實，沒有臆測的在內。

風俗本隨着時勢推移，並不固定；所以從前的舊習慣，現在不甚通行的，以及幾家採取新式的辦法，社會上還未盛行的，完全不說。　所說的幾段，只是現在最普通的情形。

第一記平常結婚的程序；索（倉卒急速之意讀如who）及搶親，養媳等都在內。　第二記訂婚以後男女死亡的情形。　第三記結婚以後男女的死亡，以及續娶，再醮，爭床這些事。　第四記一夫多妻，就是兼祧，兩頭大，買妾這些事。　第五記離婚，是什麼原因，何人主張。　因為離婚是從結婚發生的事，所以拿來結了婚。

做媒　結婚的第一步是做媒，據老人傳說，從前的至

親密友，很有指腹爲婚的；但現在却沒聽到，可以不談了。祇是親友之間，將兒女自幼許字的，却還不少；大抵兩家父母自己說定了事，更不用什麼媒人証人；然而這也非普通辦法。普通的情形是大概男女將近結婚年齡，便有一般慣於做媒的老婦，隨時留心，遇有年齡和財產相當的人，便先在他自己心中配定。到男家說明主意，取了媒條，——媒條是一條紅紙，上面寫着某處某大老爺令郎年若干歲大吉字樣，倘若新郎的叔伯出名，便稱令姪；總之是最闊的人出名罷了。將這媒條拿到女家，說明來意男女家如覺得有點合式，便預備探聽男家的眞實情形；否則作罷。

男家對於女家的選擇 男家選擇女家的標準，要探明女家是否舊家，因爲多數的人，均以爲舊家的女子，都懂得禮敎，會做媳婦；其次是探聽新人的性情和相貌；其次是探聽父兄的什麼職業，是否安分；至於財產，最好與男家相當，卻不甚重要。

女家對於男家的選擇 女家的選擇男家，較男家更加嚴重。第一是新郎的相貌和職業，最怕是遊蕩；其次是財產，大約總要費盡死力查得數目；倘若財產很多，那便新郎並無職業，也沒有妨礙了。女家最喜歡新發人家，以爲新發人家，財產必多，禮數却不比舊家嚴厲；不歡喜新郎兄弟多，以爲妯娌之間要受拘束，不自由；其次更須查攷公姑的情形，阿公有無小妾。查攷的事情既多，眞相又不容易明白，所以常有做媒四五年之久，纔能成功的。

有時女家放心不下，非看過新郎不可，媒人便須引着新人的家族乘機窺看，但亦往往預先通知男家，倘若新郎醜陋，便設法叫年齡相近的男人冒充，含胡過去。

衝突 兩方說到略有頭緒之後，第一便須「合肖」。合肖的是瞎子，然而有絕對的威權；假如一人屬辰，一人屬寅，便不能相配；因爲向來傳說，龍和虎是犯衝突的，所以不能配。巳與子也不行，因爲蛇要食鼠的，所以也不能配。虎與羊叫做「羊落虎口」也不合，羊和鼠，叫做「羊鼠相逢一旦休」又不合。男女相差六歲叫「大六衝」，

差三年叫「小六衝」；大六衝不行，小六衝便不關緊要了。

屬羊的男子，並無困難，屬羊的女子，卻很招忌；俗語說：「男子屬羊鬧堂堂，女子屬羊守空房，」所以敢娶屬羊的女子的人，輕易沒有。 但屬羊的女子，也非老不嫁人，可以有二條出路：第一是嫁作後妻；因為男子娶了妻，妻竟死了，則他的命必凶無疑，命既凶，必然強了，所以雖然續娶屬羊的女人，也不害怕。 第二是嫁給命強的男人，因為倘若瞎子斷定男子的命本來強硬，便不致犯着衝閒了。

年齡 年齡可分作二層說：一是結婚年齡，一是男女相差的年齡。 大抵比較起來，有錢的人家，結婚早，女子年紀大於男子；沒錢的人家結婚遲，女人年紀小於男子：這緣故，就因為富家公子，早的大約十四五歲就須娶妻，至遲也不過十八九歲。 十四五歲的男子，若娶一年齡相若的女子，恐其不慣治理家務，所以多娶較大的新婦；如係獨養子，或者公姑已死，那更不必說了。 至於貧家反娶較小的女子，第一便因為貧家沒有錢，不能出大注財禮，所以只能聘定年青女子，以圖省錢。 大約定親時的財禮，女子每歲須洋錢六元，至少四元，若聘定十歲的新婦，已需六十或四十元，這宗款項，又常常須男子自己置辦，很不容易；所以貧家的結婚，自然男子的年紀常很大，女子的年紀常很小了。

定婚 媒人往來兩方，經過送媒條等手續之後，便是訂親。 大抵男家先送帖子，上寫「敬求台允」，又配上一個帖子，寫句好話，如「天作之合」之類，湊成雙數；另有「拜望帖」，是男子的長輩出名，寫「忝姻年家眷愚弟某某莊敬頓首誠拜」之類，送到女家；女家收了「敬求台允」的帖子，還了一個「敬遵台命」的帖子，便算完功了。 隨後是議「發財禮」的事。 也有省去這項手續，竟發財禮，先揀了日子，由媒人說定錢數的；但帖子也就和錢一齊送去，寫法也是忝姻年家愚弟……之類。

平常人家雖說並不比照女子的歲數計較財禮，但大約也須收錢六十至一百二十元，謂之「頭盤」；快要迎娶的時候，再送一批，謂之「二盤」，數目是四十至八十元。 這

兩批財禮同意思，頭盤是償還女家養育女子長大的衣食費，二盤是專為女子添做嫁資的費用，所以嫁資的豐儉，常和二盤的多少成正比例。　頭盤因含有償還女家養育費的意思，所以雖然稱為財禮，一般人多存着身價的意見。也有頭二盤同時并發的，謂之「隨盤進」。

定婚之後。男家只知道女子的年歲，不知道生日，有時兩方面的年齡，也不免虛假，臨結婚的時候，男家纔向女家問明女子的生辰，稱為「請庚」。　女家將女子的年紀生辰編成干支八字，寫在帖上，送與男家，再由男家向揀擇日子的店裏，揀定結婚的日子。

結婚　結婚的儀式很繁，各處微有不同；大概結婚多在夜間，次日由老嫗引新婦向人一一通　稱呼，謂之「開金口」。　老嫗是一種凡遇慶弔禮式時候，伏侍人的特殊部落的婦人，統稱「墮民」，癸巳類稿裏有一篇考據，現在也不多說了。

紹興不但同族不許結婚，同姓亦不結婚；金姓和劉姓雖然不同姓，相傳古來同族，所以也不結婚。

勞力代聘金　以上所說是最普通的情形，至於極苦的勞動人家，另有一種特別方法，只須數年勞力，可以得妻，不必另用財禮。　其法先經紹介人說妥，立定條規；男子往女家勞作，不取工資，數年期滿，即將說定的女子，給予男子，不必聘金，但由男子自行籌畫結婚時的費用。

養媳婦　更有一種省錢辦法，是男家先向別的貧苦人家，女兒多的，無力贍養的，從小領回，養在家裏，稱為「養媳婦」，長大之後，即與男子成婚，謂之「併親」。這種辦法；紹興惟貧苦人家如此，在嵊縣—諸暨等處，富家也常常如此。　倘使男子中途死了，便將養媳婦許給別家。

催　紹興因為結婚的手續很繁，所以有時男子的父母忽然病重，或者祇有一子，無人理值家務，擇日迎娶又恐不及，便另有簡便的法子。　先使媒人向女家說明，將聘定的女子立刻叫來，稱之為「催」。　中國的禮教，父母死後，須三年服滿，纔能娶親，所以他們便乘未死時叫來，既可省錢，倘病人不死，便有人看護，死後亦有人理值。

如女家送女兒到男家，一看公姑的病，便名「送茶」，此時也可以順便留住。 倘病人卽時死了，不及事先娶來，則在死屍還未入殮的時候，也可以叫來，稱爲「停屍娶」；但一至入殮之後，便不能了。 這種辦法，便是「詩禮人家」也不免的。

搶親 搶親的風俗，在紹興很盛，但多在勞動人家，所謂「讀書人家」，幾乎沒有。 搶親的原因有兩種：一爲省錢，一恐女家賴婚。

爲省錢的搶親，是先由男女兩家，瞞着女兒，說定搶法。 女人的見解，都以爲「坐花轎」是一件很重要，很體面的事，——平常買妾，又都不坐花轎；所以倘使預先知道，多不願意：女家爲防備抵抗起見，便非瞞着不可。首先多由媒人引新郎暗地裏看定了新人，認識明白，然後糾集了親友，幫同去搶：新郎親自抱女人出門，捉入轎中，或船中，女家見已搶去，也假作擾攘；女子的母親，或假哭幾聲，或假作追趕，含糊了事。 其實兩家既已同心省錢，則省錢的辦法儘有，本不必假裝搶刼。 但社會上禮數繁重，而且爭尙奢華，倘若過於節省，反招鄰舍同族笑話，這是女家和新婦引爲很大的恥辱的；所以平常嫁女；借債辦嫁資的很多；或向別家多借衣服首飾，粉飾場面。 若是搶親，社會上卻另用一副眼光看待，以爲倉卒之間，不及預備，雖沒有嫁資，亦不大加責備了。

不與女家接洽的搶親，不外兩種原因：一是男家自己要省錢，女家本不願意；一是女家反悔親事；有賴婚的消息。 男家因此也每每糾衆去搶，但如女家執意不願，不妨將衆人打退，或中途將女子奪回，就此機會，可以退還財禮，兩家斷絕。 若被男家搶去，趕忙成親，那便無話可說了。

兩家過禮之後，若毫無話柄，則中途反悔，極不容易；只有女家知道男子已經另娶，或者訂定多年，竟不迎娶，有已經另娶的嫌疑，總得有退婚的提議。 這所謂中途反悔，並非出於本人，卻出於家族，本人卽有意見，亦斷斷不便發表，一說卽招人議論。 從前也有女子自己不願，將頭髮剪去，以表示決意不嫁者，男家得這個消息，便

祇得作罷，再不敢有什麼要求了；但這種事實，平常也不多見。

未婚前男女之死亡　訂婚之後，若女子死亡，不必將財禮交還男家；若男子死亡，這所定女子轉許別人後，卻必須將財禮向先前的男家繳清，一面換回聘書；因為他們說：若不退還聘書，姻緣便依舊結着，死人的靈魂，免不得要來根尋活人了。

過門守節　未婚夫死亡之後，有幾位女子，不願再字別人，便過來與神主成禮，在男家守節，就是過門守節，這事相傳很有，現在卻不多見了。

迎娶木主　未婚妻死後，男子將神主迎回，供在家中，謂之迎娶木主，這木主算是正配，隨後娶來的是繼配，生了兒子，便將一個名字，寫在木主上，作為正配的兒子。這類舉動，女家最喜歡，以為亡女得了倚傍；便是不相干的人，也大抵稱讚這迎娶木主的男子有義氣。

結婚後男女之死亡　男子再娶，都以為正當的事，惟寡婦再醮。卻多在做工務農的人家，而且做媒的人，不喜歡為寡婦做媒：說是為寡婦做媒，虧損陰德。　略有錢的人家，或所謂讀書人家的寡婦，如果轉嫁，便很受社會的責備，而且寡婦的身體，極不自由，男子死後，公姑叔伯，甚而至於毫不相干的人，都有管的權柄，所以再醮的事實，很少發生。

寡婦再醮時，稱為「二姑娘」，——大姑娘是處女的代稱——或「二婚頭」，男子娶來不算體面，所以多不願意與寡婦結婚，　而且大家相信，寡婦有本夫靈魂常常跟着，這事更害怕，所以愈不敢娶了。　與男人離異的婦女，稱「活切頭」，社會上不問離異的原因如何，都歸入不安本分的人一類，所以也不容易和別人結婚。

勞動人家的寡婦，已有子女的，家中又略有財產，不忍棄去的，又沒有別人管束的，或得到該管的人同意，可以招一男子進門，謂之「爭（音步）床老」，也就是江山等處稱為「防兒荒」的東西。　這男子進門之後，便隱去真姓名，別人都用寡婦原夫的名字相稱；但扮作死人，不願的也很多，所以數年之後，常將女人帶去，離開原家，復了活

人的眞姓名了。

一夫多妻　紹興一夫多妻的很多，但關於多妻的性質，也各不同。　一是兼祧，卽男子一人，承繼別房，便常有本生母給他娶妻一人，繼母也給他娶妻一人；假如這族中絕嗣的太多，三四房共一子，便自然有三四個妻子了。一就是買妾，或討「兩頭大」。　平常買妾，往往立一種冠冕的原因，或沒有子女，或無人服侍。　妾的出身，婢最多，窮苦人家的女子次之，娼婦女伶再次之。　若已有妻子，再行娶妻，所娶的便是「兩頭大」；雖然正式迎娶，待遇上也和前娶的無甚分別；但「兩頭大」不算體面，所以非於男家大有貪圖，女家多不肯許。　買妾的人家，多是財主，富商，紳士，和官幕；任教育事業相不多，勞動者也很少。　大約納妾的風氣，和生活上很有關係：少年財主，買妾的也有；但有多數的人，往往到六十歲上下便要買妾，這一部分或因生理上的緣故，一部分因為到這個時候，他的兒子大了，已能賺錢，自己可以不必做事，飽食無事的緣故。

離婚　結婚之後，離異很不容易：單是夫婦的感情不合，離婚的極少；因為在男子一方面，妻子是父母給他的，在女子一方面，這男子是父母給他揀定的，不能說什麼，所以如果意見不合，性情不投，便只得不合不投到老，不成別的問題。　平常所有的離婚，多因兩種理由：一種是與人私通，或有與人私通的嫌疑；所謂與人私通的嫌疑，不外乎與人通信，發見　感情上的言語，或過門後不足十個月的生產，但與平日與公姑的感情，也很有關係。離婚的主權，大抵操在公姑的手中，本夫沒有什麼權柄。　勞動人家的公姑和丈夫，有賣媳婦妻子的權柄；若女子有不規則的行為，可以和他的父母交涉，叫他領回，償還財禮，或竟自行賣給別人，女家亦沒有爭執的事。

紹興習慣上，絕不許男女交際，尤不許自相愛悅；倘有男女相愛，為各人的父母知道，便須設法將他們隔離，一面給男子趕緊另定一個毫不相識的女人，女子的家屬也大抵趕緊將他許給一個毫不相識的男人，纔能安心滿志；若任自己選擇，便大失做父母的主權　很不體面了。

前幾年的青年男女，彷彿比現在較為自由，結婚的束縛，也頗解放了；但偶然也有就很狹的範圍裏選擇，眼光不甚透澈，得到不良的結果的，於是古老先生趁這機會，便引以為戒，重新束縛起來。現在正在黑夜中間，要有光明只能說等候將來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記。

通信

基督教問題

獨秀先生大鑒：

新年年七卷三號你的那篇「基督教與中國人」，我們讀了眞是佩服得很。我現在寫一些，我的意見出來，和你討論。老實說一句，「吃教」和「信教」的深酷的批評，是吾們在教會裏，這一二年來所常說的。吾們現在還有新話：是「教會官僚」和「教會苦力」。這二種所結成教會政治，也是我們要打破的。這打破的結果，不是他們覺悟，改善，便是眞基督徒來搖倒。吾們的朋友還有幾句很胆大的話：是提倡基督教義，打破現在不良的教會。聖公會漢口的與主教，在前年牯嶺會議的時候，也說了一句很巧很利害的話，他說「吾希望今後的基督徒重新再研究聖經。由自己的直覺，不必拘泥陳說，研究到什麽，便去實力奉以什麽。因爲世界已經改變了，「基督教要大進步」。他說時的氣度，和平極了。但吾們仔細想，他是主教，他能說這樣話，反一面過來，是不承認了固有的陳說，教人重新評定聖經教義的眞價值，這多少利害呀。尼采要反對基督教，創造德國式的倫理主義，也是教人重新評定道德的眞價值。他們的用意，一個是要刷新基督教，一個是要打破基督教，雖然是絕然不同；但是要起一種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眞是一樣的。不過一個是要眞基督的，一個是要德國的，這是大大不同。吾們的徐季龍先生，也在大聲疾呼的教人重新評定眞價值。但對于舊約，對於詩篇，更懷疑，以爲不能與新約相提並論的。猶太教的色彩，崇拜專制，崇拜威權武力，排他

性很豐富的教義；完全和耶穌平等與愛敵的教義衝突，應該剔出去的。　先生呀，吾們要改造中國的文化，第一步是不是要教人來對于舊道德，舊思想，舊倫理，和一切所視為「天經地義」的，重新來評一評新價值呢？　那末現在的中國基督徒中，也有了這麼利害的動機，來促進中國的教會了。　好在教會裏的中西職役，和一般有學問的領袖，究竟有了世界智識的多。　這事的達到目的，或者不難。　今年中華續了委辦會，已經開了一次中國教會全國大會。　定的是要有一個「中華歸主運動」。　他的歸根，自然也是成功了基督教的文化運動。　青年會全國協會，也已決定了在天津開念五週年的全國大會。　看他們的意志，也是要決定從青年會的方面，成功了基督教的文化運動。　綜合各方面的文化運動，我敢報告一句話：基督教的文化運動，將來是比較的漸緩的；但是計劃的，組織的，經濟寬裕的，而又眞人才缺少的。　但這個小兄弟的起來，雖然是後進，確必是健實的。　先生我現在先把這個消息告訴你，你看了以為愛不愛？　但我的希望是要叫你們注意他，督促他，贊助他，也是很深刻的批評他。

你的話說的眞好。「凡是社會上有許多人相信的事體，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會上也必然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基督教在中國已經行了四五百年。……因為既然有許多人信仰他，便占了我們精神生活上一部分，而且影響到實際的生活。……所以我以為基督教的問題，是中國社會上應該研究的重大問題。　我盼望我們青年，不要隨着不懂事的老輩，閉起眼睛瞎說。」　這些話，眞是要緊呀。　總之基督教在中國，無論如何，既在社會上有如此重大一個實體的事實，放在這裏，中國的學者不去研究他；只用一二句話來非笑他；無意識的攻擊他；或是隔靴搔癢的評論他；卻是顢頇的，愚蠢的，不中用的。　所以我希望你們的注意，督促，贊助，批評。　寧可深酷些倒好；但無論發言立論，終要含着熱烈的愛。

這文化運動的內容，當然是要提倡耶穌所教給我們的人格，一句話包括，便是熱烈的博愛精神。　先生想來這是你所喜歡的！

以上我略說了大概。　至於指出教會的弊病；和你說的「什麼『基督教救國論』來反對鄉國，」什麼「大罵無產社會是『將來之隱患』『大亂之道』」云云，我有些不懂；及還有若干要和你說明教義的地方；現在這信太長了，再待下次罷。　總之，你這一篇論文，（一），是提出基督教問題，是一個現在社會重大的問題，應該用心研究，不應該瞎說的，（二）是提倡耶穌的人格，承認信與愛，是一件現社會最要的事；（三）是攻擊吃教者，和政客先生們又來利用教的；這三件事，都是我根本上佩服你的卓見，所以我暴覺戰勝了懶惰，先寫這封信。

願主祝福你們；啟迪你們；願你接受我的敬和愛！

包世傑上

喪禮的改革

適之先生：

常德是一個偏僻地方，各種報紙，和各種月刊，來得很少。　我前天才接到我的老同學郭君寄來的新青年共五本。（六卷五號六號七卷一號二號三號。）　我看見先生的『我對於喪禮的改革』，我就越讀越痛快，越讀越佩服。　我的母親前年冬裏死了，我經了一番喪事，吃飽了閑氣。　我現一一的說出來，請先生指教；說完之後，我對於喪事的改革，還有些討論。

我在外多年沒有回家，我的母親念起我來就哭，我念起我母親來也是哭；因此，我就於前年七月從上海回家。回到家中，已是九月底，我的母親已病在牀上，病了二十多天就歿了。　臨終的時候，一家的人都放聲大哭，就是我一個人沒有哭。　我不但我自己不哭，我還勸我的父親收拾眼淚，莫過於傷悲；我還把我的哥哥從地下扶起來，勸他去料理事情，兄弟們哭，隨他們哭，惟有一個妹妹，哭聲太大，把人的耳鼓就振麻了，我也勸他不要故意哭給人家聽。　他們哭的哭昏睡了，走的走了，我一個人在我的母親的床前守着，後來女僕強要我離開，我才走。我看見我的父親抱着頭坐在屋簷下，夜風很冷，我就找了一頂風帽，替他戴上；煮了一盃洋參水，遞給他喝。　先

母進了材，諸事從容些，我坐在一間房裏，想先母生前愛我的情形，和念我的狀況，不覺得落下淚來，越想淚越多，這才痛哭。 我的嬸母—在我的祖母面前時常發很，可見得他的威風不小，—和我的母親感情很惡，他於第二天過來，放聲大哭；我看了他的眼睛，一滴淚珠也沒有，這是何苦呢？ 我的三舅父是一個橫蠻，不近人情的人，和我的母親感情也極惡，他聽說我的母親死了，他還揚揚樂意，哈哈了兩聲，旁邊有一個舊媽氣不過，同他還爭了幾句；沒有幾天，他跑了幾十里路，跑到我們的家裏，大哭，我看他，也是有聲無淚，拿了半天嗓子叫，這又是何苦呢？ 這都是假哭。 哭父母的喪，專哭給人家看的人，也是假哭。 他們那裏知道『哀至則哭』，不過是做假罷了。

我的母親是死在夜裏，到了天明，族人都來作弔，看見我穿的是皮袍，大家都來干涉，我受不起他們的麻繁，只得換了布棉袍。 棉袍太薄，穿了一天，凍得流清鼻涕；我又打開箱子，找了一件駱駝絨的裏、外國呢的面的袍子，拿出來穿上。 他們看見了當作皮袍，又來干涉，我說這是駱駝絨，是用毛織成的，他們才都不做聲。 他們不做聲，我却發生了疑問。 皮袍穿不得，爲什麼駱駝絨的袍又穿得？ 駱駝絨的袍既穿得，爲什麼皮袍又穿不得？ 外國呢比中國綢緞的價錢還貴些，爲什麼貴些的穿得，賤些的反穿不得？ 他們有人說『呢是無光的，綢緞是有光的』 我又說，有光的洋貨織料，爲什麼又穿得？ 他們不能對。 我的棉袴是綢的，因爲他們胡亂干涉，只得脫了，穿夾袴；下雪的天氣很冷，我的父親愛我，教我穿那綢棉袴，我說受不起他們的干涉，他說『你就說是遵父命穿的』，我又把綢棉袴穿上；後來我又套上了一條竹布單袴，免却他們的麻繁。 可見得父母愛子的心重，並不願爲喪服使兒子受凍，我的父親活着能說話，教我穿；由此可推想，先母若是能說話，必定也要說『你不要爲我受凍，你把綢棉袴穿上罷。』 我並不是提倡穿綢衣，反對穿布衣—照儉德論，還要提倡穿布衣—我是說那些穿綢衣的人，一有了服，不必脫去舊綢衣，換上新製的比較綢還貴些的洋貨織料衣。 還有些有服的人，脫下羊皮袍，

上黑仔羔的皮袍，這更奇了。 喪服明明是用白色，爲甚麼把白色換成黑色？ 若說是仿袖上裳黑紗的意思，爲什麼帽結和鞋子又用白色？ 這理由就想不出。 喪服最忌的是紅色和金子，但是這裏有一個李團長，有服，穿的是軍裝，領章是紅的，肩章是金夾銀，帽子上有金邊。 這怎麼說？ 他從江西燒了一千個磁茶盃，逢是送了他『奠儀』的，他便着一對茶盃相酬，茶盃上的字是『先母臨終囑家人曰謹告吾兒毋忘五月七日之國恥』；這足以証明他很紀念他的母親。 難道說因爲他不穿喪服，就說他不紀念他的母親嗎？ 我在這裏敎禹旅長英文，又在中學校敎英文；敎禹旅長的時候，有火爐，還不冷，在中學校上講堂的時候，實在是冷；我就穿上我的狐腿皮袍，別人要說，任憑他們去說。

我們的『門狀』，是我父親做的，命我寫：我看見日期，用的是陰歷，我就要改爲陽歷；旁人問道，『這鄉下儂知道陽歷？』 我說不用他，就會永久不知道，要用他，即刻就可以使人知道；我就改爲陽歷。

平常的規矩，居喪人要在『成服』之前剃頭，剃後要留過『五七』或『百日』，連鬍子都不刮。 我沒有照這個規矩，旁人氣不過，說，『洋先生是要留西洋頭，鬧些洋派呢』。 我說我這並不是洋派，前淸以前的人，不曾剃頭，那又怎麼說？』 這人才不氣了。

和尚道士，我自然是主張不用，那裏依得了我，還是有幾個，又要什麼秤和斗，『我四兄弟右武問他們要秤斗幹什麼？』他們說『恐怕死者生前用過大秤小斗，所以把秤斗拿來，照着念幾句，就可以免罪』，右武大怒說『我們母親沒有用過大秤小斗，要你們替他免什麼罪？』 他們又說『不管有罪無罪，這是我們的規矩。』 我心裏想道，他們不但是混飯吃，騙錢用，並且還拍起鄉來罵人。 但是我們爲什麼要召他們來？ 到了安葬的時候，我又極力反對用和尚，道士，他們大家不聽我的話，還要破『血湖盆』，右武說，『血湖盆裏貯的水是紅色，又髒，又是生水，他們要『孝子』喝，我是不喝的』。 我說推翻那盃，都不喝。 到後來和尚，道士都沒有來，旁人替我們氣那

和尙道士不來，我却很樂意。

我的母親病重的時候，就對我說『我一生的辛苦，提起來傷心酸鼻，你當用筆一一與我記下』後來我本這個意思，做了一篇祭文，說出一些實話，不免得罪了一些人。

我的父親看見了到還沒說什麼，不過略有增減；我的哥哥看見了，不願意，也有增減：隔壁有一個人看見了，就說『要不得，得罪人』。 我不管那多，仍用了這祭文。

我母親的穴地，是族人至鈞先生看的；看定之後，就有一位叔父說『地好，就是後來將不利於次子』。 我聽見了，我就預備向他說『胡說』，但是怕胡說兩個字折服不了他，我就改口說曾滌生說『謀地但求乾暖，免水蟻，不可存富貴心，若存富貴心，必爲造化所忌……』(曾文正公家訓) 堪與一門，我向來不信，什麼叫利，什麼叫不利？ 爲什麼利哥哥，兄弟，獨不利於我次子呢？ 那一本書是這樣說？ 他閉口無言。 那『不利』兩字傳到至鈞先生的耳朶裏，—那還時未出殯，—他就很不安，我說不妨，我把曾滌生的話又引來說一遍。 至鈞先生是一個老秀才，聽了這話就向我說『這是遇着了你知書達理，否則就難辦了；往往有些人，爲這樣的情形，臨時不准葬，兄弟們爭執，甚至於鬧成『官司』，我是親眼見過了的』。 我說，那都是無知識的人胡鬧。 我們的族裏有一個高等小學畢業生，死了他的父親，他就請堪輿先生遍山遍地去謀地，也不知費了多少酒席，花了多少冤枉錢。 到後來謀了一穴地，說葬下去就可以發大財。 今年已經葬了九年了，不但是不發財，反倒了運。 爲什麼呢？ 因爲他的父親在世的時候，他們弟兄很守規矩，他的父親死後，沒有人管敎他們，他和他的哥哥，又嫖、又賭，把家裏錢用個精光，現在又借債，又賣田。 我又有一個前輩，他的母親死了，他爲謀地，把靈柩停在家裏，停了一年多， 這是何苦呢？ 他的兒子又嫖，又賭，他的孫子荒悞不上學，他都不管；他專靠着他的母親的墳發財，希望『財神爺』無故的給送他銀子。 這是什麼思想呢？ 我的母親的穴地，我不管於我利不利，仍是主張葬，葬後也不見有什麼不利。

我的老同學和朋友們，聽說我的母親死了，都寄信安慰我，內中有幾封信要答覆；先母葬後，我的身心粗事，我就提筆回信，有一個人向我說「苦塊昏迷，那裏還寫得成信？」 我說，我並沒有寢苫，也沒有枕塊。 他說「雖無其事，却不可無其心」。 我說我記得你的母親死了未久，你在街上一個店裏打麻雀，你既有「苦塊昏迷」之心，爲什麼還認得清「紅中」「白板」「發財」？ 他「面紅耳赤」抱頭而去。 唉！ 這「苦塊昏迷」等等誑話，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

以上我的喪禮的經過是如此。 以下是我對於「喪禮改革」的討論：先生的所發出的訃帖，把陋俗格去了，眞可供人仿效。 我哥哥的岳父李先生於民國六年遇匪刼，涉河溺死了，他家裏出的訃帖，還是說「……壽終正寢……」我心裏想道，爲什麼不說是溺死？ 我回家後，問他們這個原因，他們說，「一則不忍說，二則說了恐有傷至尊。」 我說李先生死得這樣慘，若訃帖上說實話，可以引起親朋們加倍傷悼；這樣說謊，就減少了親朋的哀思。 他明明是溺死的，有實事，說實話，算不得是「有傷至尊。」 「不忍說」是假不忍，不是眞不忍。 我主張人的父母是如何死，便如何說。

習俗，人死後要過「七」，每逢「七」就燒上一大堆錢紙和金銀箔。 到了「五七」，還要和尚、道士，鬧一場。又說死人於「五七」不吃本家裏飯，必要出了嫁的女兒送酒席祭「亡人」。 我想那沒有女兒的人，死後於「五七」，豈不要拖棍子討飯嗎？ 這些陋俗，實在可笑，應該革去。

先生的母親的「神主牌」是請老友近仁寫的。 爲什麼要請人寫？ 先生不會寫嗎？ 自己寫，不行嗎？ 我記得新青年某卷某號上說，「有一把扇子是胡適寫的，他們看了，………」 先生給人寫扇子，可見得先生並不是不善書。 我想古禮是「請善書者書主」，後來就誤成點主，現在格去點主的習俗，還照古禮，——「請善書者書主」，——恐怕到後來又會誤成點主。 所以我對於「主牌」，主張是會寫儘管自己寫，不必請人寫。 至於不能把筆的人，才可

請人寫。 若說這『善書者書主』是照朱子家禮和温公書儀，行的，但是爲什麼要照呢？ 不照不行嗎？ 再說一個徹底的話，不立『主牌』不行嗎？ 立『主牌』爲的是祭祀，祭祀是信死者能享受；若不信死者能享受，爲什麼要祭祀？ 若不祭祀，爲什麼還要『主牌』？ 我們旣不信死者能享受，就應該把祭祀死者的心，改爲紀念死者的心。 紀念死者，用死者的像片，比用木牌，切當的多。 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含殮　含殮要急，不可緩，人死後兩三個鐘頭內，就當含殮。 有些人死了父或母，往往七八個鐘頭後，才得把死者送進棺材 却又不封，必要等死者的未歸的兒女，或死者娘家的人，來看一眼，還要候一個好日子，才得封棺。 七等八候，往往一候七八天，硬把屍體候臭。 人已死了，要見一面，有什麼益呢？ 他們必說『不見一面心裏不安，心裏難過。』 難到說那屍體發臭，心裏就安，就好過嗎？ 我以爲人死後，宜急速含殮，什麼親人，都不必等，什麼好日子，也不必候，

葬期　葬期也是要速，不可遲。 無論貧富，人死後，第二天，或第三天就當安葬。 習俗要『成服』『唐祭』『念皇經』和許多的把戲，總得好幾天，才辦得成，還得好幾天，才鬧得淸，把個棺材留在屋裏久閣。 那些『衛道先生』『聖人之徒』，一定要用虛僞的祭禮，葬後行祭禮不行嗎？ 何必要把棺材留着閣呢？ 孔廟的祭祀，並沒有孔子的靈柩，怎麼祭了呢？ 他們爲什麼一定要留着父或母的靈柩行祭呢？ 我說那『聖人之徒』也不必爲行祭的原因，留着靈柩不速葬。 還有等着謀穴地的，候着擇葬期的，快的得好幾月，慢的就得一年多。 把靈柩久停在屋裏，遇着匪驚嚇個不了，天天躭心，遇着火驚就嚇個小死。 我的家鄉對河有一個李某，他的父親死了，他就把靈柩久停在屋裏，一天失了火 火頭很小，他們都慌忙抬棺材，沒有人去救滅火頭，延燒起來，把他的家燒個精光，若不爲這一口棺材，那火可早救滅了。 靈柩久停，實在是不好。 穴地不必信。 日子不必擇，天天都是好日子，都做得葬期，外國人，頭一天死，第二天就葬，不擇日

子，也不見得有什麽不利。我主張人死後要急葬，那祭禮、穴地、葬期，應該一概不候。

喪事從儉。陳獨秀先生說『闊處辦！闊處辦！過去已墮落的青年，現在方墮落的青年，都被你害得苦了。』（新青年七卷二號），這話眞說得痛切。我有些親朋，辦喪事都是極力『朝闊處辦』；有錢的把錢化完，錢不夠，就賣田；無錢的就借債。他們以爲『朝闊處辦』，才對得起死者，才有面子：

(1)『對得起』，這三個字他們於他們的父母活着的時候，全然不講。內中有一個人，喜歡喝茶，自己備一些細茶葉，有一天泡了一小壺茶，從他的母親面前過，他的母親嗅了說，『好香茶，拿來我喝兩口。』他說『我這一壺茶，只夠我一個人喝，別人喝兩口，我就不夠了，你要喝茶，你自己不會泡？』說的他的母親氣得發昏。到了他的母親死了，他却痛哭流涕，什麼事都要朝闊處辦。請些禮生祭幾天。『朝奠』去『拂塵』、『問安』、『捧巾』、『奉茗』，『午奠』去『親膳』、『奉饌』，『春奠』去『送終』。可惜他的母親一點也不知道。唉！他的母親生前向他要兩口茶喝，他就不肯，死後鬧了這多禮節，算什麼對得起呢？熱鬧，熱鬧，闊處辦，闊處辦，怎麼算得對得起呢？

(2)『有面子。』喪事熱鬧的時候，到也有幾個村婦說『某人養得好兒子，他死後這樣熱鬧，眞闊、眞值得、眞有面子。』但是有知識的人，又在一邊說『這些闊公子只會拿他父母的現成的錢亂化。』喪事過後，債務逼來了，對人『搖尾乞憐』，又有什麽面子呢？盛宣懷的喪事算闊，算有面子，但是爲這『闊』，人人都切齒痛駡。受人的駡，又算有什麽面子呢？（盛宣懷的喪事，化了幾百萬錢。我們中學校的學生，爲創辦紡紗廠到富紳家裏請願，請他們認股；把頭叩破了，把聲音哭啞了，也沒有哭到多少股欵，那盛家把整千整萬的欵子，亂用，眞是可惜！）

以上把『對得起』和『有面子』，攻破了。

上海的習俗，出殯的時候和尚、道士，走上一大排

，中國音樂，外國音樂，笛子，喇叭，鑼鼓，洋鼓，洋號，鬧上幾大隊，呼上幾十輛馬車。 女人走不動坐馬車，男人走得動，也坐馬車。 親朋送葬，不是親朋，也要多約些來送葬。 這那裏是出殯，這是約人逛馬路。

我們的穀城縣的習俗，婚事可以不受禮 不酬客；喪事一定要受弔，要酬客。 越闊客越多。 喪事過後，還得幾天酬客，治一些酒席，請客來大吃，大喝。 這那裏是過喪事，這簡直是請客請大肉。

我想不但無錢的人，—要去借債的人，—不可朝『闊處辦』，就是有闊錢的人—錢太多，沒有處，去用的人，—也不應『朝闊處辦』，那錢應該用着敎育子弟，拿出去辦公益。 我的主張是無論貧富人家，對於喪事，應一律從儉。

我的話說的不少了，太繁了。 這些話是胡亂想的，胡亂說的，沒有什麼統系。 不過我對於『喪禮改革』的心很切，所以放胆寫出來，請敎於先生。 請先生就在新青年上賜覆。

美國底社會近狀

任右民 一千二〇年三月十日

適之足下……

此次來美所得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現在的美國也成了多事的美國，不是從前那種太平無事的美國了。 我們到美的時候，各種的同盟罷工，雖已經過去，但是勞動界和資本家的戰爭，還是非常激烈。 美國政局有一天竟全國一致，把所有的"Reds"都捉起來，豫備送他們回俄國去。 這一天所捉的，據報上講來，有四千人之多，大半都是由俄國來傳布過激主義的。 美國一班人的意思，大概不贊成過激主義，所以美國政局那種『堅賣的』掃除過激黨的辦法，倒也不是爲除止過激主義起見，不過因爲此種外國人在他們國內很有些防害他們社會的秩序，所以出此嚴厲的手段。 若以爲此種手段，可以防制主義的進行，恐怕美國政局沒有那樣愚的。

講到社會秩序，令我想到一椿經驗。 我在芝加角的

時候，住在和芝加角大學挨近的一個客店。 芝加角大學挨近的地方，是很冷靜而且空曠，你是曉得的。 有一晚，我去訪一位朋友，談到十點鐘過後，剛要起身回客店，他們就告訴我將所有的紙幣和貴重物件，通共藏在襪子裏面預備被刧。 聽說在芝加角僻靜的地方，晚間十點鐘過，一個人走路是很不穩當的。 我們中國學生，晚上由圖書館歸家被刧的，已有兩三次。 我聽了這些故事，和自己豫備被刧的情形，心中很不自在；你想這是太平文明的國家所應有的麼？ 不過他們的『綁客』只要錢和貴重物品，不要衣裳，不『捉肥豬』究竟還算文明一點兒。

第二件最可注目的事，就是食物的騰貴。 你記得我們在綺色佳的時候，八分錢一頓早餐，十幾分錢一頓午餐的情景嗎？ 現在的呢，是萬萬不行的。 現在一頓早餐，至少也得三四角，午餐從七八角以至一元。 一個 Egg Omlet 也得六七角，其他可類推了。 還有一件最奇的事體，是住處的困難。 我們昨天跑到壁玆堡的時候，一連跑了三四個客店，竟找不出一間空房來。 聽說每晚都有一二百人在旅館的 Corridor 打舖。 這客店不夠的原因，聽說是因爲歐戰過後，有許多新事業正是發起，所以大家都在那裏四方八面，忙個不了。 我從前覺得美國的 Industrialism 有點近於發瘋，現在他們瘋病，越發兇了；我們也得跟着他們學一點瘋氣，如何是好呢？

美國現在的工價，眞是貴到天上去了。 平常一個鐵廠的工人，每天也得六七元的工價，還不肯用力作工。 學校的講師 (Instructor) 每年還只得一千二百元至一千五百元。 有人說，現在的美國，筋力貴而腦力賤，我想這也不是好現象。 工價高了，物價也高；作工的固然是討不着便宜，那些『百萬財主』也受不着影響，只可憐的是中人之家罷了。

你們今年的文字運動怎麼樣了？ 定然越有進步。…………你們的著作，也須要多些積極的文字。 不但要替社會述苦，還要替社會想一個出苦的方法，和光明的道路，纔盡得引導社會的責任。 任鴻雋 九年一月十八日。